

被开垦的处女地

蕭洛柯夫著
立破譯

被開墾的處女地

大連中蘇友好協會出版

一九四六年

被開墾的處女地 (上下兩冊)

出版 大連中蘇友好協會

發行 中蘇知識社

常盤町 三號

代售 旅順、大連、金縣各大書店

定價 每冊 實價 元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五月十五月初版

第一 章

在正月末尾，在最初融雪的暖氣的包圍裏，櫻桃園散着優美的香氣。正午，當太陽溫暖的時候，各處隱蔽的角落裏，悲悽的，幾乎感覺不到的櫻桃樹皮的氣味，攪和着融雪的淡薄的濕氣，攪和着從雪和朽葉裏透露出來的大地的強烈陳舊的芳香。這種清麗混雜的香氣，頑強的漂蕩在果園上面，直到青色的薄暮降臨，直到月亮的綠色尖角穿過了赤裸的樹枝，直到肥大的野兔在雪上散布着牠們的點點的足跡的時候。

但是以後，風從草原的丘頂上把寒霜掃壞了的蒼蓬的苦的氣息吹進了果園，白天的氣味和氣息被吞沒了，而在那萋蒿上面，在那叢林上面，在那在收割以後的田裏枯萎了的露珠草上面，在那起伏不平的耕地上面，夜像一隻灰色的狼，靜靜的從東方出來，把拉長了的黃昏陰影，足跡一般的留在草原上。

一九三〇年正月的一個傍晚，一位騎着沿着那從草原通到格內米雅其谷間村營去的小路馳走。到溪邊，他勒住了他那匹在腿根上蒙了一層霜的疲倦的馬，跳了下來。在那沿小路兩邊伸展着的果園的黑暗深處的上部，在那鳥嶼般的白楊樹林的上面，下弦月高高的掛着。小路是黑闊而又寂靜的。溪流那邊的什麼地方，一條狗在喧嘩的吠着，一點黃色的燈光照射了出來。騎者貪婪的吸着寒冷的空氣，從容的脫下一隻手套，點起一枝香煙。然後，他拉緊馬的肚帶，用指頭伸到鞍褥下面去，於是擦了擦那汗溼了的馬的背上的潤濕的溫度以後，又把他那龐大的軀體從容的翻上了馬鞍。他開始涉過那條就是深冬也沒有結冰的淺淺的溪流。馬的蹄子在河底的小圓石上深沉的響着；牠

一面走，一面低下頭去喝水，但是騎者鞭策牠前進，於是馬，牠肚皮裏面隆隆的響澹，爬上了傾斜的溪岸。

聽到了對面傳來的談話聲和轎子滑板的軋拉的聲響，騎者又勒住了他的馬。這牲口朝着聲音傳來的方向留神的豎起牠的耳朵，掉轉頭去。燦銀的胸帶和哥薩克馬鞍的高高的銀質的鞍頭，被月光照着，突然在小路的黑闇裏放出一種白色的耀眼的光輝。騎者把韁繩拋在鞍頭上，急速的把那披在他肩上的駝毛哥薩克頭巾拉過他的頭，掩蔽了他的面部，於是趕起他的馬走着快捷的步子。當他跑過了轎子的時候，他又像從前一樣慢步的走。但是沒有脫下了他的頭巾。走到村莊的時候，他向一個過路的女人問：

「告訴我，嬋孀，雅可夫·阿斯托洛夫羅夫住在什麼地方？」

「你是說雅可夫·洛濟支嗎？」

「嗯，是的。」

「那小屋就是，白楊樹那邊那個有瓦屋頂的。你看見嗎？」

「是的，我看見了。謝謝你。」

在那寬敞的，蓋着瓦的小屋外面，他下了馬，牽着馬走進耳門，用他馬鞭的柄輕輕的敲着窗子，叫道：

「老闆！雅可夫·洛濟支請出來一下。」

主人，光着頭，上衣搭在肩頭上，走到門口，細察着來客，於是跨過門檻。

「什麼人呀？」他問着，灰色的鬚鬚裏含着微笑。

「你猜不猜嗎？留我過一夜吧。我可以把馬安頓在什麼地方，好使牠溫暖一下呢？」

「不，同志，我不認識你。是從區委會來的麼？還是從土地局來的呢？我好像認識你……你的聲音聽來很熟。」

皺起他的剃得光光的上唇，浮現出一個微笑，來客把他的頭巾扯了下來。

「你還記得波羅夫則夫嗎？」他問。

雅可夫·洛濟支臉變蒼白了，突然恐怖的四面看了一下，小聲的說：

「大人！你從那裏來？隊長！讓我們趕快把馬安頓……在馬廄裏。多少時候了呵，自從……」

「呃，呃，聲音低一點！時候是很長久了，自從……！你有馬衣嗎？你屋子裏有沒有什麼生客？」

騎者把繩子交給了洛濟支。馬，懶懶的順從着生疏的手的動作，在牠伸長的頸上高高的舉起牠的頭，疲倦的拖着牠的後腿，向馬廄走去。牠的蹄子在木地板上踏得格格作響，牠嗅到別的馬匹的熟悉的氣味的時候，牠發出嗚啞的鼻息來。陌生人的手抓住牠的鼻梁，手指敏捷的小心的把潮濕的鐵馬嚼從那被擦傷了的牙床上解除下來，馬感謝般的把鼻子伸進乾草裏。

我鬆了肚帶，但是讓他涼一點的時候，我再丟掉他的鞍。「雅可夫·洛濟支說，小心的用一件馬衣披在牲口的背上。當他照料着馬的時候，從肚帶的緊束和鐙革的鬆弛上，他很容易的推斷出他的客人是從遠方來，而且那一天趕了不少的路。」

「你的妻子多嗎。誰可夫·洛濟支？」

「有一點。我們要先給他水喝了，再喂他。進屋去罷。……我現在不知道該叫你什麼。我們不再用舊的稱呼，而且那用來也不順口……」

主人在黑暗裏爲難的微笑著，雖然他知道他的微笑是不會被看到的。

「你可以叫我的姓名。你沒有忘記嗎？」他的客人回答，走出了好幾，洛濟支跟在他後面。

「我怎麼能夠忘記呢？我們一道打敗了德國軍隊，而且在最後一次的戰爭中，我們……我常常想到你，亞力山大·安利辛莫維支。但是我們在羅華洛西斯克分別以後，我沒有聽到你一點音信。我想你是同哥薩克們到土耳其去了。」

他們走進了溫暖適度的廚房。來客取下了他的頭巾和他的白色的羊毛帽子，露出一個覆蓋稀疏的白髮的精悍的，露骨的頭蓋。從他陡峭的，光禿的，狼樣的額頭底下，他向房子的四周打量了一番，於是，微笑的細眯着他那雙在眼眶裏嚴肅的閃着光芒的小眼睛，他向那坐在長凳上的女人們——女主人和他的媳婦——鞠了鞠躬。

「你們好，嫂嫂們！」他問候她們。

「感謝上帝！」女主人小心的回答，期待的，疑問的望着她的丈夫，好像在問：「你帶進來的這人是誰呀，我們怎樣接待他呢？」

「預備晚飯，」主人簡單的吩咐了，於是請他的客人到客廳的餐桌旁坐下。

客人一面喝着猪肉椰菜湯，一面在女人們面前，談些關於天氣和以前單薄的同伴們的閒話。他的巨大的，好像石頭鑿成的下顎，艱難的移動着；他慢慢的，困倦的咀嚼着，好像一隻在休息的勞苦過度的公牛。晚餐完了，他站起來，在供着沾滿厚埃的紙花的聖物之前作了一回祈禱，於是，拂去了他那破舊的緊身的上衣上面的麵包屑，他說：

「謝謝你的款待，雅可夫·洛濟支。現在讓我們談談罷。」

看見主人眉毛一揚，女主人和她的媳婦就急急的收拾了餐桌，退到廚房裏去了。

第 二 章

眼睛近視，動作遲慢的黨的區委書記坐在桌邊，斜眼望着達維多夫，於是，把他的眼睛皺得起膨脹的褶痕，開始閱讀達維多夫的證書。

窗外，風吹得電線噼噼的響；響在木柵上的一匹馬的背上，有一隻喜鵲斜在一邊的走着，而且在啄什麼東西。風吹亂了喜鵲的尾巴，使牠飛起，但是一會兒又落到了這匹裝老的，消瘦的，無感覺的馬的背上，而且用牠那貪慾的眼睛，勝利的向西周圍望着。破碎的雲很低低的在市鎮的上面飛着。間或，傾斜的太陽光線從雲縫中間透漏下來，一片夏天一樣的青色的天空顯露着，這時候，從窗口可以望見的頓河的蜿蜒，河那邊的森林，和地平線上的有着一架渺小的風車的遙遠的山脊，帶着一種輪廓畫的動人的柔和。

「那末，你是因爲病，在洛斯多夫停留了一下嗎？哦，唔……爲着集體化工作動員的二萬五千人中間，被派到我們這裏來的另外八個人，三天以前就到了。我們開了一次會。集體農場的代表會見了他們。」書記沉思的咬着他的嘴唇。「這裏的情形現在正非常的複雜。全區集體化的百分數是一四·八。而且這中間大部分還不過是共耕社。富農的穀物徵收還很落後。我們非常的需要人。非常的！集體農場要求派四十三個工人來，而他們却祇派遣了你們九個。」從他的腫腫的眼皮下而，他又長久的，詢問似的凝視着達維多夫！好像在估量這人的才力一樣。

「那末，你是一個金屬工人嗎，同志？很好！你在布替洛夫工廠做了很久嗎？抽一枝煙吧？」他繼續的說。

「達維多夫就在那裏。九年了。」達維多夫伸出手來接煙，書記看見了他手上的褪了色的藍的褲記，在他下垂的嘴唇角上浮露出微笑來。

「國家的光榮和誇耀」他說。那末你在海軍裏面服過務嗎？」

「是的。」

「我看了你手上的錨……」

「我那時年紀輕。你知道……又無知又蠢笨，因此我讓他們毒害了我……」達維多夫憤怒的拉下他的袖子，心裏想：「你留心這些閑事。但是你却不能留心你自己的穀物徵收！」

書記沉默着，而那股熱招待的無意義的微笑，立刻從他那病態的胖胖的臉上消逝了。

「你今天就動身，作爲區委代表用全力去實行全面的集體化的工作，同志，」他告訴他。「地方委員會最近的

指令你讀過嗎？讀過？那好，那末，你到格內米雅其村蘇維埃去。你以後可以休息，現在可沒有工夫。你的目標是百分之百的集體化。那裏他們已經有一個小小的農業組合，但是我們一定要建立大規模的集體農場。我們組織好了一個宣傳隊的時候，立即派到你們那裏來。現在你去吧，在審慎的壓榨富農的基礎上去建立集體農場。一定要使村裏一切最窮的和中等的哥薩克都加入集體農場。以後，可以籌措公共的穀物種子，去做一九三〇年集體農場全面積的播種之用。但是特別當心的去幹吧，對中農寬恕一點。格內米雅共有一個由三個共產黨員組織的黨的支部。支部書記和村蘇維埃主席都是很好的人，他們從前是赤色游擊隊隊員。」他又咬着他的嘴唇，於是補足的說：「這裏生出了！一切自然的結果。懂嗎？政治上他們不大高明，他們容易錯誤。要是碰到任何困難的話，到區委辦公處來罷。我們和村裏還沒有通電話，這是最糟糕的事。還有一點：支部書記是得了紅旗勳章的；他有點粗魯，多角，而且是很尖利的角。」書記用指頭在文件包的鎖上敲着，看着達維多夫站起來了，他更有生氣的補充說：

「等一等，還有一點：每天要打發騎馬的差人給我們送報告來，而且在那裏好好的督促大家。現在，到組織部長那裏去一下，就出發罷。我吩咐他們把區執委會的馬匹給你使用，就這樣，你要開始一個百分之百集體化的奔馳了。我將憑着你所獲得的百分數來評判你的工作。我們要用我們十八個村蘇維埃創造一座巨大的集體農場。一個農業的赤色布替洛夫。」說到這個得意的比喻的時候，他笑了。

「你要我審慎的對待富農。這話怎樣解釋？」達維多夫問。

「是這樣的。」書記浮着一種保護者的微笑。「那裏有繳納了穀物稅的富農，也有頑強的拒絕繳納的富農。對

付後者的方法很明顯：引用穀物徵收令第一百零七條，給他們一種堅抑就是。但是前一種人，情形就更複雜多了。你打算怎樣對付他們？」

達維多夫想了一想，於是答道：「我要他們繳納新的穀物稅！」

「真是好辦法！不，同志，那是不行的！那樣的做法，你會破壞我們的活動的一切信用。那樣一來，中農怎樣說呢？他會說：『那就是蘇維埃政府的行徑！他可用這樣那樣的方法來迫害農民。』列寧告訴我們，對於農民的態度要加以認真的考慮，而你却提議要他們繳納新的穀物稅！這是幼稚的，朋友！」

「幼稚，是麼？」達維多夫臉色變白了。「那末照你的意思說，斯達林錯了嗎？」

「你做什麼扯到斯達林身上去？」

「我讀了他在馬克斯主義者的會議上的演說辭，……他們是在那會議上討論農村問題。該死，他們叫什麼呢……農村工作者，是嗎？」

「你的意思是說農學者麼？」

「是的，正是的！」

「唔，這裏面有什麼道理呢？」

「請把登載他的演說的那張真理報找來吧。」

事務主任將真理報找來了。達維多夫用他的眼睛貪婪的一頁又一頁的翻閱着。

期待一般的微笑着，書記凝望着他的臉。

「在這裏。你聽！」……如果我們的集體化程度還很有限，我們不能清算富農……」接着，這男，是了！「但是現在呢？現在形勢完全不同了。現在我們可以向富農取一種漸然的攻勢，粉碎他們的抵抗，把作爲一個階級的他們清算……」作爲一個階級，懂嗎？那末，爲什麼我們不能夠實行第二次穀物的徵收？爲什麼我們不能夠把他們像風子一樣的壓碎？」

書記臉上的微笑消逝了，他顯出很嚴肅的樣子。

「接下去，他就說，清算工作是要參加了集體農場的貧農和中農去做的，」他反駁道，「是不是呢？念下去吧！」

「哼，你！……」

「你不要『哼！』書記憤怒的回答，連他的聲音都顫了。「你提議怎樣？你更毫無差別的用行政上到處壓對付一切富農，縱令是在祇有百分之十四的集體化，而中農又剛剛開始參加集體農場的地區，也要這樣麼？這樣我們可以立刻場豪。像你這樣的人，到這裏來，一點也不知道地方上的情形……」書記壓抑了自己，於是平靜了一點，繼續的說：

「你抱着這種見解，你會鬧出很多的亂子來的。」

「那很好……」

「哦，算了吧！要是這種處置是必要而且適合時宜的話，地方委員會一定會直截了當的吩咐我們：『消滅富農！』於是，雷厲風行！我們可以動員民警和整個政府機關。可是目前我們僅僅在人民法庭，依據一百零七條，用經濟的處置，部分的處罰那些隱蔽穀物的富農。」

「那麼，照你看，確農，貧農和中農都反對肅清富農嗎？他們都站在富農一邊嗎？要他們反對富農，還得用種種方法去引導他們嗎？」

書記嘩然的關上了他的文件包的鎖，冷淡的回答說：

「你可以隨便去辭職領導者的任何言辭，但是對負責的是區委書記局和我個人。記着，你到我們派你去的那莊去一定要遵照我們的路線，不能依照你自己發明的路線。我沒有工夫和你討論了，我還有旁的事情要做。」他站起身來。

血又猛然的湧上了達維多夫的臉頰，但是他壓抑了自己，回答道：

「我當然要依照黨所決定的路線，而且我用工人的方式坦白的告訴你；你的路線是錯的，這在政治上是不正確的。事實如此！」

「我要為我的工作負責……而且『工人的方式』這種話是已經過時了……。」

電話鈴響了。書記拿起聽筒。其他的人們開始到房間裏來了，於是達維多夫就走去見組織部長。

「他有些右傾……事實如此！」當他離開辦公室的時候，他心裏想。「我要再去讀一讀那篇對農學者的演

說……當然我沒有錯？不：兄弟！對不住！因爲你的寬容，你放縱了富農。在地方委員會，他們說你是一位「能幹的人」，但是你的富農却不按期繳納穀物。壓榨他們是一件事，把他們當做毒物連根拔去，又是另外一件事。你爲什麼不去領導群眾？」他在心裏繼續的和書記爭辯。和平常一樣他最能說服人的理由總是事後才想起來。在辦公室，他因爲興奮和激動，僅僅抓住了最初湧到他腦裏來的反駁理由。他該冷靜一點。他從結着冰的污水裏激澗而過，在廣場的牛糞的冰塊上一步一滑的走去。

「可惜我們結束太快，要不然我一定制服你了！」他大聲的說。接着，當他看見一個在他身邊走過的女人臉上浮着微笑的時候，他漸入於忿怒的沉默中了。

達維多夫趕到「哥薩克與農民之家」，拿了他的提包，他想起那裏面主要的東西，除了兩套換洗的襯衣，短襪和一套衣服以外，就是螺旋扭，小鉗，大錘，彎脚規，鑿，螺旋鉗和他從列寧格勒匆匆帶來的旁的簡單器具，他微笑了。「見鬼！這些東西真用得着！」他想，「我原以爲我要親身參加集體農場裏面去，而且還得修理耕種機。而這裏却什麼耕種機也沒有。看樣子好像我要作爲一個組織者在這區裏奔走了。他好吧，我要給他們一種集體農場的鍛鍊！」他把提包拋上籠子的時候，這樣的下了決心。

用燕麥嫩養的區委會的馬匹，很輕易的拉着那背後塗了燦爛的彩色的籠子走去。差不多還沒有走出市鎮，達維多夫就凍得發抖了。他用他的大衣的多毛的羊皮領子包着臉，將帽子拉得遮過眼睛，都沒有効。風和潮濕的雨雪透進他的衣領和衣袖，使他冷得戰慄起來。在那變輕便的，城市用的舊靴裏，他的腳特別的感到冰凍。

從市鎮到格內米雅其村，伸展着二十八啓羅米突長的幽靜的隆起的山脊。被那融化的獸糞染成了褐色的車路是在山頂上。四面，掩着雪的處女地，一望無邊的展開着。在路旁，苦蓬和薊的稀疏落落的梢尖，慘澹的披覆着。祇有從山峽的斜坡上，大地用那小小的黏土的眼睛窺着這世界。那裏，被風吹打着，雪聚築不起來。但是在山峽和山谷的深處，都滿滿的充塞着凝固的積雪。

達維多夫跳下橇子，吊住橇子的滑板，跑了一些時候，竭力想使他的兩隻腳溫暖起來。於是又跳上去，縮成一團，漸漸的打起瞌睡來了。橇子滑微呼嚕着，馬蹄鏗上的尖釘插進雪裏，發出乾燥的沙沙的聲音，右轆的積木軋拉的作響。有時，從他那覆着白霜的眼皮下而，達維多夫看見從路上奮然飛起的白嘴鵝的翅膀，像紫色的夏天的閃電一樣，在陽光裏閃耀着。於是一種愉快的睡意又使他的眼睛閉着了。

他被那像虎頭鉗一樣緊挾着他的心臟的寒氣冷醒來了。睜開眼睛，透過他的淚水的閃爍的虹色，他看見那冰冷的太陽，靜默的草原的莊嚴的空曠。地平線的絨邊上面的鉛色的天空。在附近一個小丘的白色的丘頂上，有一隻毛色好像火燄一般的赭黃色的狐狸。牠立在後腳上，於是身軀一扭，跳躍起來，前腳撲在地上，用腳爪掘進地而裏去，牠的身軀全裹在銀色的塵埃裏。剩下牠那尾巴，像深紅的火燄的舌頭一樣，弛鬆的，柔軟的橫在雪上。

他們在將近黃昏的時候到了格內米雅其村。有幾輛空的雙馬橇子停在村蘇維埃的寬闊的院子裏。七八個哥薩克聚湊在門口，在抽着煙。毛皮上凝結着一層汗的馬匹，在他們的面前停下了。

「晚安，公民們！馬鞍在什麼地方？」達維多夫問。

「你好！」一個年老的哥薩克，把他的手舉到兔皮帽子的邊緣，代大家回答。「馬廐在那裏，同志，在那裏磨着茅棚下面。」

「停到那裏去，」達維多夫吩咐車夫，於是，他跳下轎子，是一個矮胖結實的軀體。用手套擦着他的臉頰，他跟轎子走去，哥薩克們也都走向馬廐去，他們不明白這位顯然是一個公務人員，而講話又帶着重濁的北俄口音的新來者爲什麼跟着轎子走去，而並不一徑一進蘇維埃。

一陣尿糞的蒸氣從馬廐的門裏蕩漾出來。車夫勒住了馬，達維多夫很有自信的着手從挽革上解下櫟木來。圍繞着他的一羣哥薩克互相交換了一下眼色。一位披着女人穿的羊皮衣服的老頭子一面擦掉他的鬍鬚上面的冰柱，一面狡黠的眯一眯眼睛，說道：

「當心，不然他要踢了，同志！」

達維多夫鬆了馬尾下面的革帶，於是，凍紫了的嘴唇上浮着微笑，露出一個健牙齒，他轉向着老頭子說：

「我做過機關槍手，老爹，我想我是可以控制這幾匹小馬的。」他說。

「你這個掉了的牙齒，是馬踢掉的嗎？」一個黑得像烏鴉一樣，鬍鬚一直生到了鼻孔裏的哥薩克，這般的問。其他的人和善的哄笑起來，而當達維多夫敏捷的取下項圈的時候，他也打趣的說道：

「不，我的牙齒是在多年以前有一次醉酒的時候弄掉的。但是沒有牠，還要好些。娘兒們不會害怕我咬她們了。是嗎，老爹？」

他們愉快的容受了這個打趣，老頭子再裝惋惜的搖搖他的頭。

「我也不能再咬了，我的孩子。我的牙齒老掉了！」

黑鬍鬚的哥薩克像種馬一樣的狂笑着，露出他的雪白的牙齒，勒住他綁緊緊的圍在他的哥薩克上衣上面的大紅腰帶，好像是害怕笑破了他的肚皮一樣。

達維多夫拿出香煙來請大家抽，自己也點了一枝，於是向村蘇維埃走去。

「在那裏你可以找到主席。我們黨的書記也在那裏，」老頭子緊緊跟在達維多夫後面，這樣的說。其他哥薩克把香煙兩口吸完，也跟在他的後面。他們很高興，新來者並不像從來從區委會來的人們一樣，他沒有一跳下櫃子，就挾着皮包衝過他們，衝進蘇維埃，却幫着車夫卸馬具，顯露出他駕馭馬匹的熟練。但是同時他們非常驚訝。

「去照管馬匹你不覺得厚沒了什麼嗎，同志？這不是公務人員的工作，是不是？車夫做什麼的呢？」黑鬍鬚哥薩克抑制不住他的好奇心，這樣的問。

「在我們看來，這是很奇怪的呢，」老頭子告白着。

達維多夫來不及回答。

「呵，他是一個五金匠！」一個年輕的，生着黃色鬍鬚的小個子的哥薩克帶着幻滅的聲調叫出來，指着達維多夫的手，因為和金屬接觸，他的手掌變成了鉛色，指甲上有着舊傷痕。

「金屬工人！」達維多夫糾正他。「但是你們到蘇維埃裏面去有什麼事？」

「我們很感到興趣，」老頭子代替大家回答他，停步在階臺的最下一級的上頭。「我們很想知道他是來幹什麼的。要是爲了穀物徵收而來的話……」

「是爲了集體農場的事情來的。」

老頭子發出一聲長長的怨恨的口嘯，首先離開了門口。

天花板很低的房間裏，強烈的發出融着雪的羊皮外套和柴灰的酸味的暖氣。桌傍，站着個高大闊肩的男子在挑轉着燈盞的芯，險明着達維多夫。「紅旗勳章」的深紅絲帶在他的茶褐色的襯衫上可以看見。達維多夫猜想着他就是格內米雅其黨的支部書記。

「我是區委代表。」他說。「你是支部書記嗎，同志？」

「是的，我就是支部書記。我叫拉古爾洛夫。請坐，同志。蘇維埃主席馬上就會來，」拉古爾洛夫用拳頭在牆壁上敲了敲，隨即走近達維多夫。他的胸部寬闊，有兩條騎兵式的、向外彎曲的腿子。在他那瞳孔特別大而且看去好像塗了油一樣的黃色眼睛的上面，長着彎彎的黑色的眉毛。要不是短小的鼻子的鼻孔，過於貧實一樣的裂開着，和眼睛上面有混濁的薄膜的話，他那種瀟灑而又堅定的男性的容貌，一定是很漂亮的。

一個矮胖的哥薩克從隔壁房間裏走出來，他戴一頂灰色羊皮小帽在腦後，穿一件軍用布料做的短衣，條紋布做的哥薩克短褲統在白色羊毛的長襪裏。

「這就是蘇維埃主席，安德烈·拉茲米推洛夫。」書記說。

主席微笑的用手掌摩撫着他的金色的鬚曲的鬚鬚，莊重的向達維多夫伸出他的手。

「你是誰，」他問。「區委代表嗎？呵哈！你的證書……你看過了麼，瑪加爾？你大概是爲了集體農場問題來的吧，我想？」他帶着一種天真的放任，審視着達維多夫，不停的閃着他那好像夏天的天空一樣清碧的眼睛。一種忍耐不住的期待的神情，很清楚的掠過他的黧黑的很久沒有修飾過的臉。他的前額上顯着一條青黑色的彎曲的傷痕。達維多夫坐在桌邊，把那關於提前兩個月各部集體化的問題黨所決定的工作告訴他們。而且提議。就在第二天要召集一個貧農和活動份子的會議。

拉古爾洛夫把地方的情形對他說明，特別將格內米雅其共耕社的情形告訴了他。他說話的時候，拉茲米推洛夫留心的傾聽着，間或插一句嘴，沒有把他的手從他那微微漲紅的臉上拿開。

「我們這裏有了一個共耕社，」拉古爾洛夫帶著熱烈的激動說，「而且我告訴你，工人同志。這不過是集體化的一個笑柄，政府的一種絕對損失。裏面有十八家農家，全是貧農裏面最窮的。這一切有什麼結果呢？這的確是一個笑柄。開始的時候，十八家農家，一共只有四匹馬，兩頭公牛，要養活一百零七個人。他們將怎樣過活呢？不錯，他們可以到購買機器和家畜的長期借款。他們拿到了借款，但是，雖然是長期的，他們也不能償還。我告訴你爲什麼吧；要是他們有一架耕種機的話，那就不同，但是他們沒有，用牛，你是不會很快致富的。而且我還要告訴你，他們的政策是錯誤的，我早想解散他們，因爲這好像一隻生病的小牛一樣的躺在政府的下面：很會吃奶，却並不長大。他們心裏想：『他們總歸會幫助我們的！而且他們也不能夠要我們還債，』這樣，他們的紀律就完全粉碎

了，而共耕社不久就要歸終正寢。要大家都引入集體農場，這是一個好主意。那將是天堂，不是地上的生活！但是，哥薩克都是一些蠢貨，我告訴你，他們應當被壓服……」

「共耕社裏有黨員嗎？」達維多夫問，把他們兩個都看了一眼。

「沒有，」拉古爾洛夫回答。「一九三〇年我參加了一個公社，但是因為裏面的分子，有許多很自私自利，不久，就四分五裂了。我拋棄了我的財產。我憎恨一切財產，因此我把我的牛和家具通通交給了鄰近的一個公社，這公社現在還存在，但是我的老婆和我什麼也沒有了。拉茲米推洛夫不能夠做榜樣：他是一個懦夫，他祇有一個老母親。要是他去參加公社的話，賣場好幾票子成一樣的刺他。他們曾說：『他要把他的老母親推到我們身上來了，而他自己也不下田做工。』在這裏，我們得小心。我們支部的第三個黨員，——他恰恰出去了——他祇有一隻手。打禾機剝掉了他另外那隻手。他不願意參加共耕社；他想，他們沒有他，已經要養活夠多的人了」。

「是的，我們的共耕社是很糟糕的。」拉茲米推洛夫證實着。「牠的主席，阿卡西卡。羅斯葉夫是一個變態理。他們真算選了一個最好的人！我們應當承認，這件事我們也有錯。我們不應當讓他擔任這個職務。」

「爲什麼不？」達維多夫一面瀏覽着富農的財產目錄，一面這樣的問。

「因爲他是一個有毛病的人。」拉茲米推洛夫微笑着說。「他生成是一個商人。這就是他的毛病所在的地方：他把一切東西買來賣去。他把共耕社完全破壞了。他們買了一頭純良的種牛，他決心用牠去換一架自動腳踏車。他哄騙着社員，一點也不和我們商量，他立刻從庫櫃上買了一輛自動腳踏車回來。我們嘆着氣，抓着我們的頭！唔，

買是買來了，却沒有人能夠駕駛。而且他們要牠有什麼用呢？這如果不是悲劇，倒真是一幕趣劇哩。他把牠帶回鎮上去。那裏的內行看了看說：『丟了牠還差去算一點。』牠缺少了好些只能到工廠裏去配零件。他們原應該選雅可夫，阿斯托洛夫羅夫做主席的。他很有智謀。他從克拉斯洛德採來了一種比較好的新麥種，這麥種，就是最天乾的天氣，也能夠生長。他的秋耕地，常常保留積雪，他的收穫總是村裏最好的。他也飼養着最上等的家畜。我們要他納稅的時候，他有點埋怨。但他是一個好農民，他得過農業部的褒獎書呢？」

「他好像是懸空裏面的一隻野雁，始終是獨立的，和別人疏遠的。」拉古爾洛夫懷疑的搖搖他的頭。

「不，他不，他是很好的。」拉茲米推洛夫確信的斷言着。

第 三 章

雅可夫·洛濟支·阿斯托洛夫羅夫的從前的司令官波羅夫那天隊長來訪他的那個晚上，兩個人談了很久。在格內米雅其村，雅可夫被人看做在用心和行動上都像狐狸一樣狡猾的非常聰明的男子，但就是他，也不能避免村裏爆發的劇烈的鬥爭，因為像漩渦一樣，鬥爭把他捲入了事件的中心。從那一天晚上起，他的生活開始走下危險的斜坡。晚餐以後，雅可夫·洛濟支取出他的煙袋，坐在箱上，疊起他的穿着厚厚的羊毛長襪的兩條腿，開始傾吐多年來悲痛的堆積在心裏的一切。

「有什麼好說的呢，而歷山大·安利辛莫維支？」他說。「在這樣的年頭裏，生活沒有一點興味和樂趣。哥薩

克開始重新建立他們的農場，而且富裕起來了。在一九二六年甚至於一九二七年，賦稅都還比較可以負擔。但是現在又講起來了。你們這裏的情形怎樣；那裏談到了集體化的事情沒有？」

「談起了的，」客人簡單的回答着，舐了舐香煙紙，從眉毛下面注意的凝視洛濟支。

「那末，爲了這歡喜的歌曲，到處都在過着眼淚嗎？」洛濟支說，「我可以把我的事情講點你聽。我是一九二〇年退伍回來的。我的四匹馬和我所有的財物都丟在黑海邊。我回來時祇有一個空屋子。從那時候起，我從朝到晚的工作。最初，同志們用他們的穀物微擾來麻煩我，搜括了我所有的穀物。從那時起我所遭受的侵害，我簡直計算不清。不過，我是可以計算出來的：他們每給你一次侵害的時候，就會給你一張使你忘記的收據，」他站起來，手探到鏡子背後，拿出一束紙頭，於是，剪短了的鬚鬚裏露着微笑。「這裏就是他們一九二一年拿去的東西的收據，我繳納了穀類，肉類，牛油，毛皮，羊毛和家畜，我把所有的公牛通通交給了徵收處，這裏是單一農業稅的收據，這裏是地方稅的收據，而這裏是保險費的收據。烟突裏冒出來的煙和家畜活的站在院子裏都納了稅。這樣的紙頭，我快要裝滿一袋了。」一句話，亞歷山大·安利辛草維支。我活着，靠土地養活我自己，也養活我周圍的人們。他們一次又一次的剝掉我的皮，可是每一次我都長出一層新皮來。開始的時候，我有一對小公牛，牠們長大了。我將一隻用一種很好的價錢賣掉了，換了肉，但是我用我的老婆的縫衣機再買了一隻。過了一些時候，在一九二五年，我自己的母牛又產了一對母牛，因此我有了兩對公牛和兩隻母牛。他們沒有褫奪我的選舉權，但是以後，他們把我算在中農和富農之間了。」

「你有馬嗎？」他的客人問。

「等一等，我要把我的馬的事情告訴你。我從一個鄰人那裏買到一匹頓河良馬所產的週歲小馬。（這是全村聽下來的唯一的二匹。）小馬長得很好看，不十分高，軍隊拿槍沒有用，矮了一吋，但是元氣格外的好！在區的農業生活展覽會裏，他得到了獎品，和一張良馬證書。我開始聽從農業監督的話，採用適當的輪種法，而且，好像看護生了病的妻子一樣的看我的土地。我的玉蜀黍完全村最出色的，我收了最好的收穫。我按照化學的方法去處理穀物，用方法把雪炭留在我的田裏。犁過田以後，我立刻播下春天的種子，並沒有什麼春耕，我的播種以後的休耕也是最早的。一句話，我成了一個科學的農人，而且我得到了區農業部的一張獎證書，看吧。」客人急急的警告雅可夫所指的方向，看見一封裝在木框裏的蓋着臘印的信，掛在聖像和伏羅希洛夫的肖像的旁邊。

「是的，他們給了我那一封信，巡視員還把我的優良的小麥拿了一把去給洛斯多夫的當局看。」雅可夫·洛濟支自負的繼續說。「我回家的第一年，播種了五公頃，以後，世道好了一點的時候，我就更加彎着腰辛苦幹了。我播種十二公頃，以後是二十公頃，甚至三十公頃，想一想吧！我工作，我的兒子和妻子也工作。我僅僅在最忙的季節播種兩回雇工。在那些年間，蘇維埃政府的指令是什麼？儘量多種罷！於是，我播種直到背脊都快要折斷了，正直的基督！而現在，亞歷山大·安利辛莫維支，我的朋友，相信我吧，我害怕，我害怕爲着我的三十公頃，他們會爲難我，叫我做富農。我們的蘇維埃主席，赤色游擊隊同志，拉茲米推洛夫，是他害得我陷入了這種罪孽的，他真該死！『種吧！』，他常常說，『儘你大量的播種吧，雅可夫·洛濟支！幫助蘇維埃政府，牠現在需要穀物。』我那

時很懷疑，但是現在我才明白，他的那個最大量，是要把我的脖子縛在我的頸上。上帝保護我！」

「你們的村子裏，有人簽名加入集體農場嗎？」客人問。他站在睡榻的旁邊，兩隻手反背在後面，他的肩膀很寬，頭很大，像一袋穀物一樣的結實。

「集體農場麼？這個倒現在為止，他們還沒有十分騷擾我們，但是明天有一個貧農會議。這是在日落以前他們四出告訴大家的。從聖誕節以後，他們就談到了這個，『加入！』『加入！』此外沒有什麼。但是大家都乾脆的拒絕了，沒有一個人簽名。誰會去自己害自己呢？我想他們明天又要纏繞的厉害了。他們說今天晚上，這裏多了一個工人。他將強迫我們通通加入集體農場。我們的末日到了。我建立了我的農場，我的膏腴了，我的兩手起了硬殼，而現在，我得把一切歸入公共財產：我的家畜，穀物，家器，連我的家一道麼？那就是說，把你的老婆交給別人，自己去避窩子，就是這樣。請你自己判斷吧，亞歷山大·安利辛莫維支，我要把我的兩隻耕牛，（另外兩隻，我設法賣給了鮮肉合作社，）我的一匹懷孕的母馬，我的全部傢具和穀物交給集體農場。而另外一個人僅僅交出他的雞子。我們兩人都交出了我們所有的，所以我們要平分利益。這對於我，算不算公平呢？另外一個人也許整夜的一生，躺在火爐邊上，夢想得到一個農場，而我……但是談牠有什麼用呢？唉！」於是，他用他的多毛的手的邊緣在他的喉管上擦過。「唔，再不要提起這些了吧。你怎麼樣？在一個衙門裏做事呢？還是當一個工匠？」

客人湊近雅可夫·洛濟支，在長凳上坐下，開始捲製另外一枝香煙。他眼睛牢牢的盯著香煙盒，雅可夫凝視着他的客人的舊上衣的緊領，那嵌進了他的微黑的腫腫的頸項，使喉核兩邊的筋路突現出來。

「你在我的中隊服務，洛濟支……你可記得，我想是在埃加推里洛達爾退却的時候，我曾經和哥薩克們談論過蘇維埃政府？在那時候，我就警告了他們，你記得嗎？」你們大錯特錯了，夥伴們！」我說，「共產黨員會壓扁你們，把你們扭進羊角尖裏去，我們應當覺悟，要不然，會太遲了！」他沈默了他的碧綠的眼睛裏針頭一道的小小的瞳孔收縮着，於是他浮起一個輕淡的微笑。「我對不對呢？我沒有和其他的人一道離開羅華洛西斯基。我沒有能夠那樣做，義勇軍和聯軍出賣了我們，拋棄了我們。我加入紅軍，被派去指揮一個騎兵中隊，但是在開到波蘭前線去的路上，他們有一個淘汰和考查以前的軍官的委員會。那委員會撤銷了我的職務，逮捕了我，把我送進了革命法庭，同志們無疑的會將我槍決，或者判處徒刑送到集中營去的。你想是爲了什麼？一個從我的家鄉來的畜生告訴他們說處死波德推可夫的事我也參與的。在解我到法庭去的路上我逃走了……我改名換姓，藏匿了很久。但是在一九二三年我回到了我的村裏。我設法保留了那表示我曾經做過赤色指揮官的文書，找着了許多好朋友。一句話我活下來了。初他們把我送到了頓河地方的非常委員會去，但是我設法跑了出來，做了教員。一直到最近，我都在教書。但是現在……現在我在做別的事。我是到烏斯托霍浦爾去辦理些瑣事，順便進來看你，我的軍隊裏的老同伴。」

「那末你做了教員嗎？那末……你是一個很有頭腦的人，你讀了書，告訴我現在要發生什麼事？集體農場的事情會引着我們走到那裏去？」

「走到共產主義，兄弟！走到真正的共產主義。我讀過卡爾·馬克斯，也讀過有名的共產黨宣言。你可知道集體農場的事情會弄成怎樣的結局麼？開始是集體農場，但走以後要成爲公社，要完全消滅私有財產。不但是你的公

牛，連你的孩子也要從你身邊搶去，由國家收養。一切都要充公：孩子，老婆，茶杯，湯匙。你高興吃通心麵和鵝的內臟，但是他們會給你酸啤酒，你會變成綁在土地上的農奴。」

「但是假如我不願意呢？」

「他們連問也不會問你。」

「你是什麼意思？」

「就是我所說的話的意思。」

「好！」

「你這樣說！現在我問你：像那樣你能夠活下去麼？」

「不，我不能夠。」

「那末，要是你不能夠，你就得行動起來；你就得鬭爭！」

「你說什麼？亞歷山大·安利辛莫維支？我們試過了，我們鬭爭過……這無論怎樣是不可能的。我連想都不能想像。」

「但是試試看！波羅夫則夫更移近他的同伴，瞥了瞥緊緊關着的房門，於是，突然，臉色變得蒼白，低聲繼續的說：「我坦白對你說，我正要借重你：我們區裏的哥薩克們正準備着暴動。不要以為這是輕舉妄動！我們和莫斯科，和現在還在紅軍裏面服務的將軍們，和工廠工場裏面的工程師都有連絡，甚至於和外國也有連絡，是的，是

的！要是我們組織得很嚴密，而且立刻行動起來，得着外面強國的幫助，到春天，頓河地方就會掃清了。你可以用你自己的穀物，種你的土地，而且是爲了你自己。等一等，讓我說完了你再說。在你們區裏有許多同情我們的人。他們需要連絡和聯合起來。這就是我要到烏斯托·霍浦爾斯克去的緣故。你願不願意參加到我們裏面來。在我們的組織裏我們已經有了三百以上從前線回來的哥薩克。在多布羅夫斯基，華普斯科華意，施濱斯基和其他的村落，我們都有了軍事團體。在格內米雅其需要組織這種同樣的團體。唔，現在你說吧。」

「人民都在埋怨集體農場，埋怨徵去他們的穀物。……」

「停一停！我不是在談論『人民，』而是在談論做自己。我問你，唔？」

「我能夠立刻決定這個問題嗎？你在叫我把我的頭伸到斧頭下面。」

「想罷！命令一下，我們要在所有一切村落同時進攻。我們要佔領你們的區鎮，將民警和共產黨員在他們的住所一個一個的處置，以後就一帆風順了。」

「但是武器從什麼地方來呢？」

「那是可以找到的！你自己也藏着有的吧，我想。」

「誰知道？……我想我有一枝留作紀念的槍藏在什麼地方。是奧大利式的。」

「我們只要開了一個頭，一禮拜以內，外國的輪船就會運槍炮來給我們。還有飛機，唔？」

「讓我想一想，隊長！不要立刻強迫我……」

臉色還很蒼白，隊長向睡牀傾着身體，雷濁的說：

「我們並不是來要你加入集體農場，我們並不強迫任何人。都要你願意，不過，當心你的口舌，洛濟支！這裏有六顆東西等着你，而第七顆……」他用指頭敲動他口袋裏面的手槍彈筒，使牠發出軋拉的聲響。

「你不用着擔心我的口舌。但是你這是一樁冒險的事情。我不瞞你說：走這樣一條路是很可怕的，但是我的生無益怎樣都完了。」他沉默了。一會以後他繼續說：「要真他們不迫害富農的話，以我的努力，我現在也許成了村裏第一個人了。在一種自由的生活，我可以坐自己的汽車了。但是單獨一個人走那一條路……」

「但是爲什麼單獨一個人？」隊長不快的打斷他的話。

「唔，我守誓約；但是別人怎樣呢？世界將怎樣呢？人民會響應起來嗎？」

「人民像一羣羊。他們需要領導。你決定了嗎？」

「我說過，雷歷山大·安利辛莫維支……」

「我要確切知道，你到底幹不幹。」

「我是逃不了的，因此我一定要決定。橫豎一樣，還是讓我有點時間考慮一下。我明天早晨回你的最後的話。」

「此外你還得去說服那些可靠的那薩克。去尋找那些對於蘇維埃政府咬牙切齒的人。」波羅夫則夫已經在發命

令了。

「這種時勢，大家都有些埋怨呢。」

「你的兒子怎樣？」

「沒有手，手指能夠幹什麼？我到什麼地方去，他也到什麼地方。」

「他是一個好的孩子嗎，可靠嗎？」

「他是一個好哥薩克。」雅可夫·洛濟支帶着沉靜的誇耀回答。

在居室的火爐邊上爲客人鋪了一張氈子上用的灰色絨毯和羊皮。他脫了他的長靴，却沒有脫衣服，他的臉頰一接觸那涼涼的發出羽毛氣味的枕頭，他就睡着了。

第二天早晨天還沒有亮，雅可夫·洛濟支就叫醒了睡在小側房裏面的他那八十歲的老母親。他把他以前的中隊司令官到這裏來看他的事，簡單的告訴了她。老太婆把她那雙被風寒扭曲了腿關節的，浮着青筋的腿子從炕牀邊上垂了下來，用手掌把她的耳朵擰到前面，傾聽着他。

「你祝福我嗎，媽媽？」雅可夫·洛濟支跪在地上。

「起來，起來反對他們，反對這些敵人吧，我的孩子！上帝祝福你！他們封了教室……他們不讓牧師生活！……攻擊他們吧！」

到早晨，雅可夫叫醒了他的客人，告訴他：

「我決定了。你吩咐我做什麼？」

「把這個看一遍，而且在上面簽名。」波羅夫則夫從他背心口袋裏掏出一張紙頭。雅可夫·洛濟支讀道：

「上帝與吾等同在！余，爲大頓區軍隊之一哥薩克，謹參與『故國頓解放大同盟』，誓以余一切力量與方法在上級長官命令之下反對彼基督信仰之死敵與俄羅斯民族之壓迫者，共產黨布爾雪維克，迄余血之最後一滴。余寧願絕對服從上級官佐與司令官命令。余誓願以所有一切財產，奉獻於俄羅斯正教祖國祭壇之上。謹此簽名。」

第 四 章

格內米雅其的活動份子和貧農，一共三十二個人，呼吸着同一的呼吸。達維多夫不是大演說家，可是一開始，他們就比聽一個最會講故事的人還要溜心的聽着他的話。

「我是從紅色布魯洛夫工廠來的一個工人，同志們！」他開始他的演辭，「我是由我們共產黨和工人階級派到你們這裏來，幫助你們組織一個集體農場，消滅我們共同的吸血鬼，那些富農的，我不要多說話。你們應當參加集體農場，把土地和你們的農具和家畜都作爲公有。你們爲什麼要參加集體農場呢？因爲再像我們這樣生活下去，是不行的了！穀物的艱難是由於富農讓穀物在地下爛掉的緣故。我們得強迫他們把穀物拿出來。而你們是高興繳出穀物來的，祇是你們並沒有很多。我們不夠靠貧農和中農的穀物來養活蘇維埃聯邦。我們應當多種一點。但是祇有一架木犁和一架單頭犁，你們怎麼能夠多種呢？祇有耕種機能夠使我們擺脫這個困難。事實如此！我不知道你們在整個秋耕的時候，在這裏，在這頓河地方，用一架犁，能夠耕多少地……」

「在整個秋天，你的手從日出到日落的膠在犁的把手下，能夠耕種十二公頃以上的樣子，」有什麼人回答。

「噫！十二公頃！要是土質很硬呢？」另外一個人反對道。

「你們在講些什麼？」一個美觀的女人聲音說。「你要三對，有時甚至於四對很好的公牛去拖犁，才能夠那樣，我們從那裏找到這許多牛？我們中間有些人，並不是每一個人，有一對鬮牛，但是我們大部份的都是有奶的那一種公牛。有錢的人現在有種種便利。」

「那些 是廢話，你最好用你的圍布的邊塞住你的嘴吧！」一個嘶啞的低聲說。

「你說的有理！去教訓你自己的老馮吧，不要來管我！」女人回答。

「用耕種機你可以耕多少？」有人問。

達維多夫等大家平靜了，於是答道：

「用一架耕種機，假定用我們布替洛夫工廠製造的一架吧，而且有好，熟練的駕駛者，分兩班，一天可以種完十二公頃。」

全場喘息着。有什麼人用茫然的聲調問起來。「唔我的媽！」

「這才不錯！這才是可做耕地的馬，」是羨慕的呼嘯。

達維多夫用他的手壓着他那因為興奮而乾燥了的嘴唇，繼續的說：

「假使我們在我們工廠裏給你們造好了一架耕種機。要貧農或中農自己去買一架耕種機是不容易的。他吃不消。因此爲了買耕種機，雇農，貧農和中農應當一致聯合起來。你們知道，耕種機是在小塊地面上使用，會

只有損失的機器。牠需要巨大的地面。而且就是在你們那小小的共耕社裏使用，你所得到的益處，也祇有像公山羊身上搾取的奶汁那樣多。

「甚至於還要少些。」後排一個低沉的聲音叫着。

「那末，怎麼辦呢？」沒有顯到回答，達維多夫祇管繼續的說。「黨提議完全集體化，這樣，使你們有耕種機使用，把你們從貧困裏救出。列寧同志臨死以前怎樣說的？『只有在集體農場中可以找到貧窮的救星，不然他就祇有滅亡。富農吸血鬼會將他吸得木板一樣扁平。』你們應當堅定的遵照他所指示的道路走去。工人和集體農民的聯盟，會掃蕩一切富農和仇敵。我豈說的假話。現在我要來談談你們的共耕社。牠規模太小，而且力量太弱了，因此牠在一個十分可憐的狀態中。那就該說你是把水凝進了陰溝裏。這祇是一個損失。但是我們應當把這個共耕社包括在集體農場裏面，把牠作爲一個脊骨。在這脊骨的周圍培植中農……」

「等等！讓我把嘴。」會廳一度是共耕社的一個社員的蓬頭斜眼的頓姆卡，烏莎可夫站了起來。

「要求了發言權以後，再講話吧。」和達維多夫，同拉茲米推洛夫坐在一道的拉古爾洛夫，嚴厲的訓斥他。

「我不要求，就要對你們說，」頓姆卡揮手叫他坐下，眼睛斜得這麼利害，好像他是用一隻眼睛看着主席臺，用另外一隻眼睛看着會場一樣。「對不起，請問共耕社的失敗和蘇維埃政府的受牠拖累，這是誰的過錯？我們像乞丐一樣的借貸爲生，這是誰的過錯？都是由於你們的寶貝的共耕社主席，由於阿卡西卡和他的買賣。」

「你像反革命份子一樣的說謊！」會場後面發出一個難叫一樣的大中音。阿卡西卡用手肘分開人叢，向主席臺

走去。

「我可以證明！」頓姆卡臉色轉青，兩個眼珠轉向他鼻際邊。沒有理睬拉茲米推洛夫在桌上的敲擊，他轉身向齊阿卡西卡。「你不能够卸責！我們和我們的集體農場的遭殃，並不是因爲我們人數是怎樣的少，而是由於你的買賣！我倒真要罵你做『反革命份子。』你是不是沒有得到許可，就用種牛換了一輛自動腳踏車呢？你是！而且誰想到用我們的孵卵的母雞去換……」

「你又說謊了，」阿卡西卡一面走，一面辯護自己。

「要我們用三隻綿羊和一條仔牛去換一輛輕馬車的，不是你嗎？一個流鼻涕的商人，那就是你！」頓姆卡勝利地叫着。

「現在不要響了！你們是一對雞雞嗎？」拉古爾洛夫勸告的說，他的臉頰上的肌肉在漲紅了的皮膚下面搖動着。

「讓我說話……」阿卡西卡站在主席臺邊要求道：他正在用手擰着他的紅色的鬚鬚，準備說話的時候，達維多夫打斷了他。

「讓我說完罷，請不要揮盆！唔，我說過，同志們，祇有通過集體農場你們才能夠……」

「你用不着來對我門宣傳！我們會傾心靈意的參加集體農場的，」最挨近門邊坐着的赤色游擊隊員帕維爾·羅比西金揮着說。

「我們贊成集體農場！」另外一個人嚷着。

「有一個組合，我們可以打敗魔鬼。」

「祇是我們要好好的管理。」

是那個羅比西金的頓叫掩蓋了其餘一切人的叫聲。他脫下他那難看的黑色的毛皮帽，從他的椅子上站起來，斜倚在門上，他是一個最高大的寬肩的男子哩。

「你真奇怪，可不是嗎，你到我們中間來替蘇維埃政府宣傳？是我們在戰爭中把牠建立起來的，是我們用我們自己的肩膀支持牠的，這樣牠才沒有倒塌。我們知道集體農場是什麼，而且我們都一致贊成。給我們機器罷！」他伸出他的蘿蔔一樣大小的拳頭。「耕種很好，我們知道，但是你們製造的很少，那就是我們要責罵你們的地方。我們什麼也沒有，困難就在這裏。我們不加入集體農場，可以用牛來耕種，用一隻手去趕牛，用另一隻手去替我們的眼淚。在集體農場運動開始以前，我自己曾經寫一封信給加里寧，要求他幫助穀物生產者開始一種新的生活。開頭幾年和舊制度的時代沒有兩樣，繳你的稅，照你可能的好好的過活，那末俄國共產黨是做什麼的呢？唔，在內戰中我們是勝利了，那末以後怎樣？還是罰錢子；有牲口可以驅犂的人就去跟犂犂。而那些沒有的……要他們到教堂門口伸出手去求乞麼？還是讓他們拿一根木棒伏在橋底下打劫蘇維埃商人和合作社經理呢？他們允許闖入租地，他們允許他們雇用短工。那是一九一八年革命所指示嗎？你們閉了革命的眼睛！而且當我們說：『我們鬭爭是爲了什麼？』那些沒有聞過火藥氣味的官吏對着我們冷笑，在他們背後所有的白色豬鬃都大笑起來！不，用不着你來教訓我們！我們聽過我們時代的許多漂亮的演說。除機器給我們，或者讓我們用穀物去換，不要犂頭，或手拖的犂，

更好的機器。給我們一架你所說的耕種機吧！我們遭受了這些是爲什麼？」他跨過那些坐在前排長椅上的人們的膝蓋，大步的向主席臺邊走去，一邊走，一邊解開他的寬大的襪襪的褲子的紐扣，在主席臺邊，他扯起他的襯衫的邊緣，用下巴將他抵在他的胸口上。他那黢黑的肚皮和大腿上露出那皺起了皮膚的可怕的傷痕。

「我蒙立憲民主黨軍的優待，得到了這些紀念物，是爲什麼？」

「你不怕羞的魔鬼！爲什麼不讓你的褲子通通脫掉？」坐在頓姆卡·烏莎可夫旁邊的寡婦亞尼西亞，尖聲的憤慨的叫着。

「你高興他這樣嗎？」頓姆卡輕蔑的斜眼看着她。

「你不要響，亞尼西亞繃繃！把我的傷痕露給一個工人看，我並不覺得可羞。讓他看看！如果還是照現在這樣生活下去的話，就要沒有東西替這可憐的傢伙遮掩這些傷痕了。就是現在也祇有褲子的名。在白天不能夠從任何姑娘前面走過，我會把她們嚇死。」

後面的人大笑起來，於是起了一陣喧嘩；但是羅比西金用他的嚴厲的眼光掃射他們，於是又寂靜得可以聽到燃燭膏的燈芯的微弱的騰沫的聲音。

「好像我和立憲民主黨戰鬥祇是爲了使別人比我過活得更好一點！爲了使他們享受美好的食物，而我只有麵包和洋葱！是這樣嗎？工人同志！你不要向我使眼色，馮加爾！我一年祇說一次，所以我現在可以這樣說話。」

「說下去吧！」達維多夫點點他的頭。

「我是在說下去！今年我種了三公頃小麥，我有三個小孩子，一個殘廢的妹妹和一個害病的老婆。我按照計劃繳納了我的穀物沒有呢，拉茲米推洛夫？」

「你繳了的，可是不要這樣的鬧吧！」

「是的，我要鬧。富農弗羅爾，那該死的東西，怎麼樣呢？」

「喂，喂！」拉古爾洛夫用他的拳頭敲着。

「弗羅爾按照計劃繳了穀物麼？他沒有。」

「但是法庭罰了他錢，而且拿到了穀物。」拉茲米推洛夫顯然很愉快的在聽着，閃爍着他那有薄膜的眼睛，這機搗着說。

「你應當到這裏來看看，我的好好先生。」達維多夫記起了區委書記，這樣的想。

「但是，一年他又是公民弗羅爾·伊格拉推支了！到春天他又要求雇用我了！」羅比西金把他的黑毛皮帽子沒斷在達維多夫腳邊。「你來對我講集體農場有什麼用？斷了富農的命脈，然後我們參加！把他們的機器，他們的公牛，他們的力量都給我們，然後我們纔能有我們的平等。但是現在祇是空洞的說要『消滅富農，』而一年又一年的，富農像牛蒡草一樣的滋長，遮去我們的太陽。」

「把弗羅爾的財產給我們，而阿卡西卡會拿去換一架飛機。」頓姆卡揮嘴說。

「哈——哈——哈——哈！」

「他真會這樣的做！」

「你可以作見證他們是怎樣的侮辱我，」阿卡西卡叫道。

「靜一點，我們聽不見了。」

「你們不能依次發言嗎，你們這些魔鬼？」

費了不少的氣力，達維多夫這才終於設法恢復了次序。

「那是我們黨的政策，」他堅言道。「你幹麼要敲一張開了的門？消滅作爲一個階級的富農，把他的財產交給集體農場，事實如此。而你，游擊隊同志，把你的帽子無緣無故的拋在桌子底下，你的頭還需要牠呀。租地和雇用工人不會再繼續的了。我們放縱富農是由於我們的需要，他們供給的麵包比集體農場多。現在可不同了。斯達林同志把這事情計算得周密極了。他說，『完結富農的生命！把他們的財產交給集體農場！』你們都在嚷着要機器。整整的準備了五萬萬盧布來幫助建設集體農場。你們以爲怎樣？你們聽到過這話嗎？那末你們還吵什麼呢？首先我們要開始建立集體農場。然後才着急機器。但是你們都要先買了馬輛，要先得到了這個的時候才去買馬。你們笑什麼？這是實在的！」

「羅比西金要屁股朝前的走！」

「我們都熱心擁護集體農場。」

「他要得到他的馬輛！」

「我們今晚就加入。立刻寫下我們的名字吧。」

「領導我們去粉碎富農！」

「願意加入集體農場的人，舉手，」拉古爾洛夫提議。數了有三十六隻手。一個什麼人不當心舉了兩隻手。

悶人的態度使達維多夫脫掉了他的大衣和上衣。他解開了他的襯衫的領子，一面微笑，一面在等待大家平聲下來。

「你們的階級意識不錯。事實如此！但是你們以為祇要加入了集體農場就完了麼？不是這樣！你們貧農——蘇維埃政府的基礎。你們是新綠的幼芽，你們自己應當加入集體農場，而且要使遲疑的中農也跟着加入。」

「要是他不願意的話，你怎麼要他來呢？他難道是一頭牛，你可以用繩子挽了他凶角牽他進來麼？」阿卡西卡問。

「說服他呀！要是你不能够感化人家的話，你就不能算是我們真理的出色的戰士。明天要召集一個會議。你自己投票贊成，而且說服你鄰近的中農也這樣做。現在我們再來考慮富農吧。我們要不要通過一個把他們逐出北高加索區域或是什麼的決議呢？」

「贊成！」

「把他們齊根除掉！」

「不，與其說是齊根除掉，不如說是連根拔掉。」達維多夫改正那句話。他轉向拉茲米推洛夫問道：「把富農

的清單念一遍。這樣我們就好決定他們應當作爲富農被消滅。」

拉茲米推洛夫從他的文件包裏拿出一張紙來，遞給達維多夫。

「弗羅爾。丹瑪斯可夫，他應受這種無產階級的懲罰嗎？」達維多夫問。

所有的手立刻舉起來了。但是計算的時候，達維多夫發見有一個人放棄了沒票權。

「你不贊成嗎？」他請問，揚起他那汗濕的眉毛。

「我不投票。」沒有投票的哥薩克，一個溫和模樣的人簡單的回答。

「你爲什麼不？」達維多夫問他。

「因爲他是我的鄰舍，而且他對我很好。所以我不能夠舉手反對他。」

「立刻離開會場！」拉古爾洛夫用顫動的聲音命令，好像踏在鞍蹬上一樣的站起來。

「不！那樣不行，拉古爾洛夫同志！」達維多夫嚴正的打斷他。「不要走，公民！說明你的態度。照你的尊

見，丹瑪斯可夫是不是富農？」

「我不懂你是什麼意思。我是一個沒有受教育的人，我要求你讓我退席。」

「不！你告訴我他是怎樣的對你好。」

「他常常幫助我，讓我用他的公牛，借種子給我……可不算好嗎？但是我不是叛徒……我甚至贊成蘇維埃

的……」

「他要你擁護他的嗎？他給了你金錢或穀物嗎？說下去罷，不要害怕，」拉茲米推洛夫插進來說。「現在，告訴我們，你，他給了你一些什麼？」他很難爲情的微笑着，一半是因爲替對手害羞，一半是爲了自己的單刀直入的質問。

「也許他沒有許給我什麼東西，你們怎樣知道？」

「你說謊，錢摩菲！你是被收買的人，這樣你是富農的擁護者了，」長椅上有人在叫。

「隨便你們叫我什麼罷。隨你們便……」

像是拿一把小刀對準這人的喉管一樣，達維多夫問他。

「你擁護蘇維埃政府呢，還是擁護富農？不要辱沒了窮人階級，公民。但是照直說，你是站在那一邊？」

「爲什麼要把時間糟塌在他身上？」羅比西金憤慨的打斷他的話。「你可以用一瓶伏特加酒收買他的舊衣服和一切。看著你，我的眼睛要發痛，錢摩菲。」

沒有投票的錢摩菲·波西傑夫終於帶着假裝的服從回答道：

「我擁護政府，你們爲什麼要攻擊我呢？我的無知使我錯了。」但是在第二次投票的時候，他帶着顯然的不願意舉起了他的手。

達維多夫在他的手冊裏簡單的記道：「錢摩菲·波西傑夫是一個被階級敵人蒙蔽了的人。需要感化他。」會議全場一致的表決了另外四個富農名字。但是隨即，達維多夫念到了：

「羅維克·波羅丁，」他問。

「誰贊成？」

會場抑鬱的沉默着。拉古爾洛夫和拉茲基推洛夫交換了困惑的眼色。羅比西金開用帽子揩拭他的汗濕了的前額。

「爲什麼不響？什麼回事？」達維多夫驚訝的眺望着一排一排坐着的男女，却碰不到任何人的視線，他轉望蕭拉古爾洛夫。

「你知道，」拉古爾洛夫猶豫的開始說。「這個波羅丁——我們叫他羅維克——在一九一八年和我們一道自願的參加了赤衛軍。他是一個貧農的兒子，打仗很勇敢。他受了傷，因爲他的革命的行動，受了一隻銀鏢的獎賞。他在多曼可夫聯隊裏服務。因此，你知道，工人同志，他是怎樣的使我們難過。當他回家的時候，他像一隻獵狗咬住一塊臭肉一樣的咬住他的農場。雖然我們一次又一次的警告他，他還是開始富裕起來。他日夜不停的工作，生着滿臉的蓬亂的鬍鬚，冬天和夏天總是穿着那一條帆布褲子到處跑。他自己有三對公牛，他在舉重東西的時候把自己的腰部折了，而他還不夠！開始雇用工人，一次兩三個。他弄到了一個風車，於是買一個五匹馬力的蒸汽機，建立了一個油廠，又做家畜生意。他自己吃得很少，他也使他的工人餓肚皮，雖則他們一天替他做二十個鐘頭，而且在晚上要起來四五趟去看顧馬和家畜。我們叫他到支部和蘇維埃來不只一次，我們竭力去使他感覺到羞恥，我們告訴他：『不要這樣了，羅維克，不要妨礙我們自己的蘇維埃政府！在前線和白軍打仗的時候，你自己爲牠吃了苦頭

的！……」拉古爾洛夫嘆息着，攥緊他的雙手。「一個人着了魔的時候，你拿他有什麼辦法呢？我們可以看到他要被他的私有慾吞沒了。我們又叫了他來，把內戰和我們同受的苦難向他揭開，和他爭辯，恐嚇他，要是他妨礙我們，變成一個資產階級，而且不要等待世界革命的話，我們會把他踏到地下去。……」

「不要犯這麼大的圈子罷！」達維多夫不耐煩的要求道。

拉古爾洛夫的聲音抖戰着，更低聲的繼續的說：

「我不能再簡單。這事情……刺痛得血都流出來了。但是他總是這樣的回答：『我在執行蘇維埃政府的命令，我在增加我的播種。我雇用工人是被法律允許的，我的老婆害着女人的病。我什麼也沒有，而現在什麼都有了，我得到了一切，這個就是我打仗的目的。而且使得蘇維埃政府繼續存在的並不是你們這樣的人。我用我自己的手餵東西牠吃，而你們不過是紙張的損壞者，我看透了你們。』當我們對他談到戰爭和我們同受的苦難的時候，他的眼睛裏有時含着一點眼淚，但是不讓牠流出來，他避開去，硬了心說：『過去早成了過去。』於是我們褫奪了他的選舉權。他趾高氣揚的寫信到區裏，到莫斯科。但是我懂得有許多老革命家在中央機關裏而居着要職，他們都明白一個人一旦成了叛徒，就算是敵人，對他決不能有所寬宥。」

「但是說簡單一點吧！」

「我馬上要說完了。他們沒有恢復他的選舉權，但是他們還是一模一樣的過下去，他僅僅辭退了他的工人……

……

「唔，那末，怎樣呢？」達維多夫牢牢的凝視着拉古爾洛夫的面孔。但是他把眼睛藏在他那被太陽灼焦了的睫毛裏，回答道：

「那就是大家都不能做的緣故。我不過是說明富農鐵推克·波羅丁在過去是怎樣一個人物罷了。」

達維多夫緊閉着他的嘴唇，他的面孔陰暗了。

「你知道我們是怎樣處置托洛斯基的嗎？」他問道。「你爲什麼要告訴我們這樣一些可憐的故事？你做過游擊隊，——那他應當得到一切榮譽，但是現在他變成了富農，變成了仇敵，撲滅他！還有什麼好說的？」

「並不是由於憐憫他。你這是一種無謂的責備，同志。」

「誰贊成消滅富農波羅丁？」達維多夫用眼睛掃着一排排的人。手舉起來了；不是立刻，不是一致的，但牠們是舉起來了。

散會以後，拉古爾洛夫邁達維多夫到他家裏去過夜。「到明天我們要替你找住所。」他說，當他摸索着走出蘇維埃屋子的黑暗的口口的時候。他們並肩的在鬆碎的雪上走着。拉古爾洛夫低聲的說道：

「工人同志，我聽到我們要把一切生產穀物的財產歸歸集體農場以後，我的呼吸都輕鬆許多了。我從小就恨私有財產。有教養的同志，馬克斯和恩格斯說得對，一切的罪惡都由於私有財產而來。就是在蘇維埃制度下面，也還有像食槽旁邊的豬羶一樣的人，他們爭吵，衝撞，號叫。一切都是由於那該死的痼疾！可是以前在舊的制度之下是怎樣的呢？回想起來真可怕呵！我的父親是一個相當富裕的哥薩克。他有四對耕牛，五匹馬，我們有一大塊耕地，

有六七十至一百公頃。我的家庭很大，而且是苦做苦幹的。一切都是我們自己來做。但是，開頭我有三個結了婚的哥哥。我現在還清清楚楚的記得，是什麼回事，使我反對私有財產的。有一位隣人的豬跑進了我們的菜園，揪出了一些菜鈴薯。我的母親看見了，從壟裏倒了一些燒開了的焦油倒在杓子裏，對我說：『趕牠去，瑪加爾，我站在大門後邊。』唔，自然，我就去趕了那可憐的豬出來。我的母親就把焦油倒在豬身上。豬背上的鬃毛是怎樣冒煙呵！那時是夏天，傷處生了蛆蟲，而且一天壞一天，終於死掉了。我們的隣人沒有表露他的憤怒的顏色。但是，不到一個禮拜，在草園裏，我們有二十三堆小麥被燒掉了。我的父親知道誰幹的，而且也不願意罵虎了事，去上了法庭。他們互相仇恨是這樣的利害，他們彼此不能夠見面。他們祇要喝了一點酒馬上就要吵一次架。這樣的過了五年，到後來竟鬧出了一場命案。在懺悔節，隣人的兒子被人發見死在打穀場，他的胸上被什麼人用乾草叉刺了幾個窟窿。根據種種的情形看，我猜想是我的哥哥他們的功績。曾經有一次調查，但是他們並沒有找出謀殺者。因此，他們正式的報告他是在醉酒的吵架當中被人殺死的。但是那時以後，我就盼離了我的父親，成了一個雇農。我被調去打仗。我躺在那裏，而德國人向我們開大炮，黑煙從地面直到天上。我躺在那裏想：『我在這裏遭受着恐怖和死亡，是爲了什麼人，或是在挽救什麼人的私有財產呢？』而且因爲炮火的緣故，我願意我變成一口鏢釘沒頭沒腦的埋到地下，我的親娘！我吸了一口瓦斯，中了毒。現在，就是走上一座最低的小山，我的心臟也要跳動，血要湧到我的頭上來，我支持不了。還在前線上的時候，就有許多有知識的人解釋這是怎麼一回事，於是我回來的時候，成了布爾雪維克。而在內戰當中，我毫不憐憫的斬殺那些毒蟲。在卡斯多拉耶那次戰爭中，我受了一個打傷，那時以後，我

常常發癩病。但是看看這個勳章罷。」他用他那巨大的手掌撫着他的勳章，而一種分外溫暖的新的音調滲進了他的聲音裏。「這個東西使我立刻感覺到溫暖了許多。立刻使我回想到內戰時代，回想到陣地，同志。我們就是把自己埋進土裏去，也要把每一個人拖進集體戰場來。我們總要一步一步的更加走近世界革命。」

「鐵推·波羅丁你很熟嗎？」達維多夫沉思的說，當他們大步的向前走齊的時候。

「當然，我很熟的；我們一向是朋友，但是他那樣愛他的財產，所以我們吵過架。一九二〇年他和我都在一個騎兵中隊裏，撲滅了頓區的一次暴動。（有兩個騎兵中隊領導這個進攻。）我們村莊外面許多烏克蘭人被殺了。有一天晚上，『鐵推』帶了好些包裹走進他的小屋。他傾倒牠們，於是滾出八條人腿，落在地板上。『你瘋了麼，你這該死的魔鬼？』一個同伴問他。『趕快拿出去！』而鐵推說，『畜生們不會再起來暴動了！而且他們的四隻靴子對我很有用處。我要使我全家的人都穿靴子穿。』他把人腿放到火爐上，去溶化那上面的冰雪，開始剝下腿上的靴子。他用他的刀割開了靴面上的線縫，於是，他把光腿拿了去，埋在一個乾草堆裏。『我把牠們埋葬了。』要是我們那個時候知道了。我們一定會把他像一隻狗一樣的槍殺的。但是那時他的同伴替他隱瞞了。後來我問他這不是真的。『是真的。』他說。『我不能夠用別的方法剝下這些靴子，腿子凍硬了，因此，我就用我的刀砍了牠們下來。我是一個靴匠，我想着讓好好的靴子在地上爛掉，是很難受的。但是現在糟透了，』他繼續的說『有時候我晚上醒來要求我的老潑讓及傍着牆頭睡，因為我怕睡在床邊上。……』唔：我的家到了。」拉古爾洛夫跨進院子，摸索着門門。

第五 章

安德烈·拉茲米推洛夫在一九一三年被召去服軍役。依照當時哥薩克服役的條件，他應當帶了自己的馬去。但是他沒有錢買馬，甚至連一套哥薩克所必備的服裝也不能購置。從他死掉了的父親手裏他僅僅承襲了一柄插在叉破又鏽的劍鞘裏的祖傳的劍。安德烈永遠不能忘記他的悲痛的屈辱。在區會上，老人們決定用哥薩克公會的公費遣送他；他們替他買了一匹雁們的紅色小馬，一副馬鞍，兩件大衣，兩條短褲，一雙靴子。「我們用公款遣送你，安德烈。」老人們告訴他。「你不要忘記了我們的好處；不要辱沒了我們這一區，忠心誠意的替沙皇服務罷。」

但是富裕的哥薩克的兒子們驕奢柯洛爾柯夫斯基養馬場的良馬，或是普洛爾斯基馬場的純血的種馬，配着貴重的馬鞍，鑲銀的馬勒和嶄新的制服，聯隊的賽馬中誇耀。村會收管了安德烈的土地，在他爲着保護人家的財產和舒適的生活在戰線上輾轉的幾年中，土地被租了出去。安德烈在戰爭中得到了三個聖喬治十字勳章，他把那特別的賞賜寄回家去給他的妻子和母親。老太婆和她的媳婦就靠着這個來過活，而且靠着這個，安德烈給了他那在含淚的暮年的母親一種遲暮的安適。

戰爭快要停止的時候，安德烈的妻，在秋天替人家打了穀，蓄積了可以跑到前線去看她丈夫的充分的錢。在前線她過了幾天寶貴的日子（安德烈所服務的頓區哥薩克第十一聯隊正在後方休息，）她睡在她丈夫的手臂裏。夜晚像夏天的電光一樣的閃過了。但是爲了一種短促的犯罪，爲了那女人的渴望着的幸福的滿足，需要很多的時間嗎？

她帶着閃耀的眼睛回來了，到了時候，沒有叫喚或眼淚，差不多偶然的，在耕種的季節中，她生了一個和安德烈一模一樣的小孩。

一九一八年，拉茲米推洛夫請了一個短假回到格內米雅其村來。他在村裏沒有住很久；他剛剛修好了那架正在朽壞的木犁，在小屋頂上換了新椽，耕好了兩公頃田地，於是一天，他帶着他的小兒玩了一整天，讓他跨在他的右一股軍隊生活氣味的短頸上，在廚房裏跑着歡笑。但是他的老婆看到了他的明亮的，常常好像憤怒的眼睛的角上，停着眼淚，於是她的臉色蒼白了，「你又要走了嗎，安德烈？」她問。「是的，明天；替我預備一點食物吧。」他回答。

第二天，他，瑪加爾·拉古爾洛夫，亞塔曼聯隊裏的羅比西金，鐵推克·波羅丁和村裏其他八個在前線的哥薩克，在他的家的外面集合。他們的雜色的鞍馬，馱着他們從風車那邊馳去了，被那釘着薄薄的蹄鐵的馬蹄揚起來的春天的輕塵，在馬道上飛舞了很久。

那一天，在格內米雅其村上面，在春水氾濫的田野上面，在草原上，在那橫亘南北整個的青色的大地上。一群群黑翼的野鴨和野雁，沒有叫，也沒有聲音的，匆匆的飛過。

在卡曼斯卡，安德烈和他的同伴們分別了。他加入了伏羅希洛夫的一個分隊，向莫洛佐夫斯基和查利金進發，而瑪加爾·拉古爾洛夫·羅比西金和其他的人到了福洛內茲。約莫三個月以後，安德烈在格利華耶莫茲卡被一個炸彈的碎片微微的炸傷了，在裹傷處偶然碰到了一個同村的人民知道在波特德推可夫聯隊潰敗以後，白黨哥薩克，安

德烈的格內米雅其村的隣人們，爲了報復他的加入紅軍，殘酷的戲弄了他的老婆。全村的人都知道這件事，而伊芙多其亞忍受不了這種可怕的羞恥，她自殺了。

……是十二月的一個寒天。在格內米雅其村，小舍，側屋，柔枝編造的籬笆和樹木，都結了一層白色的寒霜。戰爭正在遠遠的小山那面進行着。哥薩西溪可夫將軍的大炮發出隱約的震響。近黃昏的時候，安德烈驕着渾身是汗的馬，跑進了村莊。一直到今天，他記得，他只顧閉上他的眼睛，熱情的記憶的奔流，就會湧着回到過去……耳門軋拉的響了，安德烈喘息着，挽着馬韁，引了他的疲倦的顛蹶的馬，走進院子。他的母親光着頭，跑到門口。

呵，她的聲音裏面的哀傷的眼淚，是怎樣的刺着安德烈的耳朵！

「呵，我的兒子！我的寶貝！她那變可愛的明亮的眼睛閉住了……！」

拉茲米推洛夫像是跨進了一個生疏人家的院子，他把馬羈挽在階臺的欄杆上，走進了小屋。他用那深陷的，好像死人一樣的眼睛，環視着空的廚房，凝視着空的搖籃。

「小孩子在那裏？」他問。

用她的圍裙掩了她的臉，搖搖那生着稀疏的白髮的頭，她好容易才回答出來。

「我沒有救活小人，」她告訴他。「丹尼亞死了以後一個禮拜他就死了……患驚風症。」

「不要哭了……那是要歸我做的！要是我能找到眼淚的話！誰強姦了埃夫多其亞？」

「安尼基·德夫耶特金把她拖到打穀場……」他用鞭子抽開了我，還叫了另外幾個人去。她的小小的白臂膊，

通通被他們用劍鞘打傷了，她進來的時候，滿身青紫了……祇有眼睛……」

「他現在在家嗎？」

「他和白黨一道逃走了。」

「他有什麼親人在家嗎？」

「他的老婆和他的父親。安德烈！不要殺他們！他們是不能抵別人的罪的。」

「你在教訓我麼？」安德烈勃怒了，而且他的憤怒窒息了他。他撕開他的大衣的鈕扣和他的緊身襪衫的扣子。他的裸露的多骨的胸脯緊緊的貼在鐵水缸上，他喝了水，牙齒咬着缸邊。於是他站起來，沒有抬起他的眼睛，問道：

「媽！她死了以前留了什麼話給我？」

他的母親走到角落裏，從神像的後面掏出一張褪色的紙頭。他的老婆的遺囑像用她自己的聲音在向他說話：

「我的親愛的安德烈！他們糟塌了我，詛咒他們！他們嘲弄了我，和我對你的愛！我不能再看見你了，我不要再看見第二天。我的良心不讓我活着，忍受着污穢的疾病。我的安德烈，我的親愛的孩子，這許多晚上我都沒有睡着，我的眼淚流濕了我的枕頭。我記我們的愛，我到來世也會記得的。我祇有一個遺憾：記着孩子和你，而我們共同的生活，我們的愛，是這樣的短促。要是你再娶一個的話，爲了上帝的愛，讓她可憐我們的小人罷。而且你也要可憐他，我的孤兒。叫媽媽把我的襯衫，披肩和短上衣給我的妹妹。她要當新娘了；她需要這些……」

安德烈暴怒的馳到了德大耶特金的農場，下了馬，把他的劍拔出了鞘，衝進門口。安尼塞·德夫耶特金的父

親，一個高高的，白髮老頭子，看著他來了的時候，他在自己身上劃了十字，跪在神像的下面。

「安德烈·斯推潘尼支！」當他俯首在安德烈的腳邊的時候，他祇叫了這樣一句，沒有說其他的話，也沒有從地板上抬起他的淺紅色的禿光的頭來。

「你要替你的兒子抵罪！向你的上帝，你的十字架禱告吧！」安德烈叫著，用他的左手拖住老頭子的白色鬍鬚，於是他踹開門，嘩然的把德夫耶特金拖到門口。老太婆昏倒在火爐的旁邊，但是他們的媳婦，安尼基的老婆，把孩子們（他們一共是六個）聚攏在一堆，哀泣的跑到門口。安德烈，像死人的經了風吹雨打的骸骨一樣的蒼白，他的身體兩邊搖蕩，而且已經把他的劍舉在老頭子的頸上。但是那時候，垂著鼻涕的，亂叫亂嚷的，哭哭啼啼的小孩們都撲在他的腳上。

「把他們通通殺了吧！他們都是安尼基的小孩！殺了我吧！」他們的母親哭泣的叫著，走近安德烈，解開他的粉紅色的罩衫，她的枯萎的乳房，好像養育過無數小狗的母狗的乳房一樣，而大大小小的孩子都纏在他的腳邊，他退下來，兇猛的環顧著，把他的劍插進了劍鞘，就是在平地上，他也顛躓欲倒的走到了他的馬旁邊。老頭子一直跟他走到耳門口，帶著歡喜和剛剛過去的恐怖哭泣著，竭力想繼續的伏在他的腳邊，吻他的鞍轡，但是安德烈轉身的緊著肩，站開了他的腳，啞聲的說：

「你的運氣好……孩子們……」

有三天，他留在家裏，麻木，哭泣，喝酒。第二天晚上，他把埃美多基亞在那裏面吊死的那間小屋放火燒了。

到第四天，他面孔浮腫而又蒼白的，靜靜的和他的母親告了別。當她把他的頭緊緊的裹在她調上的時候，她看到了她的兒子的亞細亞的蓬鬆的頭髮表的最初的白。

兩年以後，安德烈從波蘭前線回到了家裏。另外又有一年的光景，他向一個糧食徵收隊在頓河上流的區域裏漂流着，以後他又種田了。他默默地不理會他的母親要他另外討一個老婆的勸告。可是有一天，她固執的要他給她一個回答。

「結婚吧，安德烈！」她說「我再也沒有拿起鍋子的力量了。隨便什麼姑娘都想嫁你。我們準備和那一個續婚呢？」

「我不打算結婚，媽，不要老說這事情吧！」

「又是這樣的老話！看看你吧，你的頭髮裏已經露出了白霜。你要到什麼時候才想結婚呢，要等你的頭髮全白了的時候嗎？你不大注意你的母親！但是，我想，我要抱抱孫兒了。我收集了兩隻羊的羊毛，準備替小孩織襪子。替他們洗衣和洗浴是我的事；我現在擠牛奶都覺得很困難了，我的指頭不大聽話了。」她的聲音裏有一種哭泣的音調。「我生了一個怎樣悖逆的孩子呀？執拗着，噘着鼻子！你不能說話嗎？你真魔鬼！」

安德烈拿起他的帽子，一聲不響的走出了小屋。但是老太婆總不會平息？她和鄰人們談話，耳語，商量……

「埃美多基亞死了以後，我不想再娶什麼人進屋。」安德烈頑固的堅持着。於是，他的母親的憤怒移到了她的死去了的媳婦身上。

「那條蛇纏繞了他，」她告訴她在那通利收場去的路上或傍晚在院子外面閑坐時碰到的老女人們，

「她自己吊死了，現在她又把他的生命吸去了。他不要另外討女人。那對於我是容易的事嗎？噢，親愛的！我看見別的女人的孫子的時候，我忍不住我的眼淚，而且覺得可羞。想着：『別的老太婆都有快樂和安慰，祇有我好像蹲在洞裏的土撥鼠一樣的孤獨。』」

就在那一年，安德烈和在羅華卡斯附近被殺的密哈伊爾·波耶可夫伍長的寡婦，瑪利娜相好了。那年秋天，她已經過了四十歲，但是她的豐滿的，強壯的身體和微黑的容貌上，依舊存留着一種漠然的草原的華麗。

十月，安德烈花了一天的工夫替她的小屋用燈蕊草修葺屋頂。到晚上，她請他走進她的小屋，敏捷的擺好餐桌，把一盆湯放在他的前面，拿了一條清潔的，繡花的手巾蓋在他的膝頭上，於是自己坐在他的對面，她的有着高高的顴骨的臉龐托在他的手掌裏。安德烈偷偷的斜眼看了看她那束着光澤的黑色髮結的驕傲的頭。她的頭髮很濃密，而且好像馬的鬃毛一樣的粗硬，却帶着小孩子一樣的騷亂和柔美，彎曲的圍繞着她的小小的耳朵。她細着她一雙長長的，微斜的黑眼睛，看着安德烈。

「你要添點嗎？」她問他。

「隨你的意吧。」安德烈同意，用他的手掌抹了他的金色的鬍鬚。他正要重新開始喝湯的時候，瑪利娜坐在他的對面，用一種獸性的慎重而又期待的注視，凝望着他，但是安德烈偶然的看到了她一條小小的青筋在她的豐滿的頸上猛烈的跳動，不知爲某種緣故，他吃驚了。於是放下了他的湯匙。

「你怎麼的？」她驚訝的揚起她那兩道黑黑的羽翼樣的眉毛。

「我餓了。謝謝你。我明天早晨很早就來，來蓋完這屋頂。」

瑪利娜繞過餐桌。在一個微笑裏，她慢慢的露出了她的整齊的牙齒，把她那巨大的，柔軟的胸懷緊緊的貼着他，小聲的問道：

「但是也許你願意和我過夜吧？」

「我可以，」吃驚的安德烈，不能夠找出別的話來說。得到他的這個拙劣的回答，瑪利娜深深鞠了一躬。

「這樣，我要謝謝你了，恩人！你對於一個可憐的寡婦，表露着這樣的關心……而我，是有罪的，很怕你會不答應。」她敏捷的吹熄了燈心點成了一個小槽的蠟燭，在黑暗裏，理好了牀，門好外面的門。她的聲音裏帶着一種輕蔑和差不多很難令人覺到的懊惱說：

「你身體裏沒有一滴哥薩克的血，你是坦波夫（在中部俄羅斯——譯註）的補鍋匠製造出來的。」

「你說這話是什麼意思？」安德烈生氣了，甚至於停止了脫他的長靴。

「這是真的；你和其他的人一樣。看你的眼睛，你是夠有氣概的，但是要你去要求女人一點什麼東西，你却太膽怯了，虧你還在打仗的時候，得了十字勳章！」當她解開髮髻，把髮針腳在牙齒中間的時候，她說話更不清楚了。「你記得我的密茜卡嗎？他比我要矮點。你和我一樣高；但是他矮一點點。唔，我愛他，是爲了他的膽大。在酒店裏，就是他的鼻子被打得滿是鮮血，他也不肯對那最有力的人屈服；他是再也不肯認輸的，也許，那就是死的

道理吧。他知道我爲什麼愛他。」她的聲音帶着驕傲的收束說。

安德烈想了瑪利娜的丈夫的同伴，同時也是他的死的目擊者的村裏的哥薩克所說他的故事。他出去偵察的時候，他指揮他的部隊進攻一個人數有他的部隊兩倍多的紅軍哨隊。哨隊用劉易士槍擊敗了他們，在追趕的當中，四個哥薩克被打下了馬鞍，而且把密哈伊爾·波耶可夫從其他伙伴圍閉，而且打算追捕他，他彈無虛發的射殺了三個追他的紅軍兵士，他使他的馬騰空的跳躍着去躲避槍彈，（他是他的聯隊裏最巧藝的騎者）。他本來可以逃掉的，但是馬的一隻蹄子踏進了一個洞裏，倒下來的时候，壓斷了牠的主人的腿，這就是那位德勇的伍長的末路。

想起了這個故事的時候，安德烈微笑了。

瑪利娜呼吸艱難的躺着。她的肉體緊緊的貼着安德烈。約莫半個鐘頭以後，她又繼續着他們中止了的談話，小聲的說：

「我愛密西卡，是爲了他的勇敢……，但是我愛你……，簡直沒有理由。」她把她那小小的發燒的耳朵緊緊貼在安德烈的胸上。黑暗裏在他看來，她的眼睛好像是一匹難於駕馭的野馬的眼睛一樣的火熱和難制。快要天亮的时候，她問道：

「你明天要來蓋完這屋頂嗎？」

「是呀，當然要來的！」安德烈驚訝的回答。

「不要費神了吧。」

「爲什麼不？」

「你真是一個好蓋屋匠。西奚卡老爹，比你會蓋得多；」她大笑着。「我是故意叫你來的。用別樣的方法，我怎麼可以叫你來呢？你實在是白費了我的錢，你蓋的屋都要重新蓋過。」

兩天以後，老西奚卡重新修葺那屋頂，他一面蓋，一面不絕的埋怨安德烈的糟糕的工作。

但是那次以後，安德烈每天晚上都去訪問瑪利娜，他覺得這個比自己大十歲的女人的愛是很甜蜜的：正像一個經了初霜的冬天的林間蘋果一樣的甜蜜。

他們的關係很快就披村裏發見了，被人們用各種各樣的方式接受着。安德烈的母親哭泣着，向她的鄰人們訴說：「這是一手險的事；他竟和一個老太婆要好起來。」但是過了一些時候，她漸漸的安於這局面，不做聲了。和安德烈常常鬧着玩的一個隣舍的沒有出嫁的女兒，尼娜，很久的時候避見他的面。但是有一天，砍柴的時候，他在一條田野間的小路上碰到了她，她臉色蒼白了。

「唔，一個老太婆駕御了你嗎？」她問他。她的顫動的嘴唇上浮着微笑，而且沒有打算掩飾她那睫毛下面閃爍着的眼淚。

「我現在連透一口氣的時間也沒有！」他竭力想說說笑話。

「你不能找一個年輕一點的嗎？」當她走過身去的時候，她這樣問。

「但是看看我自己怎樣了？」他說着，脫下他的帽子，用他那戴手套的手，指着他的斑白的頭髮。

「可是我，我這傻瓜，愛什麼呀，你這老獵狗！唔，那末，少陪了。」她嫌惡的，高高的昂起她的頭，走了。瑪加爾，拉古爾洛夫簡單告訴他說：「我不贊成你的這事，安德烈。她會使你變成一個伍長和一個小財主。可是，你不要生氣；你知道，我是在開玩笑；你可以懂得，你不嗎？」

「正式和她結了婚吧」，他的母親有一次帶着極大的寬容說，「讓她來做我的媳婦。」

「那不行，」安德烈推諉的回答她。

瑪利娜好像年輕了二十歲。在晚上，她的微斜的眼睛，壓抑的閃耀着光輝，在晚上她會着安德烈，用男性的氣力擁抱着他；而且一直到天明，鮮艷的櫻桃一樣的紅暈，從不離開她那額骨很高的微黑的臉頰，她的少女時代，好像回來了。她用彩色的絲綢替安德烈鋪了煙袋。熱心的注意他的每個動作，諂媚他。於是，嫉妒和怕失掉了他的恐怖，帶着可怕的力量，她的心裏覺醒了。她開始出席會議，但她不過是去看他是不是和年輕的女人調戲，或者不是在看任何女人。最初他被這種料想不到的監視壓迫着，他罵她，有幾次甚至於打她；但是後來，他也慣了，而且，這樣的事，是諂媚了他的男性的自尊心。爲了取悅他，她把死去了的丈夫的一切衣服都給了他。而以前是一個衣衫襤褸的傢伙的安德烈，接受了這個水壘，一點也不覺得害羞，他穿着伍長的布褲，露着那衣袖和領子顯然是太短，太緊了的襯衫，在村裏大概大樣的走着。

他幫助瑪利娜種田，而且打了一天獵以後，常常給帶回一隻野兔或一對鸚鵡。但是瑪利娜從來不濫用牠對他的威力，而且並不奪去他的母親的一份，雖然她對於她是暗暗的懷了敵意的。

談到種田，她自己很可以管理農場，而且可以毫不吃力的不用男性的幫助。安德烈有時看着她用一把草叉舉起百來磅重的一捆用淡紅色的籐蔓束成的小麥，或者，坐在一架刈禾機上，從那軋拉的響着的機翼下拋出一行一行的滿結着的大麥，他感到暗暗的滿意。她有一種男性的敏捷和力量。她甚至於用男性的方式駕馬，用她的腳踏着馬軛的邊緣，而且，祇一拉，就硬把皮帶拉緊。

一年年的過去，安德烈對於瑪利娜的感情變得根深蒂固而且不變了。有時他想起他的前妻，但是回憶不再。以前那種刀割的痛苦了。有一次，當他偶然碰到亡命法國的安尼基·德夫耶特金的大兒子的時候，安德烈臉色變得蒼白了，這兒子的相貌和他的父親的相像。但是後來他的憤怒，在工作中，在掙取包的鬪爭中，在他的日常的煩惱中銷解了；而那種忍隱的，無止息的痛苦，好像他有時在前額的傷疤上（這是一位匈牙利軍官的指揮刀給他留下的紀念）所感到的痛苦一樣，完全被他擺脫了。

貧農會議以後，安德烈一直來到了瑪利娜那裏。等待他的時候，她在紡羊毛。紡車又低又小的，熱度很高的房間裏發出使人要睡的陰喻的聲音。拉茲米推洛夫進來的時候，一隻玩皮的，鬚毛的小羊用牠的小蹄子很響的在泥地上蹴踢着，心想跳到牀上去。

安德烈不耐煩的皺着眉說：

「不要紡了吧！」

瑪利娜從踏板上移開了她那穿着尖頭高跟鞋的脚，放肆的伸了個懶腰，弓起她那條馬的臀部一樣寬的背脊。

「會議上有什麼事？」她問。

「我們明天要開始闢逐富農了。」

「真的麼？」

「所有到會的貧農都加入了集體農場。」

安魯烈沒有脫掉他的短衣，躺在牀上，把那像一小束溫暖的羊毛一樣的小山羊捉到手裏。

「你明天把你的志願書拿去！」他加着說。

「什麼志願書？」瑪利娜驚奇的問。

「加入集體農場的志願書。」

她猛烈的把枋車從她的身邊推到火爐邊，咆哮起來了：

「你瘋了嗎？那對我有什麼好處？」

「讓我們不要爭論這件事吧，瑪利娜。你一定得加入農場。要不然，他們會說我要別人加入，却把我的瑪利娜

徐開。我的良心會責罵我。」

「我不加入。隨便你說什麼，我都不加入。」她從牀邊走過，她的汗熱的身體的氣味包圍着他。

「唔，這樣，我們要分手了。」

「威脅！」

「我不是威脅你，但是我只能這樣做。」

「唔，那末聽你便吧！我把我一隻母牛給他們，我能得到什麼？而以後你會來問我要吃的啦。」

「牛奶是要公有的。」

說不定一人也要公有吧？這就是你想來威脅我的道理嗎？」

「我可以給你一頓痛打，但是我不高興這樣。」安德烈說。他把小羊拋在地上，伸手取了他的帽子，把他的羊毛圍巾纏在他的頸子上，好像這是一個絞刑吏的繩套一般。

「每一個鬼東西都需服說服，拜請！就是瑪利娜也準備抵抗！明天的大會會發生什麼事情呢？如果我們迫得他們太緊了，他們會攻擊我們哩，」他憤怒的思索着，跨過果園，走向他自己的小屋去。

他很久睡不着，只是翻來覆去，聽着他的母親兩次起來去看麵團。一隻十分騷擾的雄雞在雞籠裏叫。安德烈不安的想着明天，想着現在已經在完全改造的前夜的整個村莊的農業。他擔心達維多夫，他想他是一個冷淡無情的傢伙，會由於某種不謹慎的步驟嚇得中澤離開集體農場。但是隨後他想起了他那矮胖的，結實的身體，他的緊張的，線條擠成一塊的，兩頰下邊有着粗的皺紋的面孔，幽默的聰明的眼睛；他想起了羅比西金在會議上發言的時候，達維多夫是怎樣在拉古爾洛夫的背後偏過來，把他那缺了牙齒的口裏發出來的清冽的，苦酒的氣味嚐到他的臉上，說着：「那個赤色游擊隊是一個粗暴的人物，但是你們忽視了他，你們沒有管束他，事實如此！我們應當鍛鍊他！」想起這個，他才快活了一些，決定道：「不，他不會使我們陷入難境的，瑪加爾是需要駕駛的人。興奮起來的時候

他很容易做出糟糕的事來。他鬆了他的韃靼，就制止不住車子了……制止不住什麼？車子……什麼車子？瑪加爾……羅推克……明天……」睡眠不知不覺的壓住了他，奪去了他的意識。他睡着了，微笑慢慢的從他臉上消逝了，像一滴露珠從葉脈上落下了一樣。

第 六 章

當第二天早晨九點鐘光景達維多夫來到村維蘇維埃的時候，他看見已經有十四個格內米雅其的貧農集合在那裏了。「我們等了你們很久，從太陽一出就等起。」羅比西金微笑着，一面把達維多夫的手緊握在他自己的健康的手裏。

「我們很急呢，」老西奚卡說明着。

西奚卡是那位穿着女人的白羊皮衣的老人，他在達維多夫初到的晚上在蘇維埃的院子裏曾經和他開過玩笑的。從那時起，他認為自己是達維多夫的好朋友，於是，和旁人不同，他用了一種友誼的親暱的口調和他說話。就是剛才在達維多夫來到蘇維埃以前，他在說：「我和達維多夫議決了，因此，就得這麼辦。兩天以前，他和我長長的談了一次話。不錯，我們有時也開開玩笑，但是我們認真的談過一次，而且主要的是討論我們怎樣組織集體農場的

事。他少許有點愛開玩笑，像我自己一樣。」

達維多夫由白羊皮衣認出了西奚卡，而且，不知不覺的用下面的話殷重的觸怒了：

「是你，老伯伯！現在你知道了！兩天以前你聽到我是來做什麼的時候，你很煩惱，而現在你已經是一位集體農場的農民了！了不得哩！」

「那時候我有時間留在那裏，所以我走開了。」西奚卡慢慢的離開達維多夫身旁的時候，這樣含糊的說了。他們決定分做兩組，去把富農逐出他們的農場。第一組到村莊的上頭去，第二組到村莊的下頭。但是當達維多夫提議拉古爾洛夫做第一組的指揮者的時候，瑪加爾斷然的拒絕了。他被那隨着起來的交換着的眼色困擾了。於是把達維多夫叫到一邊。

「你爲什麼辭掉你的職務？」達維多夫冷淡的問他。

「我寧可同第二組到村莊的下邊去。」瑪加爾回答。

「這有什麼分別？」

瑪加爾咬着他的嘴唇，在回轉身去的時候說道：

我本不想說；但是你總會知道的！我的老婆和富農弗羅爾·且瑪斯可夫的兒子鐵摩非有關係。我不要到那裏去，如果我去的話，將來一定會有許多的話講。我同第二組去。讓拉茲米推洛夫同第一組去。」

「噢，兄弟，怕別人講話！但是我不勉強。和我一道到第二組去吧。」達維多夫回答。

突然他想起了那天早晨拉古爾洛夫的老婆拿早飯他吃的時候，他看見她的眉毛上面有一個舊的黃黃色的傷痕。整齊眉頭，好像有一小束乾草夾在他的領子裏一樣的扭動他的頸項，他問道：

「她那個傷痕是你給她的麼？你打了她麼？」

「不，我沒有。」

「那末，誰打了她？」

「他打了她。」

「是的，但是『他』是誰呢？」

「還不是鐵摩菲，弗羅爾的兒子。」

在困惑中，達維多夫沉默了一些時候，隨後他憤怒的回答：

「哦，唔，見鬼？我不懂。走吧。這個我們以後再說吧。」

拉古爾洛夫，達維多夫，羅比西金，西奚卡老爹和另外三個哥薩克一道離開了村蘇維埃。

「我們從那裏開始？」達維多夫問，沒有看拉茲米推洛夫。在他們的談話以後，兩個人都感到有些尷尬。

「從鐵推克開始罷。」瑪加爾回答。

他們默不做聲的沿著街道走去。女人們從窗口好奇的望著他們。幾個孩子開始跟在他們背後。但是羅比西金從柔砂編造的籬笆上堆出了一根枯條，靈敏的孩子們就落在後面去了。當他們走近鐵推克的房子的時候，拉古爾洛夫並不特別對任何人的說道：

「這所房子可以做塞德曼場的事務所。很大。披屋可以做農場的馬廄。」

房子的確很大。鐵推克是在一九二二年飢饉的年頭，在鄰近的丟下耶斯科村用一頭牛乳已經乾竭的母牛和三普特麥粉換得來的。這房子以前的主人全家都死了，因此沒有剩下一個人到後來去控告鐵推克的刻薄的交易。他把這房子移到了格內米雅其，做了一個新屋頂，添造了一些木板披屋和一間馬廄，於是永遠安家來了。從那塗着諸色的簷板上，一個設計精巧的舊式斯拉夫文的銘刻俯視着街道：

「T·K·波羅丁。基督紀元一九二三年。」

達維多好奇的四面看了看這房子。拉古爾洛夫最先走進耳門。聽到門門的聲音，一條繫着鎖鏈的，毛色像狼樣的，碩大的狗從穀倉下面衝了出來。牠一聲不響的奔向他們，用後腳站着，露出牠那軟毛的白色的肚皮，於是，被牠的頸環勒得氣息塞塞了，開始低吠起來。牠跳到前面，幾度翻轉身子，想掙斷牠的鎖鏈。但是鐵太牢了，因此牠向馬廄衝去，使鎖鏈碰着那直伸到馬廄門邊的一根鐵絲，叮噹的發響。

「讓那東西緊牢你，使你跑不開。」老西奚卡禰々的說，膽怯的斜着眼睛注意那畜生，緊緊的靠牆圍牆走，以防意外。

他們一塊兒走進了廚房。鐵推克的老婆，一個瘦長的女人，正在讓一條小牛在水盆裏喝水。她用一種含怒的懷疑的眼光，審察這些意外的來客。回答他們的問候，她含糊的講着有點像這樣的話：「你們到底是來幹嗎的？」

「鐵推克在家嗎？」拉古爾洛夫問。

「不在家。」

「那末，他在那裏？」

「我不知道。」她惡聲的回答。

「你知道我們是來做什麼的！我們……」老西奚卡謎樣的開始說，但是拉古爾洛夫這樣兇狠的對他滾動着眼睛，使老頭子擦癢的吞了口水，咳了一聲，坐在長椅上，用一種自尊自大的姿勢撇開他，那件沒有硝過的白色羊皮衣。

「馬在馬廄裏嗎？」拉古爾洛夫問，好像他並沒有注意到那不客氣的接待一樣。

「是的。」

「公牛呢？」

「沒有在，你還幹什麼？」

「我們不能夠和你……」西奚卡又閉口說話了。但是這一次羅比西金走到門邊，抓住他的羊皮衣的邊緣，他猛烈的把他拖到門廊上，因此，老婆沒有能夠說完那句話。

「那末公牛在那裏呢？」拉古爾洛夫繼續的問。

「鐵推克趕牠們上什麼地方去了呢？」

「上什麼地方去了呢？」

「我剛對你說過我不知道。」

拉古爾洛夫對達羅多夫使了個眼色，走了出去。從西奚卡身邊走過的時候，他把他的拳頭舉得齊着這老人的齒

子勸告他：

「沒有要你說話的時候，你可別開口！」轉向達維多夫，他說：「事情不好！我們得找出他把公牛帶到什麼地方去了。我怕他把牠們賣掉。」

「那末我們就不要牛……」

「什麼？」拉古爾洛夫驚訝的叫道：「他的牛是村裏最好的牛。你攀不到牠們的角尖，牠們有這麼高大。我們不能讓牠們走了！我們要去尋找鐵推克和牛。」

他和羅比西金小聲的商量了一下，於是他們走到關家畜的院子去，經過波屋，直向打穀場走去。大約五分鐘以後，羅比西金，拿着一根木棒，把那條狗趕到了穀倉下面。於是拉古爾洛夫從馬廄裏牽出一匹高大的灰色馬，給牠套上轡頭，抓住牠的鬃毛，跳上牠的光背。

「你幹什麼，瑪加爾，不得到人家的許可就用人家的東西？」女主人跑到門口，兩臂撐着腰，大聲的叫。「我的丈夫回來的時候，我要告訴他！他會和你算賬的！」

「不要叫！要是他在這裏，我倒要和他算賬。達維多夫同志，到這裏來，可以嗎？」

被拉古爾洛夫的舉動弄得完全困惑了，達維多夫走到了他的旁邊。

「從打穀場到大路有許多新的牛脚印，」拉古爾洛夫指點着。「顯然是鐵推克聽到了我們要來的風聲，他把牛趕出去賣了。所有的轡子都在披屋下面。那女人說謊！你們去處置哥爹多夫吧，我與騎馬到去下耶斯科去。他除了

那裏再不能把牠們趕到別的地方去。折一根樹枝給我打馬吧。」

拉古爾洛夫橫過打穀場，一直朝大路跑去。一陣白色的灰塵在他後面揚起，隨即在耀目的光輝和透明的銀色裏慢慢的霧到了籬笆和小樹上。牛 footprint 和牠們旁邊的馬的蹄痕一直延長到大路，於是消失了。拉古爾洛夫朝渣丟下耶斯科大約馳跑了兩百碼。他走着的時候，看見淺淺的積雪之上有這同樣的 footprint 和牛糞的微點。於是相信自己沒有走錯方向，繼續的向前跑去。他這樣剛剛跑了一俄里半， footprint 突然在雪堆裏消失了。他敏捷的掉轉馬頭跑去，注意的察着馬蹄是不是被雪掩沒了。但是雪堆是原封不動的，而且是處女一樣的潔白。在雪底他可以看見喜鵲的十字架 footprint。他咒罵着，緩步的馳轉去，向四面瞭望。他很快的又尋到了 footprint，而且發見牛是恰在一片牧場那裏離開大路的，因為馬跑得很快，他忽略了這個轉彎處。他立刻看出了鐵推克是橫過小山，向華意斯科華意村走去的。「樣子好像是到一個朋友家去，」當他勒着馬追蹤着 footprint 的時候，他想。在小山的那邊，靠近一個深谷，他看見雪上有牛糞，於是停住了馬。糞是新的，祇有一層新凝結的薄薄的冰片蒙在上面。拉古爾洛夫觸了觸他的羊皮短衣的口袋裏的手槍的冰冷的柄。他緩步的走進了深谷。他再走了半俄里，這才看見就在近邊，在禿了的橡林那面，有一個騎者和兩條牛。騎者在牛身上撞着牛鬮，而且低低的伏在馬鞍上。煙草的青煙，浮過他的肩頭，流向拉古爾洛夫，消散了。

「回轉來！」追的人叫。

鐵推克勒住了他的嘶着的母馬，回頭望着，吐出了他的香煙，慢吞吞的走到牛的前面，平靜的說：

「什麼事情？呃，停住！」

拉古爾洛夫的馳上前來。鐵推克用一個長長的凝視迎着他。

「你到什麼地方去？」瑪姆爾質問他。

「我想去賣掉這牛，瑪加爾。我不想隱瞞事實。」鐵推克用他的手擡着鼻涕，慎重的用他的手套揩拭他的蒙古人樣的下垂着的紅色鬍鬚。兩個人都沒有下馬，面對面站着，他們的馬粗魯的互相噴着氣。拉古爾洛夫的被風吹壞了的臉顯得奮激而又憤怒了。鐵推克外表是沈着平靜的。

「把牛牽回來趕回家去！」拉古爾洛夫退到一邊，命令道。

鐵推克躊躇了一會，他坐在馬上用手指弄着繮繩，他的頭昏昏必睡的垂下，他的眼睛半閉着，穿着毛製的上衣，頭巾蒙在他的有着耳罩的破帽上，他好像是一隻沈睡的鷹。「要是他的上衣下面藏着什麼東西的話，他馬上就會解開衣上的鈎子的。」拉古爾洛夫想着，眼睛沒有離開站着不動的鐵推克。但是好像他睡醒了一樣，鐵推克揮着牛頭。牛回到了有着自己的足跡的路。

「你們要沒收一切嗎？你們要把我當富農看待，消滅我嗎？」鐵推克經過了長長的沉默之後這樣的問，從那垂到他的前額的頭巾下面，他的淺藍色的眼白對拉古爾洛夫閃耀着。

「你得意夠了！我要把你像被捕的蛇一樣趕回去！」拉古爾洛夫叫着，再也忍耐不住了。

鐵推克毛髮豎立起來。在他們走到小山以前，他一直沉默着。終於他問：

「你們打算把我怎樣？」

「我們要把你送出區去，你上衣裏面突出來的是什麼東西？」

「槍。」鐵推克斜眼望着拉古爾洛夫，敞開了他的上衣。一枝槍身鋸短了的來福槍的粗粗削平的柄，看上去像一塊白色的大腸骨一樣。

「拿過來！」瑪加爾伸出他的手。但是鐵推克鎮靜的把他的手推開。

「我不給！」他說，微笑的，從他的垂着的鬍鬚下面露出他的煙薰壞了的黑色牙齒。他用那雪貂一樣銳利的，但很快樂的眼睛注視着拉古爾洛夫。「我不給！你要沒收我的財產，連我最後的來福槍也要拿去麼？一個富農總有一枝槍，他們在報上這樣說的。他一定有一枝槍。也許我要用牠來賺每天的麵包。你不這樣想麼？農村通訊員會發見我……」他大笑着，搖搖他的頭，沒有把他的兩手從鞍頭上移開，而拉古爾洛夫也就沒有勉強他繳槍了。「我們到了村裏的時候我再收拾你！」他心裏決定了。

「我希望你問問自己，他爲什麼要帶槍？」鐵推克繼續的說：「真該死！我是從烏克蘭暴動的時候把槍帶回來，就有了槍的，你記得嗎？唔，牠擺在那裏，鏽了。我把牠磨擦乾淨，上了油，想着對付一隻野獸或是一個壞人，牠也許有用。而昨天，我知道你們打算收拾富農。不過我沒有聽到你們今天就着手，要不然我昨晚就趕着牛走了……」

「誰告訴你的？」

「我知道你要問的！遍地都是謠言。是的，在晚上我和我的老婆商量過，決定把牛寄到一個穩當的人手裏。我帶了槍走，原是想把牠埋在草原裏，這樣，就不會讓你們在院子裏找到了；後來我覺得可惜，後來你來了！而我的指頭是怎樣的癢呵！」他活潑的談着，他的眼睛幽默的閃動，他一面使他的母馬的胸鬃着拉古爾洛夫的馬。

「你以後可以開玩笑，鐵推克！但是現在你最好認真點。」

「哈！現在正是我開玩笑的時候。我替自己掙到了一種合適的生活，我保衛了正直的政府，而現在牠要扼住我的喉管！」鐵推克的聲音突然停頓了。從那時起，他沒有再說什麼話，祇是故意抑制他的馬，竭力想讓瑪加爾走在他的前面至少有半馬身遠。但是瑪加爾也懷着戒心的躊躇不進。牛走到他們很遠的前面去了。

「快點走，快點走！」拉古爾洛夫說，緊張的望着鐵推克，握着他口袋裏面的手槍。對於鐵推克他太熟悉，他比什麼人都更熟悉他。「不要落在後面！要是你在想開槍的話，你是不會有機會的。」

「你太膽小了。」鐵推克微笑着，於是，用牛繩纏着他的馬，他跑到了前面。

第 七 章

安德烈·拉茲米推洛夫和他那一組走到弗羅爾·且瑪斯可夫的小屋的時候，他們一家人正在吃午飯。桌邊坐着：弗羅爾自己，一個有一小束禿形鬚鬚和一個破裂的左鼻孔（做小孩子的時候，他從蘋果樹上跌了下來，跌破了他的面相，這使得他得到了「破裂」這樣個渾名）的，短小的，生病的老人，他的老婆，一個肥胖的莊嚴的老婦

人，他的兒子鐵羅菲，一個約莫二十二歲的少年，和他的女兒，一個可以出嫁了的少女。

像他母親一樣莊嚴而又俊俏的鐵羅菲，從桌邊站了起來。用一塊布揩了揩他那年青的，柔軟的鬍鬚下面的脣，他的紅唇，他瞪着他的傲慢的，突出的眼睛，於是，用着村裏最優秀的手風琴奏者和討女孩子歡喜的人的那種靈活的姿勢，招着手。

「進來請坐，我的親愛的政府官員！」他邀請着他們。

「我們沒有工夫坐！」安德烈·拉茲米推洛夫回答，從他的文件包裏掏出一張紙來。「貧農會議決將你逐出你的屋子，弗羅爾·且瑪斯可夫，而且沒收你的一切財產和家畜，因此吃完你們的飯，就遷出屋子罷。我們要馬上編一個財產目錄。」

「這是爲的什麼？」弗羅爾闖下他的湯匙，站了起來。

「我們要把你當做一個富農階級消滅。」頓姆卡·烏莎可夫對他說明。

弗羅爾，他的結實的皮底靴靴略略的響，走進居室，拿出一張文書來。

「這是證明書；你自己在這上面簽了字的，拉茲米推洛夫。」

「什麼證明書？」

「我繳納了我的穀物稅的證明書。」

「穀物稅和這個沒有關係。」

「那末我要被逐出屋，我的財產要沒收是爲了什麼呢？」

「這是貧農決定的，我早告訴了你。」

「沒有允許這樣做的法律！」鐵鑿非銳聲叫出來。「你們合夥搶劫。父親，我立刻騎馬上區委會去。馬鞍在那裏？」

「如果你要到區委會去，你得走路。我不能讓你帶了一匹馬去。」安德烈坐在桌子邊緣上，拿出一枝鉛筆和紙頭來。弗羅爾的破裂的鼻子完全變青了，他的頭開始抖顫。他突然頹倒在他站着的地板上，好容易轉動了他那腫了的，黑尖的舌頭喃喃的說：

「畜生！畜生！搶劫！殺人！」

「父親，爲了基督的緣故，起來！」女兒大哭，她兩手伸到她父親的腋下，竭力想扶起他來。

弗羅爾復原了，站了起來，躺在一張長椅上，漠然的聽着頓姆卡·烏莎洛夫和高高的，羞怯的密海爾·亨格爾頓洛克向拉茲米推洛夫念着。

「一張有白色圓球的鐵，一個羽毛臥褥，三個枕頭，和兩張木牀……」

「一個裝滿了陶器的食廚。要我把陶器一一搬出來嗎？這些倒露的東西！」

「十二把椅子，一把有靠背的長長的靠手椅。一架三重手風琴。」

「我不准你拿去我的手風琴，」鐵鑿非叫着，從頓姆卡手裏把牠奪了過去。「放手，斜眼睛，要不然我打歪你

的鼻子。」

「我要打得你連你的母親都不能夠把你洗清楚。」頓姆卡嚴厲的回答。「老太婆，把大櫃的鑰匙拿來！」

「不要拿鑰匙給他們，媽媽。讓他們打破那些大櫃吧，要是他們有着這種權利的話。」

「我們有權利打破牠們嗎？」沉默的代米德突然這樣問了。他是大家都知道祇有在萬不得已的時候才說話的；其餘的時間，他沉默的工作，在休暇日沉默的和聚在一起散步的旁哥羅克們一道吸煙，在會上沉默的坐着，而且慣於很少的回答問題，浮着一種自覺有罪的，哀愁的微笑。在代米德看來，這整個的廣闊的世界裏充滿了不必要的騒音。騒音充溢着人生，到晚上也不停息，妨礙他領體那寂靜，把那秋天裏浸透着草原和森林的那種莊嚴的寂靜攪亂了。代米德不喜歡人類的喧嘩。他遠遠的住在林落的盡頭，辛勤的工作，他是全區的最強壯的人。但是不知道是什麼道理，命運使他的生活滿是不幸的傷痕，把他當做獅子一樣的欺侮。他在弗羅爾·且瑪斯可夫那裏做了五年長工，後來他結了婚，開始自耕自種了。他的農莊還沒有建築完成，就被火燒光了。一年之內，第二次火災燒得他僅僅剩了一架在院子裏冒煙的犁。而且那以後不久，他的老婆脫離了他，聲明道：「我和你同居了兩年，我沒有聽見你說過兩句話。以後你一個人住吧！我覺得到森林裏和一頭狼同居還要快活點。和你同居是夠使一個女人發瘋的。我已經開始自言自語了……」

但是這女人已經和代米德相處慣了。不錯，在最初的幾個月，她哭泣着，向他嘮叨：「代米德，我的最親愛的！至少和我講講話吧！就祇講一句話！」代米德浮着他的靜靜的，小孩子樣的微笑，極着他的有毛的胸口。但是

當他再不能夠忍受他的老婆的嘮叨的時候，他用那從胸底發出來的聲音說道：「你真是一隻喜鵲！」於是走了。不知爲什麼，代米德總被人看做一個傲慢而又狡猾的人，一個「胸有成竹」的人。那也許是因爲他整個生活中都規避了喧嘩的人們的緣故。

所以，當安德烈聽到上面代米德的遠雷樣的聲音的時候，他仰起頭來。

「權利嗎？」他反問着，望着代米德，好像他第一次看見他一樣。「當然我們是有權利的！」

代米德跨着大步，他的潮濕的，破爛不堪的靴子在他板上留着印跡，走進了居室。他微笑着，把蹣跚非像小個一樣很容易的從門口推開，於是走過食櫥，他的沉重的步子使得牆裏的碗碟格格的金，他走到了大櫥的前面，他蹲下來，用他的手扭着那重大的吊鎖。立刻卸壞斷了的吊鎖擱上了櫃頂，阿加西卡帶着掩飾不了的驚訝望着代米德，嘆賞的叫道：

「我真願意把我的力氣和你的交換！」

安德烈不能夠把一切物品通通卸下來。從居室和客廳，亞姆卡·烏莎洛夫，阿加西卡，和安德烈這一組裏面的唯一的女人華西利沙諾，監管一個壓倒一個的叫道：

「一件毛皮女大衣。」

「一件羊皮衣。」

「三雙新靴和木屐。」

「四疋布。」

「安德烈！拉茲米挪洛夫！一輛車子你再也裝不了所有這些東西，老朋友。還有洋酒，」

他的東西……」。

「他的其

當安德烈走進居室的時候，他聽到了從門口傳來的一個女孩子的哀泣，主婦的聲音，和意格爾頓洛克勸誘的聲音。他打開門。

「這裏有什麼事？」他問。

臉哭腫了的，扁鼻子女兒正倚在前門上，好像一隻小牛一樣的在叫著。她的母親在她周圍跑動，咕嚕，而意格爾頓洛克，他的面孔緋紅，浮着困惑的微笑，正拖着女孩子的衣襟的邊緣。

「什麼……？該死的傢伙！」安德烈沒有看清楚什麼一回事，被憤怒窒息了，於是把意格爾頓洛克猛力一推。意格爾頓洛克，他那套在他的破爛的靴襪裏的長長的腿子。舉在空中，仰天的倒在地上。「好政治！」安德烈咆哮起來。「我們在攻擊敵人，而你却在角落裏和姑娘們調情麼？但是你得上法庭去……」

「喂，停一停，等一下！」意格爾頓洛克驚駭的跳了起來。「好像她能夠打動我的心一樣！和她調情！看看她吧：她正在披上第九層衣服。我想去阻止她，而你却那麼的發起脾氣來了！」

安德烈到這時才注意到女孩子乘着一般的混亂，從居室裏拖出了一包衣服，已經把許多毛織的衣裳包在她的身上。她在角落裏縮成一團，顯得異樣的難看和短，過多的衣服妨礙着她的動作，她在整理椅子的邊緣。安德烈看着

她那紅得像兔子的眼睛一樣潮濕的眼睛，感到可憐和謙遜。他砰的一聲把門關上，對意格蘭頓洛克說道：

「你不可以脫她的衣。她穿上了的衣服，她可以保存，但是把她的那個衣包拿掉。」

屋子裏的物品的目錄終於編好了。

「穀物倉的鑰匙。」安德烈要求道。

弗羅爾，臉色像燒焦了的木頭一樣黑，搖着他的手。「我是沒有鑰匙。」他說。

「去打破倉門。」安德烈吩咐代米德，代米德回穀倉走去，在途中，他從一輛馬車身上抽到了一根車軸。五磅重的吊鎖好容易用一把斧頭打毀了。

「不要把門柱打壞了！現在這是我們的倉了，所以要當心。輕點，輕點！」頓姆卡勸告流着汗的代米德。

他們開始量穀物。「說不定我們還是馬上把牠篩一篩的好？穀物箱上有一把篩子。」陶醉在快樂裏的意格蘭頓洛克提議。其他的人都笑他，而當他們把沉重的小麥傾進計量器裏去的時候，笑談繼續着。

「這裏我們還可以拿兩百普特交給村裏的貯藏倉庫。」頓姆卡·烏莎可夫當他把腳一直齊膝蓋的埋進穀物裏面的時候，這樣的說。他用篩子把小麥拋到穀箱口，用手撈起一點，又讓牠在手指縫裏漏下來。

「稱起來一定很重的。」他補足的說。

「是純金一樣的小麥，不過因為擺在土裏，有一點發霉。看見嗎？」

阿加西卡和一個年輕人在畜舍裏忙碌着。阿加西卡摩撫着他的小小的紅色的鬍鬚，指着

有消化的

玉蜀黍顆粒的牛糞。

「怪不得牠們很會做工！」他議論道。「牠們吃的是純粹的穀物，在我們共耕社裏就是乾草也不多。」

從穀物倉裏傳來有生氣的聲音，歡笑，強烈的穀物塵末的氣味，有時還有一種有趣的咒罵。安德烈回到了屋子裏。女主人和她的女兒正在把鍋子和器皿裝進一個袋子裏去。弗羅爾躺在長椅上，他的腳上只穿著襪子，他的手指交叉在他的胸口，像是死了一般。比較冷靜了一點的鐵摩非憤恨的看了他一眼，轉向窗子。

在居室裏，安德烈看見代米德正蹲在那裏。他腳上穿著弗羅爾的那變新的皮底靴。沒有知道安德烈進來，代米德從一個大的鐵羅裏取了滿滿的一湯匙蜂蜜吃了，快樂的細着他的眼睛，吮着他的嘴唇，讓黏性的黃色點滴在他的鬚鬚上流下。

第 八 章

當拉古爾洛夫和鐵推克回到村裏的時候，已經是中午了。他們不在的時候，達維多夫編好了兩個窩邊農場的財產目錄，放逐了那些農場主。於是他回到鐵推克的院子，得着羅比西金的幫助，量好了在一個放燃料的披屋裏共置的穀物。老西奚卡把殘餘的穀物傾倒到槽去喂羊，而當他看見鐵推克來了的時候，他趕快的走出了羊欄。

波羅丁敞開了衣，光着頭，大踏步的跨過院子。他正在向打穀場走去，但是拉古爾洛夫叫住他：

「快回轉來，要不然我要把你鎖在穀倉裏。」

瑪加爾激怒了，他的臉頰比平常擦曬得更加利害。他沒有覺察到鐵推克怎樣而且在什麼地方設法丟掉了他的槍。當他們走近屋子的時候，他問道：

「你交不出槍？無論怎樣我們要繳下你的來的。」

「不要說笑了吧！」鐵推克微笑着。「你一定是在做夢看見了槍吧。」

拉古爾洛夫在他的上衣下面搜不出任何武器。回轉馬去尋覓是沒有用的：在深雪或深草裏他再也找不着牠。他憤恨着自己，把這件事報告了達維多夫，達維多夫是從鐵推克到來的時候，就一直好奇的在望着他的。

達維多夫立即向鐵推克走去。「把你的槍交出來吧，公民！」他說。「這樣你要少許多麻煩。」

「我沒有什麼槍。是拉古爾洛夫造謠害我的。」鐵推克微笑着，他的雪貂一樣的眼睛閃動着。

「好的，我們要逮捕你，把你送到區裏去。」

「逮捕我？」

「是的，你。你想我們要怎樣？念着你的過去嗎？你藏掉穀物倉準備。」

「我？」鐵推克嘶聲的重覆着說，彎着腰，像要跳躍一樣。

那一瞬間，他的一切勉強的愉快，他的沉着和自制都消逝了。達維多夫的話，做了爆發那鬱積着而且在這時以前一直抑制着的激烈的憤怒的導火線。他向那在他面前朝後面退的達維多夫走去。當他向前走的時候，他的腳絆着放在院子中間的一個牛軛，於是，彎下身子，他突然從牛軛上抽出一根鐵棒。拉古爾洛夫和羅比西金向達維多夫奔

去，而老西奚卡轉身跑出院子。但是，好像運道不佳一樣，老人的腳絆着他的羊皮衣的過長的邊緣，他倒在地上，瘋狂叫道：

「救命，救命，好人！這裏在謀殺人呀！」

達維多夫抓住了鐵推克的左臂的腕，但是鐵推克用他的右手在他頭上打了一記。達維多夫蹣跚着，但還是站住了，血從傷處流到了他的眼睛裏，遮了他的眼睛。他放了鐵推克的手臂，顛蹙着，用他的手掌掩着他的眼睛。又是一記把他打得倒在雪上。就在這同時，羅比西金抱住了鐵推克的腰。鐵推克掙脫了身，向着打穀場奔去。在大門口，拉古爾洛夫追上了他，用他的手槍的柄打擊他的平整的，多髮的後腦。

鐵推克的老婆增加了這場騷擾。看着拉古爾洛夫和羅比西金在追趕她的丈夫，她跑到了穀物倉那裏，解開了狗的鐵鏈。這畜生叮噠的響着鐵頸圈，在院子裏來回的奔跑，於是，西奚卡的可怕的叫曬和展開在雪上的他的羊皮衣，吸引了牠的注意，牠奔去嚼着羊皮衣。發出衣服碎裂的響音，皮片，毛屑和塵埃從白羊皮衣上飛騰出來，西奚卡跳了起來，用他的腳猛烈的蹴狗，竭力想從籬笆上拔出一根木樁。在這畜生的猛力的拖曳下踉蹌着，他把吊在他的領子上的狗拖走了四五碼遠，後來用一種不顧死活的力氣終於拔出了一根木樁。狗叫着逃走了，但是牠的最後一扯，終於把老人的羊皮衣服撕成了兩片。

老人的兩隻眼睛突了出來；但是當他的元氣恢復了的時候，他用一種喉音咆哮道：「瑪加爾，拿枝手槍給我！趁着我熱血沸騰的時候，拿枝手槍給我！我要把他和他的女主人一道殺死。」

這時候達維多夫，他們扶進了廚房，傷口上的頭髮被截去了，黑色的血還在那裏鼓着泡沫，流了出來。羅比西金在院子裏把鐵推克的馬駕在雙手轆子上。拉古爾洛夫坐在桌邊，急急的寫道：

「國家政治警察局區全權委員查哈倫科同志：

「我把反革命和有害份子鐵推克。康斯坦丁洛濟支·波羅丁交給您處置。當我們在編製這個富農的財產目的時候，他公然襲擊那遣派到鄉村來的二萬五千人中之一的達維多夫同志，而且用一根鐵棒在他們頭上打了兩記。

「再者，我得報告你，我看見他有一枝槍，槍身鋸短了的俄國式的來禱槍，因為我在草原上，恐怕惹起流血慘禍的緣故，我沒有沒收牠，在我不注意的時候，把槍交到雪裏。找着的時候，我們會送給你，作為物證。

「全聯邦共產黨格內米雅其支部書記和紅旗勳章獲得者。

M·拉古爾洛夫」

他們把鐵推克放在轆子上。他要求喝一杯水，而且要求拉古爾洛夫到他面前去。瑪加爾從門口叫道：

「你要做什麼？」

「瑪加爾！記着！」鐵推克叫，像醉了酒一樣的搖動他的被縛了的兩手。「記着！我們再相見的！你踐踏了我，但是以後我要踐踏你。無論如何，我要殺死你。我們的友情埋葬了！」

「滾你的蛋，反革命！」拉古爾洛夫揮着他的手。

馬生氣勃勃的跑出了院子。

第九章

將近晚邊，拉茲米推洛夫解散了他一道工作的一組貧農，而且從富農格雅夫的院子裏把最後一車沒收的物品送到了切富農財產都集中在那裏的緝推克的小屋。於是他走到村蘇維埃去，早晨他約定了大會開會以前一點鐘光景在那裏，達維多夫點頭，大會是天黑以後就要開始的。

當他走上台階的時候，他看見蘇維埃的門裏有燈光，於是他把門用力掀開，走了進去。聽到開門的聲音，達維多夫從他的眼邊上擡起他那用白布裹着的頭來，微笑着。

「拉茲米推洛夫來了。」他說。「坐罷。我們在計算着富農手裏找到了多少穀物。唔，你那方面怎樣？」
「一切都很好。但是你的頭爲什麼裹着綳帶？」

正在用一張報紙做一個燈罩的拉古爾洛夫不關意的說道：

「這是鐵推克幹的。用一根牛軋上的鐵棒。我把鐵推克送到區政治警察局去了。」

「等一等，我們馬上就要把一切經過告訴你的。」達維多夫說，把算盤推過桌子。「加一百一十五。好了嗎？」
「一百零八……」

「等一等，等一等！」拉古爾洛夫很用心的用一個指頭推動算盤珠，不安的喃喃的說。

安德烈凝視着他們，嘴唇顫動着，用深沉的聲音說道：

「我不要幹了。」

「『不要幹了，』你是什麼意思？」拉古爾洛夫把算盤推到那一邊。

「我再不要幹這種逐驅富饒的事情了。唔，你在望着什麼？你要發瘋了嗎？」

「你喝醉了酒嗎？」達維多夫不安的，注意的望着安德烈的表露出忿忿的決意的面孔，這樣的問。「到底是怎麼回事？『你不要幹了，』是什麼意思？」

他的平靜的次中音使安德烈大怒了，他感動得口吃的叫道：

「我沒有受訓練！我……我沒有受訓練去和小孩子作戲！在前線是另外回事。在那裏你可以用你的刀或是隨便什麼東西去砍殺隨便什麼人……你們的你們的！我可不要幹了！」他的聲調好像拉緊了的提琴弦的音調一樣漸漸的高揚，於是又好像快要突然斷裂一樣。但是，他啞聲的吸了一口氣。出人意外的放低了他的聲調，小聲的說：

「你們認為這是對的嗎？我是什麼？劍子手嗎，或者是我的心是石頭做的嗎？在戰爭中我已經受夠了……」他又開始叫嚷了。「格雅夫有十一個小孩子。我們走進去的時候，他們是怎樣的號哭呵！你真要抓着他的頭。這事情使得我的頭髮都豎起來了。我們開始把他們趕出廚房……我閉着我的眼睛，掩着我的耳朵，跑進院子去。女人們都嚇死了，水潑在媳婦們身上……孩子們……呵，上帝，你們……」

「哭罷！這樣你會好過點！」拉古爾洛夫勸告他，緊按着他的癢癢的頰肉，一直到牠腫脹起來了，他的燃燒一般的眼睛，死死的釘牢安德烈。

「我……我……我自己的小孩也許……」安德烈突然停了，露出他的牙齒，急急的回轉身去，把背向着桌子。沈默。

達維多夫慢慢的從桌邊站起身來。而且慢慢的，他的沒有繫綑帶的那邊臉頰變成了死人一樣的青色，他們耳朵變白了，他走到安德烈那裏，偏着他的肩膀，輕輕的扶他轉來。他呼吸艱難，沒有把眼睛從安德烈臉上移開，開始說道：

「你替他們睡覺……你可憐他們。而他們可憐過我們麼？我們的敵人看到我們的孩子們的眼淚，曾經哭過麼？他們曾經爲了他們殺死的人們的孤兒哭過麼？唔？我的父親在一次罷工之後被工廠裏開除，流放到西伯利亞去了，在我母親手裏留下四個孩子。我是最大的，而我那時還只有九歲。我們沒有東西吃，因此我的母親走到……你看着我吧！……她走到街頭去，爲了使我們不致餓死。她把她的客人帶到我們的小房間裏來——我們住在地下室。我們祇有一張牀。我們小孩子睡在帷幕後面的地板上……而我那時已經九歲了……醉漢們和她一道走回家來。我要用手掩住我的妹妹的口，使她們不哭……有誰揩乾了我們的眼淚？你聽見嗎？早晨我要拿着那污穢的麻布……」達維多夫把他的皮革一樣堅硬的手掌舉着和安德烈的臉一樣高，苦痛的磨着他的牙齒。「……拿了我的母親賺來的盧布，去買麵包……」他突然用他的鉛色拳頭敲着桌子，叫道：「你怎麼能夠可憐他們？」

又是一陣沉默。拉古洛夫用他的指甲挖着桌面，像一隻鳥抓着他的捕獲物一樣的抓住桌子，安德烈沒有說話。達維多夫苦重的喘着氣。在房間裏，上一下的走了一會，於是把肩安德里烈的肩，和他一道坐在一個長凳上。用

一種微弱的聲音他說：

「你發瘋了！你走來叫嚷着，『我不要幹了……孩子們……可憐……』唔，剛才你的那些毀謗的話，你記得起來嗎？讓我們談談吧。你想我們驅逐富農的家產是可憐嗎？再想一想吧！我們把他們驅逐是使他們不能妨礙我們建立一種生活，那種生活再沒有那些……使將來不再發生這樣的事。你是格內米雅其蘇維埃政府當局，可是還要我來對你宣傳！」他勉強的微笑着。「我們要把富農放逐，把他們放逐到白海的蘇羅夫基去。他們不會死的，他們會嗎？要是他們工作的時候，我們將養活他們。而且當我們把新生活建立起來了的時候，他們的孩子再也不是富農的孩子了。工人階級會再教育他們。」他從他的口袋裏掏出一包香煙來，但是他的顫抖的手指很久不能揀着一枝。

當達維多夫說話的時候，拉古爾洛夫的臉上流着死人一樣的血。安德烈坐在那裏，眼睛一刻也不離開的望着他。現在，出於達維多夫意料以外，他很快的站起身來，而同時拉古爾洛夫好像是發跳板拋到空中一樣的跳了起來。「畜生！」他緊握着拳頭，用一種銳利的低聲喘息的說。「你是怎樣爲革命服務的？可憐他們嗎？是的……你可以把許許多多的老人，女人，小孩子排成一列，告訴我爲了革命的緣故要把他們搗成粉末，我可以用機關槍把他們通通掃殺。」他突然兇暴的叫着，他的張大的大鼻孔閃爍着一種狂怒，嘴角上噴着泡沫。

「呃，不要叫了，請坐下吧！」達維多夫驚訝的說。

安德烈把椅子推開，急劇的大步走到拉古爾洛夫的前面。但是瑪加爾靠在牆上，頭仰向後面，滾動他的眼睛，尖聲的，遲緩的叫道：

「我要殺死你！」

但是他自己橫倒在地，他的左手在他的臀部傍邊的空中搜索劍鞘，他的右手摩挲的摸索那眼看不見的劍柄。安德烈把他抱在懷裏的時候，他感到瑪加爾的很重的身體所有筋肉的可怕的緊張和他兩腿鋼鐵一樣的硬僵。

「他發了癱瘓！你壓住他的腿！」他向達維多夫叫聲。

當他們三個人走到學校的時候，他們看到那裏已經擠滿了赴會的人。會場容納不了想要出席的所有的人。男人女人，女孩子擠得緊緊站在走廊上和門口。蒸汽攔和着煙草的煙從敞開的門口流溢出來。

臉色蒼白，破了的唇皮上凝結着血的拉古爾洛夫第一個走過了走廊。向瓜子殼在他的齊整的步子下面沙沙的響。那薩克讓路給他的時候，謹慎的看着他。當他們看見達維多夫的時候，他們大家偷之的談論着。

「那就是達維多夫麼？」一個披着彩色的披肩的姑娘，用她那包滿了瓜子的手巾指着他，大聲的問。

「穿大衣的那個人……看去他並不怎樣的大……」

「不，但是他的身體很強壯。看吧，他的頸子好像得過獎品的牛的頸子一樣！他們把他送來給我們傳種的呢。」一個姑娘笑着，向他眯着她的圓的灰色眼睛。

「他的肩膀不是很寬嗎？我想他一定很會抱腰呢，姑娘們！」活塞爾拉達里亞搖動她的聳了的眉毛，毫不害羞的說。

一個少年的粗魯的，慚慚了的聲音刻劃的說道：

「凡是穿著長脚褲的人我們的自由自在的拉達里亞都歡迎。」

「因此已經有人打破了他的頭。他還起來了哩……」

「也許他是牙痛。」

「不，達維克……」

「姑娘們！可愛的！你們幹嗎鼓起你們的小眼睛來看一位生客呢？我會比他差嗎？」一位年老的，剃得光光的哥薩克大聲的笑着，用他的長手背圍着一大群姑娘，把她們抵在牆上。起了一陣尖叫。姑娘們的拳頭在這哥薩克的背上敲得發出空響的聲音來。

達維多夫走到教室門口的時候，他已滿頭是汗了。人群裏發散着向瓜子油，洋葱，家製藥草，和伏特加酒氣的气味。從少女和少婦的身上發出髮油和藏在太陽裏很久的衣裳香氣。一種像無數蜜蜂一樣的沈重的嗡嗡聲充滿了學校。的確的，在黑黑的，凝固的一團裏沸騰着人們正像一群蜜蜂一樣。

「你們姑娘們的臉皮是很厚的。」達維多夫走上演臺的時候，倉皇失措的說。演壇的木板上放着兩張學生用的雷桌。達維多夫和拉古爾洛夫坐了下來，拉茲米推洛夫宣告開會了。稍為說了幾句開會辭以後，拉茲米推洛夫說：

「先請黨的區委代表達維多夫同志講演集體農場問題。」

他的聲音消逝了的時候，談話的洶湧的波浪，就像退潮一樣的很快的歸於沈默了。達維多夫把他頭上的頸帶扶正了一下，站了起來。他說了半個鐘頭，到末了，他的聲音嘶啞了，會場靜默的更顯着。會場的空氣漸漸的更加可

以感觸到了。在兩盞燈的游離的光線裏他可以看見前排閃爍着汗珠的面孔，但是在牠們以外，一切都藏在半明半暗的微光裏了，他沒有被雨淋一次；但是當他說完了，伸手去取一杯水的時候，雨頭就像一陣傾盆大雨一樣又密又急的降落下來：

「一切東西都要公有嗎？」

「屋子怎麼辦？」

「集體農場祇是一時的呢，還是永久的？」

「那些各自幹的人怎麼辦呢？他們的土地會被沒收嗎？」

「我們要一道吃飯嗎？」

「達維多夫仔細的，明白的回答了他們。牽涉到困難的農業問題的時候，拉古爾洛夫和安德烈幫助着他。集體農場的法規草案誦讀了，但是質問還是沒有停止。最後，一個戴一頂三角狐皮小帽，穿一件敞開的羊皮衣服的哥薩克從中排座位上站了起來，要求發言。懸着的燈，把一線斜斜的燈光投射在他的帽上，赤色的狐毛好像在燃燒，在冒煙一樣。

「我的農場是一個中等農場。」他說。「我要說的是，公民們，集體農場是一個好主意，這是沒有旁的話說的，但是我們要好好想想！我們不能說加進去祇張開口去吃那落在口裏的果子。黨派來的同志說我們祇要聯合我們的力量，我們就要得到益處。他說，列寧同志也這樣說過。但是代表同志不大懂得農業，我想在他這個的工廠生

活中他從來沒有扶過犁，而且我看從那一方面去接近牛他也不會知道。因為這樣，他的話有一點點錯誤。據我看，我們要人們加入集體農場應當這樣：那些工作辛勤而且有牲口的人加入一個農場，窮的人加入另外一個，富裕的人又加入另外一個，而懶惰的人一定要送到政治警察局去教育他們怎樣去工作。把所有的人弄到一塊是沒有益處的，那決不會弄出什麼結果。那會像這個童話一樣：天鵝鼓動他的翅膀，打算飛上天去，龍蝦却用鉤狀的嗅覺器管拖了她回來，而段魚又打算把牠們拖到水裏去。」

會衆報以一種被抑制着的笑聲。後排的一個姑娘突然發出一聲尖叫，於是立刻有什麼人的憤慨的聲音怒罵道：

「唉，你們這樣不能檢束麼！你們可以到院子裏去互相擠着呀。滾出去！」

戴狐皮小帽的人用手揩了揩他的前額和嘴唇，繼續的說：

「一定要像一個好的飼牛家選配他的公牛一樣去選配人。飼牛家把力氣和大小通通相等的牛，綁在一道。但是鵝着不相配的牛，會有什麼結果呢？強一點的竭力的拖，弱一點的站着不動，而且因為他，強一點的也會停止不動！那會有什麼好處？這位同志說除了富農全村都得加入一個集體農場。結果會怎樣呢？強的和弱的綁在一道！」

羅比西金站了起來，憤怒的撫着他的蔓延着的黑色鬚鬚，傾向着說話的人：

「你真會甜言蜜語，古茲瑪……要是我是一個女人我可以坐着聽你永遠談下去！」發出了一陣陣的笑聲。「你向大會說話，好像大會是披拉加·古茲米曹娃一樣。」大笑齊聲的爆發出來。燈上搖蕩着一條蛇樣的尖細的火焰。全場都懂得這個多半含有淫褻的取笑的意味的引喻。連拉古爾洛夫的眼睛也浮着微笑了。達維多夫正要問他為什麼

笑的時候，羅比西金的曠叫淹沒了一切嘈雜的聲音：

「聲音是你的，但是歌是人家的！像那樣的挑選人對你真便當！你在赫羅弗羅爾的機械組合的時候，學會這樣做的麼？去年，他們拿掉了你的發動機。但是現在我們根本消滅你的弗羅爾！你們在弗羅爾的發動機的周圍也建立了一種塞農場，不過那富農的集體農場。我想，你總還沒有忘記，在打穀中你們從農民身上剝削了多少吧？每一普特八分之一，是不是，也許你還要這樣：倚靠富人……」

起了這樣的一陣騷擾，使得拉古爾洛夫很難恢復秩序。很久很久，激烈的叫喊，像春天的雷電一樣的飛散着：

「他們用他們的組合發財了！」

「你不能用執種機壓死虱子！」

「富農拖牢了他！」

「打他一頓！」

「你可以用他的頭來敲向瓜子。」

尼古拉伊·羅西里亞，一個不能算窮的哥薩克要求發言。

「但是不要發議論罷！問題是很清楚的！」拉古爾洛夫勸戒他。

「你怎麼這樣說，也許我要反對！莫非是不許我反對你的意見麼？我這樣說：集體農場是一件自願的事情。要是你願意，你就加入，要是你不願意，你就站在外面看。我們願意站在外面看。」

「『我們』是誰？」達維多夫問。

「我是指那些生產穀物的。」

「你替你自己說罷，老爹。每個人都有一個出頭，可以替他自己說話。」

「那末，我可以替我自己說話。我是在替我自己說話。我要看看在集體農場中將是怎樣一種生活。要是我就簽名，響是不，我爲什麼要加入？只有笨魚才游到網裏去……」

「那是對的！」

「我們等一下再加入。」

「聽別的人先在嘗試新的生活罷！」

高興就來，有什麼好試的？集體農場難道是什麼新東西嗎？」

「這一次輪到阿夫瓦特金說話。說罷，阿夫瓦特金。」拉茲采推洛夫宣布說。

「我要對你們說。我自己的事，公民們。我和我的兄弟批奧妥，我們住在一道。但是我們合不來。起初是女人吵架，你用水也澆不開她們。她們互相扭打。這樣我和批奧妥，我們不能在一道住下去了。而這裏他們要把全村的人拋在一塊！你們會弄得這樣的亂七八糟，使我們再也收拾不了的。我們到草原裏去耕種的時候我們每次就會吵架。一定會這樣：『伊凡把我的牛用得太過度了，我不照料他的馬。』民營一定要長期的駐在這裏。有的人會工作得多一點，另外的八工作得少一點，我們的工作並不像在工廠裏站在機器的旁邊一樣；這是兩樣的。在工廠裏你做完了一點，另外的八工作得少一點，我們的工作並不像在工廠裏站在機器的旁邊一樣；這是兩樣的。在工廠裏你做完了一點，另外的八工作得少一點，我們的工作並不像在工廠裏站在機器的旁邊一樣；這是兩樣的。在工廠裏你做完了一點，另外的八工作得少一點，我們的工作並不像在工廠裏站在機器的旁邊一樣；這是兩樣的。」

你的八個鐘頭，就只裹着煙斗，走了……」

「你在工廠裏做過嗎？」

「不，我沒有，達維多夫同志，但是我知道。」

「你一點也不知道工人的事。要是你從來沒有在工廠裏做過，而且從來沒有看見過了廠的話，爲什麼你要多嘴？富農才說口裏嚼着煙斗！」

「唔，就算沒有煙斗吧；他做完他的工作，就走了。但是在我們，天還沒有亮，你就得起來去耕田。晚上到來的時候，你所有的汗都流盡了，你的腳上起着雞蛋大小的血泡，但是在夜裏，你還要去牧牛，你不好睡覺；牛要草吃不飽，是不會拖犁的。在集體農場，我會工作得很辛苦，但是別人，比方我們的可里巴，他會在犁溝裏睡覺。蘇維埃政府說窮人中間沒有懶人，說那是富農捏造的謊話，但那是不對的，可里巴整整的一生躺在火爐上。全村的人都知道有一個冬天他躺在火爐上，腳伸在門口，到早晨他的腿子蓋滿了一層白霜，但是他的一邊身子燒得火磚一樣的通紅他是這樣的懶，就是要到外面去小便，他也不能夠離開火爐。我怎麼向一個像他這樣的人一道工作呢？我不加入集體農場。」

「現在輪到康德拉脫·梅譚尼可夫發言了。說罷，梅譚尼可夫。」

一個穿灰色上衣的中等身材的哥羅克，慢慢的從後排向講演台擠去。褪了色的柏得尼騎兵隊的布帽，在毛皮和三角帽上面，在女人們各種顏色的披肩和頭巾上面搖擺着。他走到講演台邊，把他的背轉向着桌子，於是從容不迫

的在他褲子的口袋裏摸索着。

「打算誦讀你的演說辭嗎？」頓姆卡·烏莎可夫微笑着問他。

「把你的帽子脫掉！」

「暗誦出來罷！」

「他把他全部的生活都寫在紙上。」

「哈，哈！他受過教育哩！」

梅譚尼可夫找到了他的污髒的小冊子，急急的翻開潦草的寫着字的書頁。

「你們笑着在等我，但是你們還不要聽完我的話，你們也許就要哭起來，」他憤怒的說。「是的，我把我所看到的都寫下來。等一等我要讀給你們聽。我們已經聽到了鸚鵡講演，但是沒有一篇得到了要領。你們對於你們的生活沒有怎樣的想……」

達維多夫豎起他的耳朵。前排的人的面孔上可以看見微笑。聲音在學校裏起伏的波動。

「我的農場是一個中等農場。」梅譚尼可夫一點困惑也沒有的，很有確信的說。「去年我種了五公頃地。你們大家都都知道，我有兩隻公牛，一匹馬，一隻母牛，一個老婆和三個孩子。我們的勞動手——他們都是！我在五公頃的土地上收了九十普特小麥，十八普特大麥，和二十三普特燕麥。我需要六十普特養家口，十普特喂家禽，燕麥要喂馬我剩下多少去賣給國家呢？三十八普特。一普特算一盧布十哥比克，你得到四十一盧布純利。唔，我賣掉幾隻雞

把繩子拿到市場上去，於是再得到十五盧布。」於是他的眼睛露着悲傷的神色，他提高他的嗓子：「用那一點錢我可以買靴和衣服，買石油，火柴和肥皂嗎？給馬釘蹄鐵不要化錢嗎？你們爲什麼一聲不響？我能夠這樣的生活下去嗎？不管好壞，只要有收成，倒底算好，但是假如我們沒有收成呢？那時候我變成怎樣？一個老頭子！該死的，你們有什麼權利說服我，叫我不加入集體農場呢？我的生活會比現在的生活更壞嗎！你說謊！而且一切中農都會把這同樣的事告訴你。我馬上就要告訴你們，你們自己反對這事情，而且要蒙蔽人家，是什麼道理。」

「打這些畜生，康德拉脫！」羅比西金快樂的叫道。

「我會打他們的！讓他們聽着！你們反對集體農場，是因爲你們除了你們自己的母牛和你們自己的雞籠以外再看不見什麼！東西很整脚，但是我自己的！共產黨把你們推向一種的新生活，而你們却像瞎眼的小牛：牽牠到了母牛的乳房下面，而牠却踢着脚，搖着頭。但是小牛不吮吸乳頭，牠就不會生活下來，看到白天的光亮了。就是這樣就在今天。我要坐下來寫着，我願意加入集體農場，而且我要請其他的人照我一樣做。但是，那些不願意加入的人不應當妨礙那些要加入的人。」

拉茲米推洛夫站了起來。

「事情是很簡單的，公民們。」他說。「趕快要熄了。時候不早了，贊成集體農場的人請舉手。只准家主投票。」

在到會的一百二十七個家主中只有六十七個舉了手。

「誰反對？」

沒有一個人舉手。

「那末你們不願意簽名加入集體農場嗎？」達維多夫問。「那末，梅譚尼可夫同志說的話是實的吗？」

「我們不願意。」一個女人的聲音說。

「不要拿出你的梅譚尼可夫來顯給我們看。」

「我們的父親和祖父們過的是……」

「你們最好不要強迫我們加入！」

叫聲消逝了的時候，從後排，從那沒有香煙頭的微光照著的黑牆裏，傳來了什麼人的遲遲的忿忿的聲音：

「你們不能把我們像綿羊一樣驅趕。鐵推克叫你流了一次血，這事情可以再發生的……」

達維多夫好像被鞭子抽了一記一樣的突然跳起來。在可怕的沉默中他沒有做聲的站了一會，他臉色蒼白，他缺

了牙齒的口半開著。於是他嘶聲的叫道：

「你！剛才說話的敵人！鐵推克還沒有流夠我的血！我還要活著了像你這樣的人通通埋掉。但是如果必要，

爲了黨，爲了我的黨和工人階級的事業的緣故，我可以獻出我的每一滴血。聽見嗎，你這富農毒蟲？所有的血；

一直到最後一滴。」

「那叫的是誰？」拉古爾洛夫在他座位上理直他的身體。

拉茲米推洛夫從講台上跳了下來。後排有一條長髮軋拉的發着，約莫有二十個人的一羣驕然地走到了走廊。中排座上的許多人也開始站了起來。起了一陣玻璃的亂鳴和碎裂聲；有人打破了一塊窗上的玻璃。新鮮的風從破洞裏吹了進來，白色的蒸氣像水柱一般的迴旋着。

「叫的是鐵摩菲，弗羅爾的兒子麼？」

「把他們趕出村去！」

「不，是阿金姆卡。這裏有手下耶斯科哥薩克。」

「搗蛋鬼！請他們流血！趕他們出去！」

半夜過了很久，大會才結束。擁護和反對索體農場的演說舉行着，一直到嗓子啞了，兩眼朦朧了。這裏那裏，甚至於就在講演台下面，兩派的人走了進來，互相抓住襯衫的胸口，當他們爭辯他們的意見的時候。康德拉脫·梅譚尼可夫的一個隣舍兇狠地把他的襯衫一直撕裂到了肚臍那裏。事情鬧到差不多要打架了；頓姆卡·烏莎可夫從長凳上，從那些還坐在那裏的人的頭上跳了過去，跑去幫助康德拉脫。但是達維多夫分開了對敵者。頓姆卡馬上諷刺的對梅譚尼可夫說：

「唔，康德拉脫，用你的腦子算一算罷，買你這件撕破了的襯衫要耕種幾個鐘頭？」

「你算一算他的老婆有多少……」

「好，好！你開這種玩笑，我要把你趕出會場。」

沈默的代米德安靜的睡在後排的一條長凳下，像野獸一樣的躺着，他的頭向着那由門下面吹進來的隙間風，而且爲了避免聽着不必要的騷音，他的頭蒙在上衣裏面。帶着沒有織完的襪子到會的年老的女人們，像立在樑木上的母雞一樣的微微睡覺了，讓她們的編針和羊毛球掉在地板上。有許多人老早離開了會場。當那已經不祇說過一次話的阿卡提再要演一篇擁護集體農場的演說的時候，像狗的惡狠的嘶叫一樣的聲音從他喉嚨裏爆發出來。他揉着他的喉核，痛苦的搖搖他的手。但是他抑制不下他的感情，於是，在他站齊的地方坐了下來。他默默的指示給那集體農場的激烈的反對者尼古拉伊·阿夫瓦特金君，在完全集體化了以後，他會怎樣。他把一個烟草煙囪了的姆指甲按在另外一個姆指甲上，像吐氣一樣。尼古拉伊僅僅吐了一口水，低聲的在咒罵着。

第十 章

當康德拉脫·梅譚尼可夫離開會場的時候，北斗星正在他的頭上靜靜的燃着她們那永遠不會消滅的火燄。夜是這樣的寂靜，使那大地凍裂的響聲和冰凍的樹枝的沙沙的響聲，可以在遠遠的地方聽見。當他到了他的小屋，康德拉脫走過院子，走到公牛那裏，拿了一包乾草放進牠們的秣槽裏。但是，想起明天他要把他們趕到公共牛欄裏去的時候，他又加了很大一捆乾草，大聲的說：

「唔，我們要分別了……過來一點罷！我們工作了四年，哥薩克爲着牛，牛爲着哥薩克沒有一點意思，你纔是半飢半餓的，而我也並不好多少。這就是我要拿你去掉公共生活的道理。喂，你張開口做什麼，好像你真正懂

得我說的話一樣？」他用腳推著那隻有斑紋的公牛，用他的手扶起牠那咀嚼着的，流着口涎的嘴。當他的眼睛碰到那畜生的丁香花色的眼睛的時候；他突然想起了約莫五年以前他是怎樣的等待這隻公牛的降生。老母牛是這麼悄然的和種牛交了尾，康德拉脫和牧夫都沒有看見。而且那年秋天，很久很久她還沒有露出幹了什麼秘密的事的樣子。「她不能夠生育了，詛咒她！」康德拉脫看著她的時候，心裏冷了，這樣的想着。但是，像一切老的母牛一樣，在分娩以前一個月，在這一個月的末尾她開始露出了懷孕的模樣。在降臨節末尾的許多寒冷的晚上；康德拉脫是怎樣的像有什麼人輕觸着牠一樣常常的醒來，穿着他的靴靴，而且，只穿着襪褲，跑到溫暖的牛欄去看她是不是已經分娩了。那一年非常的冷，小牛在牠的母親來不及把牠拭乾淨的時候，就要凍死。到賀成節的末尾，康德拉脫差不多完了。於是，一天早晨，他的老婆安娜快樂的，差不多是勝利了一般的走了進來，說道：

「老女人已經發作了，今天晚上一定會產下來。」

那一天晚上康德拉脫沒有脫衣，躺在那裏，也沒有吹熄燈。他七次走到母牛那裏！直到第八次，正在黎明以前，當他打開通到牛欄的小門的時候，他聽到了一種深深的痛苦的呻吟。他走進去，看見母牛正在產胞衣，而一隻小小的，多毛的，白鼻子小牛，已經乾淨了，而且在可憐的顫抖着，用他的濕冷的屍皮在尋找牠母親的乳頭。康德拉脫急急奪去了胞衣，提防牠吃牠，因為他和他一般入一樣的相信，要是牠吃了胞衣，她的牛乳有十二天不能夠飲用。於是他把小牛抱在他懷裏，用他的呼吸的暖氣溫暖牠，用他的上衣邊圍包着牠，他帶着牠跑進屋裏。

「一隻小公牛，」他快活的叫道。

安娜翻着十字。「感謝上帝！」她說。「仁慈的上帝曉得我們困難。」

的確，祇有一匹可憐的小馬的康德拉脫是困難極了的。這隻公牛長大了的時候，會替康德拉脫很好的工作着，在夏天，在冬天的冷天氣，牠拖着重車或犁，牠踏着分開着的蹄子，在路上和耕地上來回過無數次無數次。

當他望着這公牛的時候，康德拉脫突然感到他的喉嚨裏有一種急迫的感覺，眼睛辣辣的疼痛。他哭起來了，於是好像眼淚使他減輕了一點他的痛苦一樣，他離開了牛舍。整個的晚上，他沒有睡覺，祇是躺著在吸煙。

集體農場將來會怎麼樣呢？他們都像我一樣的感到而且懼怕這唯一的出路，是不能後退的麼？把這和我的家庭一道，在小屋的土地板上長大起來的瘦小的動物交給生人，這是痛苦的，但是不覺這是怎樣的痛苦，還是要做嗎？這種爲着我自己的財產的可羞的憤懣應當壓碎，應當不讓牠抓住我的心！——康德拉脫躺在他的書把新的老婆的旁邊，用那看不見東西的眼睛凝視着夜的深闇，這樣的想。於是他又想道：「但是我們把羊和山羊放在那裏呢？牠們需要一個溫暖的小屋，和許多的照料。牠們的標子都差不多的時候，怎樣區別牠們呢？牠們的母親和人們都會把牠們混雜起來。母牛呢？怎樣去喂牠們？我們會損失多少？而且假使一個禮拜以後，爲了怕困難，大家又要離開農場的時候怎樣呢？那樣一來，我祇有到礦山裏去，永遠離開格內米雅其村。我將沒有什麼靠着生活下去的東西了。」

在快要天亮的時候，他睡着了。但就是在夢裏，他也感覺到情形是困難而又煩重。康德拉脫接受集體農場的願定很不容易的。帶着眼淚和血，他扭斷了把他和財產所有權，和他的牛，他自己的一塊田地連聲音的纏帶。

第二天，早餐以後，他坐在那裏很久，皺着被他太陽晒黑了的額頭，在寫請求書。請求書這樣寫着：

「格內米雅其共產黨支部的瑪加爾·拉古洛夫同志：

「請求書。

「我，康德拉脫，克里斯托福洛夫，梅譚尼可夫，一個中農哥薩克，請求攜帶我的老婆和小孩，我的財產，和我的一切家畜，加入集體農場。我請求你讓我參加我所完全同意的新生活。

K·梅譚尼可夫」

「你加入嗎？」他的老婆問。

「是的。」

「你帶牲畜去嗎？」

「我馬上帶走。唔，你大聲的叫幹嗎，你這蠢東西？我和你談過，爲你花了許多時間，而你還是依舊舊生活，不是麼？你自己同意的了的。」

我不過是掛念着母牛，康德拉脫，我同意。祇是這事使我心痛，」她說着，浮着微笑，用她的圍裙揩眼淚。她的四歲大的女兒，克里斯西卡，也像她的母親一樣的哭了。

康德拉脫套好了馬，把母牛和公牛牽出牛欄，趕牠們到河邊去喝水。牛向家裏走回來，但是康德拉脫涕騰着憤怒，騎着馬攔住牠們，趕牠們向村蘇維埃走去。

女人們從她們的窗上公然的望着他，哥薩克們沒有走到街上來，從籬笆那面望着他。康德拉脫一陣利害一陣的

感到不快。但是他轉過身去的時候，他看到蘇維埃外面有一大群牛，馬和羊。這好像一個趕市的日子。羅比西金從側面小路上牽出一隻用繩子縛着角的母牛。後面急劇的跟着一隻有一根繩子在頸上垂擺着的小牛。

「讓我們把牠們的尾巴繫做一道，把牠們並排的趕着走罷，」羅比西金竭力想說笑，但是他自己顯然在出神，而且很嚴峻。他經了不小的困難，才把母牛帶出來，他的臉頰上的新的傷痕就是證據。

「誰抓傷了你？」康德脫問他。

「我不願意揮節我的罪惡！是我的老婆抓傷的，這鬼婆娘撲在母牛身上。」羅比西金把他的鬍子尖插到口裏，於是從他的整齊的牙齒間他憤憤不平的加着說：「她像一輛坦克車一樣的進攻我。我們在院子裏打得這麼兇，我的所有的隣舍一定通通知道了。你也許不會相信，她竟拿起一口炸菜用的平鍋來打我。『噢，』我說，『你要打一個赤色游擊隊員，是不是？我們曾經痛打過將軍們，』我說。我在她的太陽穴上打了一記。有人在外面望着我們。我想他們一定快樂的觀賞了這一齣戲。……」

他們從村蘇維埃出發向鐵推克的農村走去。在早晨，有十二個中農哥薩克，考慮了一夜以後，帶來了他們要求加入的請求書，而且把他們家畜趕來了。

拉古爾洛夫得濟兩個木匠的幫助，砍伐了許多赤楊來建造畜舍，這是格內米雅其村最初的公共畜舍。

第十 一 章

「你這鬼！做活該痛苦，你這聖徒！」

「唔，一切都過去了。我從你的眼睛裏知道你不再對我生氣了。」

「呵，別嚇了吧！你到那裏去？我們要拿點乾草來。達維多夫在那裏？」

「他在蘇維埃和阿西卡一道檢閱請求書。我要去……我還有一個富農的農場沒有動手。望明·拉普西洛夫的……」

「你回來的時候，不會又像昨天那樣吧？」拉古爾洛夫微笑着。

「別說了吧！我可以找誰一道去？這樣的混亂，像在戰爭當中一樣，一切都顛倒倒。犧牲畜，拿乾草！有人已經把種麥拿來了。我叫他們拿回去了。我們以後要處理種子問題。我可以叫誰去幫助我？」

「叫康德拉脫·梅譚尼可夫去罷。康德拉脫到這裏來！和主席一道去沒收拉普西洛夫的農場。他不害怕嗎？有許多人不同意，他們都很有良心，像鐵摩菲·波西筭夫一樣！他們匍匐在富農的腳邊一點也不猶豫，但是談到要他們拿回他們搶去的東西的問題的時候，他們有了良心了。」

「不，我為什麼不去？」康德拉脫回答說。「我很願意去。」

頓姆卡·烏莎可夫回了康德拉脫和安德烈一道去，他們三個人走到了街道上。拉茲來推洛夫看了看康德拉脫，問道：

「你為什麼不快活？你應當快樂；看這村莊是怎樣的有生氣了，正好像什麼人擾動了一個精家一樣。」

「沒沒什麼使人快變的。困難正多着。」康德拉脫冷淡的回答。

「怎樣見得？」

「播種，照料家畜。就是剛才我還看見三個人在做工，十幾個人却坐在籬笆下面，吸煙……」
他們都會工作的！這不過是開始。沒有東西給他們吃的時候，他們會少吸點煙的。」

在路的轉彎的地方，他們發現一輛轎子橫倒在地上，一堆散亂的乾草堆在牠的一邊，扣押裝載的貨物的直柱被折斷了。兩個公牛卸了轡具，正在咬那從雪裏露出來的鮮麗的，青青的茅草。一個參加了集體農場的歌羅克綏明，古金可夫的小兒子正拿着一把三叉草耙慢慢的把乾草爬攏。

「嘿，你爲什麼像個死人一樣的工作？我在你這樣的年紀，我的精力足極了。你那是工作的樣子嗎？來，把草耙拿給我！」頓姆卡·烏莎可夫從微笑着的少年手裏把乾草叉奪過來，於是喘了一口氣，把整整的一堆乾草挑起在草叉上。

「你怎樣把轎子掀翻了的？」康德拉脫看着車子問道。

「下山的時候碰在什麼東西上面。你看不出牠是怎樣翻倒的嗎？」

「唔，跑去拿一把斧頭來。去向米內茲可夫家借一把。」

三個人把轎子扶到滑板上，重新做了幾根直柱，嵌進凹穴裏，於是頓姆卡靈巧的把乾草疊在轎子上，用草耙把牠弄齊整。

「古金可夫，噢，古金可夫！」他責 那少年，「你的厚皮子該打一頓，打得你叫也叫不得。看你讓牛踐踏了

多少乾草！你應當拿一束乾草，把牛牽到籬笆邊上去，讓牠們吃。誰會讓牠們像這樣四蕩來蕩去呢？」

少年笑起來，趕着牛走，他走的時候說道：「乾草已經不是我們的了，是集體農場的。」

「你們看到過這樣的畜生嗎？」頓如卡用那斜到兩邊的眼睛看着濟康德拉脫和拉茲米推洛夫，於是不愉快的罵着。

當他們編製財產目錄的時候，約莫有三十來個人聚集在拉普西洛夫的院子裏。大部分都是鄰近的女人，裏面祇有很多的幾個人哥薩克。當那生着楔形鬚鬚的，高高的，白髮的拉普西洛夫被他們勸請離開屋子的時候，湧進房間去的羣衆中間起了一陣怨聲，有人喃喃的說：

「是的，但是爲什麼要他這樣？他積蓄又積蓄，現在他們把他拋到草原裏。」

「這是一件悽慘的事。……」

「你爲他感覺到難過嗎？」

「痛苦纏綿是痛苦，誰都感覺到。」

「他好像不大願意，但是在舊制度下面，爲了償還他，宗借款，他掠奪了推里福洛夫的所有的一切。那時候，他沒有想一想推里福洛夫不願意。」

「他叫喚得怎樣兒呀！……」

「他活該，這個驕子老山羊！他們在他屋巴下面東了一把火。」

「煙過呵，拿人家的不幸來開心。你們自己有一天會遭受的。」

「我們怎麼會？我們全部所有，不過一堆石頭。你不會靠石頭發財的！」

「去年夏天，我借他的收割機用了兩天，他剝削了我十個盧布。那有什麼良心？」

拉普西洛夫在村裏早就被人看做財主。大家知道，在大戰以前，他就有了不少的財產，因為老頭子從來不鄙棄放高利貸和偷偷的收買贓物的事。有一個時候，發生了不絕的流言，說偷來的馬騾在他的馬廄裏。有時候，常常是在夜裏，有吉卜西馬販來訪他。人們這樣說，馬騾經過了拉普西洛夫多節的手，從大路上趕到查利金，搭千羅格，烏留賓斯基去。村裏人鄉毫不懷疑的知道，在從前，他一年兩三次，跑到區鎮上去，用紙盧布去換金盧布。一九一二年，有人想在路上攔劫他，但是拉普西洛夫，他是一個強有力的，不顧死活的老頭子，僅僅用一根短棍打開強盜，逃跑了。他太狡猾，很難捉住；有一次他在草原裏偷人家的禾堆被人捉住了，但那是在他年青時節。當他老了的時候，他對於人家的財物採取這樣一種簡單的態度：他拿他可以拿得到手的任何東西。他是這樣的慳吝：他在教堂裏的尼古拉·米里斯基聖像的前面點一枝一個銅板的蠟燭，剛剛點燃，他就要去把牠熄，劃着十字，於是把蠟燭插進他的口袋裏。那樣小小的一枝蠟燭，他要點一年。要是有人責罵他這樣吝吝，這樣怠慢上帝的話，他回答道：「上帝比個聰明，你傻瓜！他需要的不是蠟燭，而是尊敬。上帝沒有要我浪費的道理。他甚至於在教堂裏用鞭子打過商人。」

拉普西洛夫非常平靜的接受着沒收他的財產的消息，他沒有什麼害怕的。一切貴重的東西，早就藏匿了，或者偷到了可靠的人手裏。他幫着編製他的財產的目錄，他對他的哀哀哭泣的年老妻子威嚇的頓着腳，於是過了一

會，柔順的說道：

「不要哭罷，母親！主會注意到我們的受難的。仁慈的主看到一切。……」

「但是他沒有看到你把那件新羊皮上衣藏在那裏，他看到嗎？」頓姆卡用一種嚴肅的語調，橫做着拉普西洛夫的聲音問着。

「什麼羊皮衣？」

「上一個禮拜天你穿着到教堂裏去的那一件。」

「我並沒有穿新羊皮衣。」

「你穿了，但是現在你把牠藏到什麼地方去了。」

「當着上帝的面前，我告訴你，我從來沒有新羊皮衣，頓姆卡。」

「上帝會寬宥你的，老頭子！他會教訓你的！」

「憑着基督的名，我告訴你，你錯了。」拉普西洛夫在身上劃着十字。

「你正在替你的靈魂造着罪惡，」頓姆卡斜眼看着着人羣，竭力的使女人們和哥薩克們發笑。

「我在上帝的面前是沒有罪的，我發誓。」

「你藏起了羊皮衣！在末日審判的時候你要受罰的！」

「什麼，請我自己的羊皮衣嗎？」拉普西洛夫失口的說。

「爲着你藏起了牠，你要受罰。」

「你想着上帝有着像你心腸一樣的心腸嗎，你這胡說的傢伙？他再也不願意管這樣的事。我沒有羊皮衣。你們嘲弄了一個老頭子，在上帝和人的面前，你們應當害羞。」

「但是我借了御兩斗粟去播種，你要我還了三斗，你不覺得奇怪麼？」康德拉脫問道。他的聲音很低，有點點嘶，在大衆的騷擾當中，差不多不大聽得見，但是拉普西洛夫用一種年青的快捷轉身向着他：

「康德拉脫！你的父親是一個有價值的人，但是你……單單是想念起他來，你也不應當造孽！在聖書裏這樣的寫着：『不要打一個倒了的人，』但是你怎樣？什麼時候我要你兩斗還了三斗，上帝做什麼的？他看到一切。」

「他希望我們把粟子白白的給他這個破褲子邪教徒！」拉普西洛夫的老婆用一種悽慘的聲音叫着。

「不要哭罷，母親！主受了難，他叫我們受難。他戴着一頂紫神冠，流着血淚。」拉普西洛夫用他的衣袖揩乾了他自己的一點點渾濁的眼淚。女人們停止了她們的騷擾，嘆息着。拉茲米推洛夫寫完了，於是嚴峻的說：

「唔，拉普西洛夫老爹，出去。你的眼淚並不怎樣可憐。你在你年輕的時候，害了許多的人，現在，不要上帝來幫助，我們自己來和你算賬。滾出去！」

拉普西洛夫把他的三角帽戴在頭上，手挽着他的口吃的，呆頭呆腦的兒子，離開小屋。羣衆緊緊的跟着他。在院子裏，老人把他的毛皮短褐的邊幅，佈在雪上，踏了下來。他在那有着深深的皺紋的前額的前面翻着十字，向西面叩頭。

「快走！快走！」拉茲米推洛夫命令着。但是羣衆開始低低的發出嫌厭的聲音，於是可以聽到這樣叫喚：

「無論如何得讓他向他自己的墳場告別！」

「不要憐吧，安德烈！一個一隻腳已經踏進了墳墓的人，而仙……」

「依照他生平，他早應當兩隻腳爬進墳墓去了。」庫德拉脫叫着。教堂看管人老格拉底林回答他道：

「巴結政府嗎？像仰這樣的人應當抽一頓鞭子。」

「他老狐狸，我要打你一頓，打得你認不到回家的路。」

「拉普洛夫叩着頭，翻着十字，於是，使一切的人都聽得見的，高聲的說，打動着容易受感動的女人們的心：

「別了，正教的信徒！別了，親愛的親戚！願上帝保佑你們健康……去享受我的財產。我生活着，我正真的

工作着，我……」

「收買贓物，」賴姆卡從門口提醒他。

「我辛辛苦苦的去賺我的麵包……」

「嗎滅別人，收取高利，甚至於偷，供出來吧！你老傢伙，你應當扼着喉嚨，把他的頭在地上碰。」

「去睡我的每天的麵包，我說，現在在我的老年……」

女人們開始啜泣，把頭巾的邊扯到他們的眼睛上。拉茲米推洛夫正要去找拉普西洛夫扶起來，把他推出院子，而且正要說：「你不要在這裏煽動，你……」的時候，賴姆卡正靠在圍子上的門口突然起了一陣騷擾。拉普西洛夫

的老婆從廚房裏跑了出來；一隻手提着裝了一窠雞蛋的籃子，另外一隻手抱着一隻雪和太陽眩花了眼睛，靜靜的躺着的鵝。頓姆卡毫不費力的奪下了她的籃子，但是老女人用兩隻手緊緊的抱着鵝。

「放手，你這賤東西，放手」她叫着。

「鵝現在屬於這體鵝場，」頓姆卡抓住鵝的伸長着的頸子，大聲的說。

女人抓着鵝的腿。他們互相朝反對的方向拉着，在門口彼此猛力的拖。

「豈我，斜眼睛！」她尖聲的叫着。

「我偏不。」

「放手，我說！」

「這是這體鵝場的鵝，」頓姆卡喘着氣叫。「到春天牠會給我們孵小鵝。滾吧，老太婆；要不然我要踢你的肋骨了。你們已經吃夠了鵝……」

披頭散髮的女人垂着口水，她的穿着氈靴的腳牢牢的抵住門檻，把鵝向她的身邊拖。開始的時候，鵝還昏迷的叫着，但是現在沈默了，顯然莫頓姆卡扼住了牠的喉頭。但是牠狂暴的撲着牠的翅膀，白色的柔毛和羽毛，雪片一樣的在門口飛旋着。再過一會，頓姆卡似乎就要勝利，就把手死的攔從女人的多節的手裏奪過來了。但是那時候鵝的脆弱的頸子的關節輕微的響着，於是從牠的軀體上分開了。女人的衣裙飛撲在她的頭上轟然的從門口倒下，她的身軀沉重的在每一階台上碰着。頓姆卡驚訝的叫了一聲，兩手僅僅拿着鵝的頭，倒在正放在他的背後地板上的籃

子裏，把快要解化了的鵝蛋壓得稀爛。一陣巨大的笑聲，把屋頂上的冰柱震落了。拉普西洛夫站了起來，蹣跚上他的帽子，憤怒的用手臂挽着他那流着口水，漠不關心的白癡兒子，拖着他差不多用一種奔跑的步子跑出了院子。因為憤怒和痛苦，臉變黑了的他的老婆爬了起來。拂去了她的衣上的塵埃以後，她伸手去撿起那還在階臺上扭動着的，沒有頸了的鵝。但是在門口階臺旁邊徘徊着。一隻黃褐色的波佐伊種獵狗，看見鵝的頸上迸出鮮血，牠的毛豎了起來，突然一跳，就在女人的鼻子下面，攫住了鵝，於是拖着牠繞着院子跑，引得小孩們吹着口哨，大聲的呼嘯。

賴姆卡把那用一雙永遠驚奇的橙黃色的眼睛依然凝視着世界的鵝頭向那女人的背後拋去，走進了屋裏，有很久時候，難談，喧笑和騷擾的聲音在院子裏，在街角上蕩漾着，驚跑了枯樹樞枝上面的麻雀。

第 十 一 章

格內米雅其村，生活顛倒了；牠好像一匹暴烈的馬在一個障礙物的前面豎立起來了一樣。在白天，哥薩克們，集在小路上，小屋裏爭辯着，討論着集體農場的事，發表他們的意見。四天中繼續的在每天晚上舉行着集會，每次繼續到雞鳴。

在那些日子裏，拉古爾洛夫變得好像生了一場長久的，危險的疾病一樣的消溼了，但是達維多夫還是保持着他那種沉着的外貌，不過他的嘴唇以上的兩邊險頰上深深的剛愎的皺紋，比以前更加顯露了。對於照例很容易動火，很容易落入無謂的驚惶的拉茲米推洛夫，他設法漸漸的取得了他的信任，他的易怒的眼睛裏深藏着充滿了確信的微

笑，在村裏走着，察看着公共的畜舍。向那在管理委員會還沒有選舉出來以前被派去管理集體農場的阿卡提，他常常說道：

「我們給他們看！他們都會加入農場的！」

達維多夫派了一個騎馬的差人到區委會去報告他們，那時候，還祇有合格的人們中的百分之三十二，加入集體農場，但是要其他的人加入的工作正在以一種突擊的速度繼續着。

被逐出他們自己的住屋的富農們，寄居在他們的親戚朋友的家裏。弗羅爾把他的兒子鐵羅非立即送到地方檢查官那裏去了以後，他和他的朋友，那個在貧農會議上不願意投票的波西奚夫同居着，於是在波西奚夫的狹小的，一個房間的小屋裏，比較活動的富農開始聚斃了，在白天，他們常常一個一個，或者兩個兩個的，抄着後路，從打穀場走進小屋去，這樣來避免人家聽或看見，或是引起蘇維埃當局的注意。到這裏來的，有大衛·格雅夫，有那被放逐了以後，變成了一個「基督的乞丐」的殘念無情的老騙子拉普西洛夫。有時候，雅可夫·洛濟支·阿斯托洛夫羅夫走來探着形勢。有許多堅決的反對集體農場的中農，像尼古拉·劉西尼亞一樣的人，也常常來訪問這個富農「參謀本部」。替農，除了波西奚夫以外，還有兩個：一個是瓦西里·阿丹曼查可夫，他很高，沒有眉毛，老是沉默着，禿頭像雞蛋一樣，面孔修飾得十分光潔，另外一個是尼基塔·訶普洛夫，他是以前禁衛軍砲兵中隊的砲兵，和彼得奚可夫同在一道服務，內戰期間，他常常逃避軍役，但是在一九一九年他却參加了卡米克白軍上校阿西推莫夫的討伐隊，而這個就決定了訶普洛夫在蘇維埃制度下面整個的生活前途。從格內米雅其去的三個人：雅可夫·洛濟支·

阿斯托洛夫羅天和他的兒子，和老拉普西洛夫，一九二〇年在古西奚夫退却的時候，看見訶普洛夫在阿西推莫夫的部隊裏，佩一個伍長的白色肩章帶，三個卡米克的哥薩克把三個從古西夫卡鐵路機關庫逮捕來的工人押到阿西推莫夫去受鞫訊。他們看見了他。……訶普洛夫，當他從羅華洛西斯克回到格內米雅其，知道阿斯托洛夫羅天和拉普西洛夫看見了他的時候，他遭受了多少騷擾呵！這位胸脯很寬的騎兵，在對反革命的殘酷制裁的幾年間，曾經忍受着怎樣的恐怖呀！當任何馬匹在釘蹄鐵的時候，他可以抓住牠一隻後腿上的蹄子，叫牠不動，但是當牠碰到狡猾的微笑着的拉普西洛夫的時候，他像被寒霜浸打着的過時的橡樹葉子一樣的顫慄着。他怕他比怕任何人都要利害。他每次碰到他的時候，他總是從他那麻痺的嘴唇裏嘶聲的說：

「老伯伯，不要讓一個哥薩克的靈魂毀滅罷，不要告發我！」

而拉普西洛夫總是用一種故弄玄虛的憤怒叫他安心：

「什麼話，尼基塔！上帝保佑你！什麼，我的胸口不是佩了一個十字架嗎？救世主教訓了我們：『憐憫的鄰人，同憐憫你自己一樣，』你想也不應當想，我會告你，要是我說謊，你割我的喉管。我不是那一種人。不過，你要援助我，要是……也許，在會議上，什麼人會反對我，或者政府要攻擊我。……必要的時候，你要保衛我。……『有施必有報，』你知道……那些拿着刀的人一定要死在刀下。不是這樣嗎？還有一件事：我要請你來幫助我耕田，上帝賜給我一個稍許有神經毛病的兒子，他不中用。而雇一個人又花費很大。」

尼基塔·訶普洛夫一年一年的「幫助」拉普西洛夫，替他耕田，替他收割和搬運，把拉普西洛夫的小麥在拉普西

洛夫的打穀機上打好。以後他回到家裏，坐在桌邊，他的生着大束黃色鬚鬚的面孔埋在牠的鐵一樣的手掌裏，想道：

「這事情要繼續多少時候？我要殺死他！」

雅可夫·洛濟支不用要求去逼迫他，而且從來也不去威嚇他，因為他知道，如果他要向訶普洛夫不僅是要求一瓶伏特加酒，甚至於要求大量的別的什麼的時候，訶普洛夫是不敢不答應的。但是雅可夫·洛濟支常常同他喝一瓶伏特加酒，而且老是這樣的說：「多謝你款待我。」

「我希望酒把你噎死！」訶普洛夫總是這樣的想着，在桌子下面憤怒的捏着他的重重的拳頭。

波羅夫則夫還是住在雅可夫·洛濟支的家裏，他睡在雅可夫的老母親以前睡覺的小房間裏。她移到了廚房裏的火爐頂上，而在她的房間裏，波羅夫則夫躺在短榻上，兩隻赤着的腳伸去抵在火爐的暖熱的背面，差不多沒有停息的吸着煙。在晚上，他在人窩睡了的房子裏四圍走動。沒有一扇門發出軋拉的聲響，因為每一個櫃鈕上都小心的塗了鵝油。有時候，他會把他的毛皮短褐搭在肩膊上，熄了香煙，走去看那藏在穀倉裏的他的馬匹。長久的站在那裏的馬會用一種顫動的，低沉的嘶聲歡迎着他，好像牠知道了現在不是大聲的表露牠的感情的時候一樣。他的主人會用手撫着牠的全身，用他那剛強的，鋼鐵一樣的手指摸齊牠的腿關節。有一次，在一個特別黑暗的晚上，他從倉裏牽出他的馬，騎齊跑到草原去。在快要天亮的時候，他回來了。馬濕得好像出汗水洗了一個澡一樣，牠的橫腹鼓脹着，牠帶着一種苦重的，不常見的顫慄，抖動着。在早晨，波羅夫則夫對雅可夫·洛濟支說道：

「我到了我的額上，他們在那裏找我。哥薩克準備暴動，祇等着命令。」

當格內米雅其居 被召集去開第二次全體大會討論集體農場問題的時候，雅可夫·洛濟支在他的指使之下，開大會要求加入，他的明敏的，實際的演說，使達維多夫感到難於表現的快樂，而且因爲在村裏很有權威的洛濟支聲明加入以後，立即有三十一個請求書遞了進來。

在會議上關於集體農場，洛濟支說了一些漂亮的話，但是第二天，他走過各家，用波羅夫則夫的金錢款待那些反對集體農場的可靠的中農，雖然他自己僅僅喝了一點點酒，他說的話完全兩樣了。

「你是一個傻瓜，朋友，」他說。「加入對於我比對於你切要得多，我不敢反對。我的境況還好，我很容易被他們把我當做富農趕出我的農場。但是你爲什麼要加入呢？看不見那重擔嗎？在集體農場裏 他們會把你的頭朝下面縛着，使你永遠的看不見太陽。」於是他開始低聲的重覆着他已經暗記着的教訓：一個暴動快要起來了，在集體農場，女人會公有。而且要是他的聽衆表示順從，憤怒的願意犧牲一切的時候，他就誘騙，懇求，用那種當「我們的人」從外國回來的時候會要報復的話來威嚇，終於達到了他的目的：回去的時候，他約了他加入「同盟」。

一切都順利的進行着。雅可夫·洛濟支招募了三十多個哥薩克。嚴格的囑咐了他們不要和任何人說到他們已經和「同盟」的盟員，或者他們和他的談話。但是一天晚上他偶然走到富農「參謀部」去完成他的招募。他和波羅夫則夫對於被激逐的富農和他們周圍的人們有一種不能動搖的希望，而且把他們留在最後，想請要求他們的支持是夠容易的事。但是在那裏他碰到了最初的挫折。他用大衣包裹着身體，在黃昏以前他到了波西傑夫的屋子裏。沒有人

住的居室燒着一個火爐。他看見所有的富婆都已經聚集在那裏。房東該羅非·波西傑夫跪着在把紙細的柴片投進火爐。在長凳上，在房堆棧在一個角落裏，有着像聖喬治十字勳章的綬一樣的黑色和橙黃色的條紋南風堆上，坐齊弗羅爾，拉普西洛天，格雅夫，尼古拉·劉西尼亞，瓦西里·阿丹曼查可夫和砲兵詞普洛夫。弗羅爾的兒子鐵羅非，背對窗，站在那裏。他就是在那一天從區鎮上回來，正在訴說檢查官對於他的嚴厲的對待，檢查官沒有考慮他的控訴，却要逮捕他，把他送到區上去。當洛濟支進去的時候，鐵羅非漸漸的沉默下來，但是他父親激動的說：

「他是我們中間的一個，鐵羅非。你用不着怕他。」

鐵羅非講完了他的故事，於是眼睛裏閃耀着光輝，說道：

「世道是這樣的壞，如果有什麼組織加入的話，我願意騎着我的馬，去流共產黨徒的血。」

「這是一個輝煌的時世，艱難的時世。」雅可夫·洛濟支同意說。但是如來就祇是這樣，我們還得感謝上帝……」

「但是還有更壞的事嗎？」弗羅爾不平的說。「他們沒有觸動你，你夠舒服了；但是他們已經吃掉了我的麵

包。你和我在沙皇時代，差不多過着同樣的生活，現在你一切都好，而我連最後一隻靴靴都給吞去了。」

「我不是在想着那樣的事，我害怕有別樣的事會要發生。」

「會要發生什麼別樣的事？」

「戰爭，也許。」

「但願這樣！勝利的聖者喬治會保佑我們！但願現在就來罷！福音書上這樣的寫着……」

「我們就像維廉辛斯可的人在二九一九年一樣，拿着短鎗幹起來。」

「我要活活的挖出他們的腸子……」

阿丹曼查可夫，在內戰的時候，他的喉嚨受了傷，因此，他的聲音像吹笛一樣的細而不清楚，他這樣的說：

「人民完全變得像魔鬼一樣，他們用他們的牙齒來咬人。」

雅可夫·洛濟支謹慎的暗示着，附近的區已經顯露不穩，有些地方，人民已經在用哥薩克的方式教訓共產黨，好像他們從前教訓那些結納莫斯科人討罪的哥薩克首領一樣——他們的被教訓是夠簡單的，人民在他們的頭上套着袋子，把他們拋到水裏去。他低低的，很有節度的說着；考量着每一句話。他順便的提到，北高加索地方到處都很不安，在頓河下流區域，女人已經公有了，共產黨最先和別人的老婆公開的睡覺，而在春天會有外國軍隊侵入。他說，這些事情是上一個禮拜在格內米雅其過身的他底一個軍官朋友，他的一個嚇唬裏的同伴告訴他的祇有一件事雅可夫·洛濟支瞞着了：就是這個軍官還藏在他的家裏。

一直到現在還沒有說話的尼基塔·詞普洛夫問他道：

「雅可夫·洛濟支，把這個告訴我們：假使我們真的暴動起來，殺掉我們這裏的共產黨，以後怎樣？我們可以對付民警，但要是從鐵路上涨了兵來呢？誰領導我們去反對他們？我們沒有什麼軍官，我們都是沒有知識的人，看着天上的星我們才認得路。但是在打仗的時候，兵士是不亂動的，他們勘察着道路和地圖，參謀部擬好計劃。我們有很多的手，我們却沒有頭。」

「我們也有頭。」雅可夫·洛濟支激怒的向他保證。「軍官們會出來的。他們受的訓練比紅軍司令官還要好，他們是從軍官學校出身去做司令官的。他學習了高尚的科學。而紅軍有些什麼司令官呢？拿我們的馮加爾·拉古爾洛夫來講罷，他可以殺人的頭，但是領導一個中隊他有半點用處嗎？決沒有。他曉得看地圖嗎？」

「但是軍官從什麼地方來？」

「女人養出他們來，」雅可夫·洛濟支變得不耐煩了。「做什麼，尼基塔，你好像一個舉子殼吊在羊毛上一樣的吊着我。」從什麼地方來？」「從什麼地方來？」我怎麼知道他們從什麼地方來呢？」

「他們會從外國來；當然，他們會來的。」弗羅爾引起了希望，預嘗着叛亂和復仇的流血的快味，他滿足的張大着他的那個完整的鼻孔，喧嘩的吸着充滿了煙霧的空氣。

訶普洛夫站起來，用他的腳踢開了一隻南瓜，於是撫着他的大東的鬚鬚，動人心意的說道：

「也許會那樣罷……但是哥薩克現在漸漸的有了見識了。上一次暴烈的時候，他們遭受了殘酷的懲罰。他們不會反叛了，古班不會響應……」

雅可夫·洛濟支的白色鬚鬚裏浮着微笑，說道：

「他們會大家像一個人一樣的暴烈起來！整個的古班會燃燒起來。鬭爭就是這種樣子的，一會你被壓在下面，紅腳骨緊貼着地，不久你就翻身騎在敵人的上面，把他壓碎。」

「不，兄弟們；隨便你們怎樣說，我不贊成這件事。」訶普洛夫說，因為他的決心，他冷了下來。「我自己不

要去反叛政府，而且我也不勸別人這樣做。你懲惡人家去幹這樣的事是沒有用的，雅可夫·洛濟支。在你那裏過夜的軍官是一個陌生人，是不可靠的。他把泥水攪起來，於是自己走開了。但是我們却要去喝牠。在上一次戰爭當中，他們叫我們去反對蘇維埃政府，他們在哥薩克的肩膀上戴上肩章，使他們成爲半生不熟的軍官。但是他們自己留在後方，在參謀部裏，而那些生豬細長的鬚子的年青的姑娘們作樂。算賬的時候，是誰還了大家的錢，你記得嗎？在羅華洛西斯克的碼頭上，紅軍殺卡米克人的頭的時候，軍官和其他上流社會的人們已經上了開到溫暖的外國去的輪船了。一切頓河地方的軍隊像一群羊一樣的被趕到羅華洛西斯克，但是將軍們呢？噢！不錯，有一件事情我要問你。在你家裏睡了一晚的那位「大人」——還藏在你的家裏嗎？我看見你不祇一次的提一桶水走到澆澆着澆去。

「洛濟支提水到那裏去幹嗎？」我想。「那裏有什麼東西要喝水呢？」於是當我留心去聽的時候，我聽到有一匹馬在嘶叫。「阿普洛夫看阿斯托洛夫的面孔變和他的白色鬍鬚一樣的白，他暗暗的感到滿意，房間裏大家都有一種驚恐和不安的感覺。一種狂喜使阿普洛夫的胸部脹大起來了；當他說話的時候，他聽着他的聲音好像是別人在說話的聲音一樣。」

「我並沒有帶着什麼軍官在家裏。」洛濟支低聲的說。「嘶叫的是我的母馬，我從來沒有提水到澆澆去過。不過有時拿些時豬的殘菜剩飯去。我們在那裏喂了一隻豬。」

「你的小母馬的聲音我熟悉的，你不能那樣騙我。但是這和我有什麼關係？不過我是不參加你們這事的。」阿普洛夫戴起他的毛皮帽，於是，四面看了看，向門邊走去。拉着西洛夫攔住他的去路。老頭子的白鬍鬚顫抖着。他

擺出一個奇異的，躊躇的勢子站在那裏，伸開他的手臂，問道：

「去告我們的秘密嗎，猶太？（耶穌的十二門徒之一，出賣耶穌者——譯註）你要出賣你自己嗎？但是假使有人告訴他們說你曾經和卡米克人討伐隊……」

「不要咕噥了，老頭子！」詞普洛夫把他那生鏽一樣的拳頭舉到拉普西洛夫的鬚鬚邊上，帶着一種冷淡無情的憤怒說。「我自己去自首；我要說，『我參加過討伐隊，我是一個伍長，裁判我罷。』但是，」他懶聲懶氣的說，「你也看看你自己吧！而你，你這老狗！而你……」詞普洛夫喘着氣，呼吸從他的胸底嘶啞的嚙嚙出來，像風在鐵匠的風箱裏透出一樣。「他吸乾了我的血！現在也讓我壓服你一次吧！」

他在拉普西洛夫的臉上沒有揮動手臂的就勢打了一記，於是對那栽倒在門柱旁邊的地板上的老頭子連看也不看一眼，嘩然把門關上，走了出去。鐵際非·波西奚夫拿過一個空桶，拉普西洛夫跪了下來，頭伏在桶上。黑色血好像從一根完全切開了的靜脈管裏流瀉出來一樣的從他的邊孔流下。在困惑的沈默裏，祇有普拉西洛夫的呻吟和切齒，和血點從他的鬚鬚上滴在提桶邊上的滴答滴答的聲音可以聽到。

「現在我們完了，一定的！」有一個大的家庭雅格夫這樣的說。尼古拉·劉西里亞立即跳了起來，於是，沒有說一句告別的話，甚至於沒有停下來戴上他的毛皮帽，他跑出了小屋。阿丹曼查可夫比較沉着的跟在他的後面，一邊走一邊用他那細小的嘶啞的聲音說道：

「我們要散去，要不然我們會在這裏被捕。」

雅可夫·洛濟支坐在那裏有幾分鐘沒有說話。他感覺得他的心臟好像跳了起來，而且要跳進他的喉嚨一樣。他覺得呼吸很困難。血在他的腦子裏猛烈的沖擊着，他的額上冒着冷汗。許多人走了以後，他才站起來，於是，謹慎的縮過伏在提桶上面的拉普西洛夫，低聲的對鐵摩非說：

「同我一道去。」

鐵摩非默默的穿上他的短衣，戴上他的帽子。他們走了出去。村裏最後的燈光都熄滅了。

「我們到那裏去？」鐵摩非問道。

「到我家裏去。」

「做什麼？」

「你以後會知道的。讓我們走快一點罷。」

雅可夫·洛濟支故意從村蘇維埃走過。裏面很熱鬧，窗子都黑黝黝的張開着。他們走進了雅可夫的院子。走近門口的時候，他站住，扯了扯鐵摩非的短衣袖。

「在這裏等一等，」他說。「以後我來叫你。」

「好。」

雅可夫敲了敲門，他的媳婦把門好容易開開。

「是你麼，父親？」她問。

「是的。」他把手把門緊緊的闔上，於是不走進廚房，却去敲波羅夫則夫的房間的門。一個嘶啞的低聲問道：「是誰？」

「是我，亞力山大·安利辛莫維支。我可以進來嗎？」

「可以，進來吧。」

波羅夫則夫正坐在窗子對面的桌旁寫字，窗子用了一條黑色披肩遮擋着。他用那巨大的浮着青筋的手掌掩了他寫的東西，回轉頭來：

「唔，有什麼事」他問。「形勢怎麼樣？」

「不好！發生了事……」

「什麼事？快說罷！」波羅夫則夫跳了起來，把他那寫了字的紙頭插進了口袋裏，急急的扣起他的緊身衣的領子，於是他的臉，湧着血，變成紫色了，像一隻準備要跳的巨大的捕捉生物的野獸一樣，向前面緊張的躡着身體。雅可夫·洛濟支亂雜的把那在波西奚夫家裏發生的事告訴他聽。波羅夫則夫默不做聲的傾聽着。他的小小的青色的眼睛從那深深的眼窩裏固定不動的凝視洛濟支。他的拳頭拍搥又張開，慢慢的伸直他的身體，終於他的修飾得光光的嘴唇，可怕的扭着，他跨步的走到洛濟支的面前。

「你這惡棍！你這白頭怪物，你媽的，你要毀滅我嗎？你要毀滅事業嗎？已經用你的愚蠢的不小心把事業毀了一半了。我是怎樣吩咐你的？我是怎樣吩咐你的？」他反覆着，強調着每一句話。「你應當一個一個的試探他們，

先看他們想些什麼。但是你知像一頭牛跑下河邊一樣的向他們跑去！」他的被窒息的，斷斷續續的低聲的小語，使得洛濟文的臉色變得蒼白，更增加了他的恐怖和驚慌。「現在我們怎麼辦？他已經告發了嗎，這個詞普洛夫？告發了呢？還是沒有呢？哦！閉口吧，你這格內米雅其的癡漢，他沒有嗎？他到那裏去了？你跟過他嗎？」

「沒有……亞力山大·安利辛莫羅文，夫人，我們現在完了！」雅可夫抱着他的頭。一滴小小的眼淚從他的褐色臉頰上滾到了他的白色鬍鬚上。但是波羅夫則夫僅僅咬着他的牙齒。

「你這女人！我們應當做點事。我們應當行動起來，不要……你的兒子在家嗎？」

「我不知道……我帶了一個人來了。」

「誰！」

「弗羅爾的兒子。」

「哈哈！你爲什麼帶了他來？」

他們的眼光碰着，不用說話，他們互相理會了。雅可夫·洛濟文首先轉開了他的眼睛，對於波羅夫則夫，「這孩子可笨嗎？」的問話，他祇默默的點了點頭。波羅夫則夫從釘上兒搖的扯下他的羊皮短衣，從枕頭下面拖出他的新擦過的手槍，把槍身轉了一轉。彈頭的鏢在藥腔的隙口閃着光輝。

當他扣好他的短衣的時候，波羅夫則夫好像在戰場上一樣的嚴厲的命令道：

「帶一把斧頭。引我們走最近的路。幾分鐘可以走到？」

「不遠，大概要走過八家人家。」

「他有家庭嗎？」

「祇有一個老婆。」

「隣家離他家很近嗎？」

「一邊是一個打穀場，另外一邊是一座花園。」

「離村蘇維埃呢？」

「離開很遠……」

「走吧！」

當洛濟文走到新磨房拿斧頭去了的時候，波羅夫則夫用左手抓住鐵磨非的肘，小聲的說：

「絕對服從我的命令！我們到那裏的時候，你，我的年青人，改變你的聲音，說你是從村蘇維埃來的衛兵，說你給他帶了一張文書來。我們一定要使得他自己來開門。」

「請你注意，同志……我不知道我叫你什麼……這個詞普洛夫像一條牛一樣的強壯。要是他不小心，他可以用他的光拳頭打得你流血……」鐵磨非開始凌亂的說。

「不要響！」波羅夫則夫打斷他的話，對洛濟文伸着手。「拿過來！引路！」

他把那個在雅可夫的手裏握得很溫暖，很潮濕的斧頭的木柄插在他的羊皮衣服下面的帶帶上，扯起他的外套

的領子。他們默默的沿着小路走。和波羅夫則夫的巨大的，強壯的身體相比，鐵摩非好像一個小孩。當他在這躊躇不定的步子的軍官旁邊走著的時候，他煩悶的望着他的面孔。但是黑鬮和掛起的領子使他有不大清楚。

他們爬過一道柔軟編造的籬笆，走進打穀場。

「踏着足跡走，這樣我們就祇留下一個人的足跡了。」波羅夫則夫小聲的吩咐着。

像一隊狼一樣，他們一步一步的從那不會被人踐踏的雪上走過。在通到訶普洛夫的院子去的耳門邊，洛濟支用手按着他的左邊的身體，惺惺的小聲叫道：

「哦，我的上帝！」

波羅夫則夫指着門。

「敲門！」鐵摩非，與其說是聽到了波羅夫則夫這個命令，不如說是從他的唇皮蠢動上猜到的。他輕輕搖得門開響，於是立刻聽到他旁邊戴白羊皮帽子的生人的手指激烈的摸索着，一面解開他那羊皮衣的鈕扣。鐵摩非再敲了敲門。雅可夫·洛濟支恐佈的望着一隻從天窗裏的犂的下面爬出來的小狗。但是小狗凍得僵了，靜靜的張着口，開始嗚咽，隨即向那蓋着蘆葦的地窖跑去。

訶普洛夫猶豫不決的回到家裏去，但是因為走路的緣故，多少平靜了一點。他的老婆替他安排了晚飯。他毫無責怨的，吃着憂愁的說道：

「這時候我可以吃一個鹽漬西瓜！瑪利亞。」

「喝了酒頭痛嗎？」她微笑着。

「不；我今天並沒有喝過酒。明天，我要去告訴政府，我參加過討伐隊。我再也不能夠忍受這個了。」

「那真是一個好主意！你今天做什麼夢？我不懂。」

尼基塔微笑着，扯着他的大東的藍色鬍鬚，當他躺下去睡的時候，他用一種嚴肅的語調說道：

「你最好替我準備一點土司，或者燒點什麼新鮮的食物罷。我要坐牢去了。」

於是，沒有理會他的老婆的勸諫，他張開眼睛躺在那裏想：「我要自首，而且要告發阿斯托洛夫羅夫。讓他們也坐一坐牢，這些魔鬼！但是他們會把我怎麼樣呢？我想他們不會槍決我。我吃三年左右的官司，押到烏拉爾山去砍伐木材。於是乾乾淨淨的出來。那時候再沒有人拿我的過去來責我。我再不要因為我的罪惡來替別人作工了。我要坦白的告訴他們，我是怎樣加入了阿西推莫夫的部隊的。我要對他們說，『你知道，我從前線上逃了生；誰願意拿他自己的頭去擋槍彈呢？』讓他們裁判罷，事情過了這樣久了，他們會判得我很輕的。我要把一切都告訴他們。我自己沒有槍決過人，那是真的，至於打人……唔，我用鞭子打過哥薩克的逃兵，和那做了布爾雪維克的人。在那時候，我是比黑夜還要黑暗的，我不知道什麼是什麼，或者是應當走那一條路。」

他睡着了。他很快的被敲門的聲音把他從初睡中驚醒。他躺着聽，詭異着誰會在這樣夜深的時候來找他。敲門的聲音又起來了。他不耐煩的呻吟着。開始起來，準備點燈，但是他驚醒了他的老婆，她小聲的說：

「又是開會麼？不要點燈。白天夜晚都不得安寧……他們完全發瘋了，詛咒他們！」

尼基塔赤着腳走到門口。

「誰？」他問。

「是我，尼基塔老爹，從蘇維埃來的。」

聽到一個不熟悉的孩子的聲音，尼基塔感到一種不安的感覺，一種驚駭的暗示，他問道：

「是的，但是你是誰？你要幹嗎？」

「是我，尼古拉·古金可夫。我給你帶來了主席給你的一張字條；他叫你馬上到蘇維埃去。」

「把字條從門底下遞過來罷。」

門外有一剎那間的沈默。從白色羊毛帽子的下面投出一種威嚇的，命令的眼光，於是，有一瞬間不知道怎麼辦的鐵匠非找到了一個出路。「你收到字條應當簽字；開門吧。」他說。

他聽詞普洛夫不耐煩的退後，聽到他的光腳掌在門口的木地板上拖著走。門門打開的時候發出軋拉的聲響。在黑暗的背景的前面，嵌在門框裏，詞普洛夫出現了。在這同一個瞬間，波羅夫則夫左腳踏過門檻，於是，揮着斧頭，斧頭的粗大的一端正擊在詞普洛夫的鼻樑上。

像一隻在屠場裏被屠斧擊倒的牛一樣，尼基塔跪了下去，於是慢慢的仰天倒下來。

「進來！門好門！」波羅夫則夫差不多使人聽不見的吩咐着。他摸著斧頭的柄，於是把斧頭依然捏在手裏，推開門廊上的裏門。從那放着牀的角落裏傳來一陣粗布的沙沙的聲響和一個女人的不安的聲響：

「你跌倒了什麼東西嗎？什麼人，尼基塔？」

波羅夫則夫彎了斧頭，手臂伸了出來，衝到牀邊。

「哦，天……！是什麼人呀？救命！」

威羅菲痛苦的顛倒的走上門口的階台，衝進了屋子。他聽到屋角上的窒息和掙扎的聲音。波羅夫則夫壓在女人的身上，用一個統統壓了她的臉，而且正在扭着她的手，用一條毛巾把牠們縛縛起來。他的時在女人的移動着的柔軟的乳房上滑過，在他下面，她的胸部帶着彈性的陷落下去。當她要從波羅夫則夫面掙脫的時候，他感到她的強壯的肉體的曖昧，她的心臟像被捕的鴉鳥一樣的劇烈的跳動。突然的，瞬間的，一種強烈的慾望在他身體裏而燃燒起來，但是他咆哮着，憤怒的把他一隻手伸到枕頭下面，用力扭開女人的口，好像她是一匹馬一樣。在他的彎曲的指頭下面，她的被撕裂了的脣皮好像橡皮一樣的陷落，於是慢慢的滑開了；他的指頭摸到了溫熱的血。但是女人不再發出長々の，抑壓着的尖叫了，因為他把她的衣襟揉成一個球，塞進了她的口裏，一直塞齊了她的喉管。

他把威羅菲留在縛着的女人的旁邊，於是像一匹鼻鼻病的馬一樣，呼吸很艱難的，走到了門口。

「火柴！」他要求着。

雅可夫·洛齊支割了一根火柴。在薄弱的光線裏，波羅夫則夫向詞普洛夫俯着身體，他鼻面的躺在那裏，他的鬚子難看的卷縮着，他的臉頰嶙嶙的貼在土板上。他在呼吸，他的寬闊的胸脯不規則的起落着。每一呼吸，他的藍色的鬚髮都要浸在紅色白血泡裏。火柴熄了。波羅夫則夫滾滾去擦看詞普洛夫的被斧頭砍傷的地方。碎骨在他的手

擱下面察之的響。左眼皮完全浮腫了。

「讓我去……我不忍看見血。」雅可夫·洛濟支小聲的說。他好像得了瘧疾一樣的戰慄着，他快要站不住腳了。但是，波羅夫則夫沒有回答他的請求，吩咐道：

「把斧頭拿來。在牀那裏。水。」

水使得詞普洛夫甦醒了。波羅夫則夫把膝頭壓在這個哥薩克的胸口，用一種吹口笛一樣的小聲問道：

「你背叛了嗎，叛徒？說！」他轉向雅可夫。「嗨，你，點一根火柴！」

火柴又在詞普洛夫的面孔和他半閉着的眼睛上照了一兩秒鐘。雅可夫的手顫動着，小小的火焰也顫動着。黃色的光點在門口的屋頂上垂下來的蘆葦。小東上舞動。火柴燒到了末尾，燒灼着雅可夫的指甲；但是他不覺得痛。波羅夫則夫。他的問話重覆了兩遍，於是他開始反問詞普洛夫的指頭。受傷的人呻吟起來，突然翻身俯伏在地上，於是，慢慢的，痛苦的，他掙扎着把額頭擱在兩隻手和兩個膝頭上。波羅夫則夫發出緊張的喉聲，又竭力把他翻轉身來，但是這砲兵的熊一樣的力量使他能夠站起來。

他用左手抓住洛濟支的衣帶，右手抱住波羅夫則夫的頭頸。波羅夫則夫把下巴緊靠他的胸口。避免詞普洛夫冰冷的手指扼他的喉管，於是叫道：

「燈！該死的東西！燈，我說！」在黑暗裏他的手摸不著斧頭。

鐵鑿非從廚房門口伸出頭來，用一種大聲的耳語說道：

「噠，你！截他的肚皮，用斧頭的刀口截他的肚皮，這樣他會說的。」

波羅夫則夫現在拿到了斧頭，他用巨大的力氣，掙開了詞普洛夫的摟抱，於是用斧頭的鋒利的刀口砍他：一下，兩下。哥薩克倒下了，倒的時候，他的頭撞在門口的長臺上，一個提桶被撞得飛開了，提桶落下的聲音像是一聲雷響。波羅夫則夫咬着牙齒，結紮了倒在地上的詞普洛夫，他用他的腳擦着他的頭，於是用斧頭劈了下去。他聽到血像拔開了塞子一樣的潺潺的流湧。於是他把洛濟支強迫的推進屋裏關上門，低聲的說道：

「他是一個流涎水的胆小鬼！按着女人的頭；我們得問々看他有沒有來得及告密。你按住她的腿，我的小伙子。」波羅夫則夫伏在被綁的女人身上。從他的身 發出含着麝香的苦味的汗臭。他小心的一個字一個字的發着音，問道：

「今天晚上你的丈夫回來以後，他到蘇維埃或是別的地方去過嗎？」

在屋子的薄暗裏，他看着恐怖的發展，而且被那沒有流出來的眼淚浸得腫起來了的兩隻眼睛和窒息得發黑的一副面孔。他開始感到不舒服，想跑到露天底下去。抑制着他的憤怒和嫌惡，他用指頭戳着她的耳朵背後。她爲了這種可怕的痛苦掙扎着，她暫時的失掉了知覺。於是她醒過來，突然，用她的舌頭，她抵出了那浸透着祇液的，塞在她口裏的布球。但是她沒有叫喚，僅僅用一種微細的，嗚咽的小聲懇求道：

「朋友，朋友！饒了我吧！一切我認錯！」

她認識維可夫·洛濟支，她和他一同做過人家的教父母；七年前，她的外甥施洗的時候，她和他一同做了他

的教父母，於是好像結舌一樣，她艱難的動着她的可怕的被撕裂的嘴唇：

「親人！我的親愛的！這算什麼？」

波羅夫則夫驚駭的用他的滑潤的手掌撫着她的口。帶着一種希冀對手發慈悲心的突然的希望，她竭力想用她那染血的嘴唇吻他的手掌。她是怎樣的想法呵！她恐怖得專死。

「你的丈夫到什麼地方去過嗎？」他問。

她否定搖的着她的頭。雅可夫·洛濟支抓住波羅夫則夫的手臂。

「你……你老人家……亞力山大·安利辛莫維支！」他口吃出說。「不要觸着她！我們別威嚇她，她不會說！她永遠不會說！」波羅夫則夫把他推開了。在整冬的這些時候，他第一次用他的手背替他的臉，一面想到：「她明天會說了出去！但是她是一個女人，一個哥薩克女人，這對於我，對於我，一個軍官是一種可羞的事：詛咒她！我要掩了她的眼睛，這樣她看不見她的結局……」

當他看她那粗麻布襯衣包着她的頭的時候，他的視線暫時固落在這個沒有養過小孩子的三十歲的女人的均整的肉體上。像一隻中了槍彈的巨大的白鳥，她一條腿縮着，側身的躺著。在薄闇裏，波羅夫則夫突然看見她的兩個乳房中間的凹處和她的激黑的腹部開始閃着光輝，他仔細一看的時候，那上面很快的蒙着一層汗。「她猜着了！我包住她的頭的道理，她媽的！」波羅夫則夫叫了一聲，把斧頭口砍在包着她的臉的襯衣上。

雅可夫·洛濟支突然感到一種長的抖戰震蕩着她的身體。叫人發噁的新血的腥臭味襲着他的鼻孔。他顛蹶的走到

火爐邊，於是，一陣可怕的嘔吐的發作震動了他的身體，痛苦的把胃裏的東西全吐了出來。

在門廊外面，波羅夫則夫像醉了酒一樣的搖蕩着；他的嘴唇貼在欄杆上，紙着那新落在欄杆上面的羽毛一樣的柔雪。他們走出了門。鐵摩菲落在後面，繞過小屋，向學校方面透過來手風琴的琴音的地方走去。一羣料裏的男女聚集在學校附近，唱歌跳舞。鐵摩菲推開姑娘們，走進了圈子裏。向手風琴奏者要求手風琴。

「鐵摩菲，替我們奏一個吉卜西的連環舞曲罷。」姑娘中間的一個要求他。

他打算把手風琴從牠所有者的手裏拿過來，却掉下了。他低聲的笑着，再又伸出他的手，於是在他還沒有把皮帶套在左肩上面以前，再又把他掉了。他的指頭不聽他的話。他有力的用指頭在鍵上移動，笑着，於是把手風琴還了人家。

「他在什麼地方喝醉了！」一個姑娘說。

「看，他真喝了酒嗎？」

「他嘔壞了一身衣。真好看。」

姑娘們離開了他。手風琴所有着不满意的吹落了風箱皮褶上的雪，開始不正確的奏着「吉卜西」舞曲。姑娘裏面最高的一個，人們說「生來做保潔的」烏娜·阿克凡丁娜，走進圈子，她的矮跟的鞋子，在雪裏沙沙的踏着，她的手臂兩邊攤開，身軀像牛軋一樣的彎曲起來。「我要在這裏一直坐到天亮。」鐵摩菲好像想着人家的事情一樣的看着，「這樣，要是調查的時候，沒有人會想到我。」他站起來，於是，故意假裝醉了酒，蹣跚的走到一個坐在學

校的階台上的姑娘身邊，頭倒在她的溫暖的膝頭上面。

「替我捉虱子，我的親愛的。」他說。

但是雅可夫·洛濟支靈酒嘔過以後，於是面孔像椰菜葉子一樣的青，一到家就睡倒在牀上，再沒有從枕上擡起頭來。他聽着波羅夫則夫在一個盆子裏洗手，潑着水，發出粗聲的鼻息，於是走進了他自己的房間。半夜，隊長走出來。叫醒主婦，問道：

「你有草汁嗎？給我一點喝。」

他喝着草汁。（雅可夫·洛濟支從枕上用一隻眼睛窺着他。）他取出一片糊浸的梨，咀嚼着，於是走了出去，點起一枝香煙，撫着他的女一樣平滑的，有絨毛的胸部。他走進他的房間，把他的赤腳伸到還很溫暖的火爐背上。在晚上他喜歡暖着他的因為風濕病而疼痛的腿子。在一九一六年冬天，當他對皇帝盡着忠誠，保衛祖國的時候，他游過布洛河，凍壞了他的兩隻腳。從那時候起波羅夫則夫老是依戀着溫暖，依戀着氈靴的溫暖……

第十三章

達維多夫來到格內米雅其的一週間，許許多多的問題像一垛牆一樣的豎立在他面前。晚上從村蘇維埃或是設在鐘樓克廣大的房子裏的集體農場辦公處回來的時候，他很久很久的在他的房間裏上下的走動，吸着煙，閱讀「真理報和」「鐵錘報」，於是又想到格內米雅其的人民，想到集體農場，想到過去一天中的許多事件。像一隻被鐵獲

測測普洛夫的死和集體化運動，和粉碎那正在崩潰的小農的城壁的這種新要素有着因果的關係。發 那兩具屍首的早晨，他同拉茲米推洛夫和拉古爾洛夫談了很久，他們也和他一樣，還祇能夠猜想和推測。詞普洛夫是一個貧農，以前是一個白黨，他對於村裏的公共的生活並不積極的參加，却很奇怪的做了富強拉普西洛夫的追隨者。說搶劫是謀殺的動機的話，顯然是荒謬，因為他的財物都沒有觸動，而且實在也沒有什麼東西可取的。拉茲米推洛夫對這問題這樣的解答：

「一定是爲了女人的事衝撞了人家。他一定是偷了什麼人的老婆，爲這樣，他把他殺了。」

拉古爾洛夫沒有做聲；他不歡 說出他的鬍子裏面的還欠考慮的事。但是達維多夫推測富農的什麼人和這事情有關係，而且提議把他們立刻逐出村莊的時候，拉古爾洛夫絕對贊成他。

「毫無疑義的，殺死詞普洛夫的人是他們 間的一個。」他說，「把這些毒蟲送到北極地方去吧！」拉茲米推洛夫笑起來，聳一聳他的肩膊。

「當然，他們應當趕出村去。」他回答道，「他們在阻 人們加入集體農場。但是詞普洛夫不是他們謀害的。他和他們沒有關係。不錯，他依靠着拉普西洛夫，他常常替他做工，但那不是因爲他要飽肚皮的緣故嗎？因爲他的窮 逼迫着，那就是他到拉普西洛夫那裏去的道理。我們不能讓一切都叫富農負責；不要想入非非吧，兄弟們！不，隨便你們怎樣說，這事情一定有一個女人夾在裏面。」

從區鎮上 了一位檢查官和一位醫生。兩個屍首施行了解剖，詞普洛夫和拉普西洛夫的隣居都受了訊問。但是

檢查官還是不能夠找出一點可以發見謀殺者和他們的動機的線索。第二天，二四號，在集體農場農民的全體大會上全場一致通過了一個把所有的富農家庭逐出北高加索地域的決議。在這同一個會議上還批准了由臨時代表選舉出來的集體農場的管理委員。雅可夫·洛濟支也選做了委員。他的候補資格，雖然有拉古爾洛夫的反對，但是得到了達維多夫和拉茲米推洛夫的有力的支持。另外幾個委員是帕維爾·羅比西金·頓姆卡·烏莎可夫，和勉強通過的阿卡提，第五個是達維多夫，他以一個滿場一致，毫無異議的票數當了選。前天所到的農業組合區辦公處的來信，大大的幫助了達維多夫的當選，信上寫着，黨區委會取着農業組合部的同意，推薦區委代表達維多夫同志做集體農場管理委員會的主席。

大會花了很多的時間 論着農場的名字。拉茲米推洛夫最後發言。

「我反對『赤色哥薩克』這個名字，」他說，「因為這是一個死去了的，污辱的名字。從前，工人們常常用『哥薩克』這個字 去嚇他們的後子。同志們，集體農場的農友們，我提議，給我們到社會主義的路，給我們的集體農場，取了斯達林同志這名字。我們大家都知道他的事，我們知道從最初起他就取了一條正確的路，不偏向右邊，也不偏向左邊。我們要 溶嚴的流一樣隨着他 向那親愛的社會主義，爲了牠，我們鬪爭過，拋掉了我們的妻兒，忽視了我們青春的生活，而且殘忍的在我們自己的血 人家的 裏，浸濕了我們的手。」

安德烈顯然被激動了，他的前額上的傷痕變青黑了，在很短的一瞬間，他的憤怒的眼睛濺濺的滴着淚水。但是他恢復了他的抑制力，斷然的說：

「兄弟們，我們的約瑟夫·維沙梁洛維支·斯達林同志的領導萬壽！我提議我們站起來，脫掉帽子，對他表示敬意。」

大會全體站了起來；脫了帽子的光禿的頭閃着光輝，有各種顏色的頭髮糾結着的頭一齊露了出來。拉茲米推洛夫繼續的說道：

「讓我們同意用他的名字做我們自己的名字吧。而且，同志們，我還可以報告一些事實。我們防禦查利金的時，在炮火的前線上，我親自看見了斯達林同志，而且親自聽到了他的聲音。那時候他和伏羅希洛夫一道參加革命軍事參謀會議；他穿着普通人的衣服，但是我說，他是一個權威！在檢閱的時候，在火線上他總是對我們戰士們說不屈不撓的話……」

「你離開了本題，拉茲米推洛夫，」達維多夫打斷他的話。

「離開了本題麼？那麼，自然，我很抱歉。但是我斷然的贊成我們用他的名字。」

「這一點我們都知道，我也贊成集體農場取名斯達林，」達維多夫說。「但是一個責任重大的名字。我們不能辱沒牠。要是我們取了這名字，我們要使我們農場的工作，比這一區的任何其他的農場都要好些。」

「我們完全同意這一點。」老西奚卡說。

「當然」拉茲米推洛夫微笑着說。「同志們，我用蘇維埃主席的資格確定的說，沒有比斯達林同志的名字更好的名字。我願想讓一切集體農場都用他的名字。我們共產黨是這樣緊密，這樣堅固，團結在斯達林同志的周圍，

而且是這樣重視他，因為，要找一個更好的名字是不可能的。譬如，在一九一九年，我看見我們的紅軍步兵，佔領了佐林姆河堤岸，在多坡卡村一個水車附近……」

「你又談起舊事來了，」達維多夫用一種酸怒的語調說。「請領導會議把這問題具體的表決吧。」

「我很抱歉。我們付表決吧，公民們。但是當 回想到那些戰爭的日子時候， 的心就發發起來，你就禁不住要說了。」拉茲米推洛夫抱歉的微笑着，坐了下來。

大會全場一致的給集體農場採用了「斯達林」這個名字。

達維多夫還是住在拉古爾洛夫的家裏。他睡在一個用低低的棉布帷幕和拉古爾洛夫夫婦的牀隔離了的大櫃上。前房住着房東，一個沒有小孩的寡婦。達維多夫知道他使得瑪加爾不方便，但是在格內米雅其最初幾天的忙碌不安，使他沒有時間去找另外的住所。拉古爾洛夫的老婆羅加里亞老是對達維多夫表示親密，但是 他和瑪加爾談過一次話，知道她和鐵摩菲有關係以後，他差不多推卸不了對她的敵意，而且和他們暫時住在一道也感到厭惡。每天早晨 雖然他不願意和她談話，但他常常斜眼看着她。她好像不過二十五歲。她的相當長的臉頰，密密的生着細小的雀斑，她的有着雀斑的臉使他聯想到喜鵲的蛋。但是在她的深黑眼睛裏，在他那有點瘦弱，但很端正的體態，有着一種迷人，淫猥的美麗 她的彎彎的，優雅的眉毛， 是微微的揚起；她好像常常在等待着什麼快樂的事情一樣；她的鮮麗的嘴唇的兩角，總是浮 着微笑，微微的露出她那密密 突出的牙齒。走路的時候，搖動着他的傾斜的肩膊 好像隨便什麼時候，她都 等待着什麼人從她後面擁抱着她那 女一般的纖細的背一樣。她穿着村裏其他

一切哥薩克女人一樣的衣服，不過，她也許 稍許整齊一點 清潔一點。

一個很早的早晨，達維多夫 到了帷幕後面拉古爾洛夫的聲音。「我給你帶回了一幅襪帶，在我的短衣的口袋裏，」他說，「你一定是要證明給誰買的罷，他昨天從鎮上回來的時候要我 給你。」

「瑪加爾，親愛的，真的嗎？」羅加里亞的溫暖的，還殘留着睡意的聲音，快樂 抖擻着。她僅僅穿着襯衫，從牀上跳下來，伸手去取那掛在釘上的她丈夫的毛皮短衣，她從口袋裏拖出來的，不是套在腿上的橡皮襪帶，却是一根纏着藍邊的束帶的都會女人用的合式的吊襪帶。達維多夫在鏡子裏看見她的映眼。伸出她的小孩樣的瘦弱的頸子，她站齊在她的細長的腿上試那新買的襪帶。在鏡子裏，他看見她那閃耀着的眼睛上的微笑的影，她的有雀斑的臉頰上的淡々の紅暈。當她嘆賞 緊々の纏在她的腿上的黑色襪子的時候，她轉身對着達維多夫，他看見她的結實的微黑的乳房，像山羊乳頭一樣的披向兩邊 向外面突出着，在襯衣的隙處顫動。就在這個瞬間，她的眼睛越過帷幕，看見了達維多夫；她用左手把她的襯衣領子的兩端拉攏，於是，沒有轉過身去，她細眯着她的眼睛，浮着一種長々の，悠然的微笑。「看我多麼漂亮呵！」她的泰然自若的眼睛閃爍着。

達維多夫滿臉漲紅着，倒在軋拉作響的大櫃上。他用他的手指把他前額上的光澤的黑髮 到後面去，心裏想：「見鬼！現在她會想齊我在偷看她。我爲什麼要起來呢！她會想齊，我對她感到了興趣！」

「你不要在一個生客面前裸着身子走罷，」瑪加爾聽到達維多夫在惶惑的咳嗽的時候，不滿意的喃喃的說。

「他看不見的，」她回答道。

「不，我看得見。」達維多夫在帷幕後面又咳起來。

「你要是看得見的話，那末，你儘量的看吧。」她從她的頭上套上她的裙子的時候，這樣漠不關心的說。「現在並沒有什麼生客，瑪加爾·他今天是生客，但要是我高興的話，明天，他就是我的。」她笑着，跑去撲在牀上。

「你是我的好乖乖，瑪加爾！」她叫着說。「我的小牛，我的親愛的，可愛的小牛！」

早餐以後，兩個人剛走出院子，達維多夫突然說。

「你的女人是一個沒有用的賤貨，」他說。

「那不關你的事，」拉古爾洛夫低聲的回答，沒有看着達維多夫。

「但那是和你有關的事！我明天就回家。我看著不舒服。像你這樣一個體面的漢子，你却讓她愚弄你！你自己告訴我，她和錢摩非有關係。」

「那末，我要去 她嗎？」

「不，但是你可以影響她！我老實告訴你，我知道，我是一個共產黨員，可是對於那樣的事我很容易激動。我會打她，而且把她趕出去！她在羣衆面前 你的臉，而你一聲不響。她整晚的上什麼地方去了？當我們從會議上回來的時候，她還沒有回來。我並不打算干預你的私事……」

「你結了婚嗎？」

「沒有。我看了你這種家庭生活以後，一直到死，我都不想結婚了！」

「你把你一個女人看成你的私有財產……」

「哦，見你！鬼！你這個歪曲的安那其！私有財產，私有財產，牠不是還存在嗎？你怎樣廢除牠？家庭不是還存在嗎？但是你……人家偷你的女人……你在寬容名義之下助長淫蕩。我要在支部會議上提起這事情。像你這樣做農民榜樣的人應當受制裁。你做的好榜樣！」

「唔，那末，我要殺死她！」

「那好極了！」

「唔，你聽……現在不要來干涉我，」瑪加爾在街心站住，懇求道。「我自己會處理這件事情的，但是現在不是時候。要是這事情在昨天才開始，那就要一樣，但是我現在已經慣了……等一等，以後我們看。我很歡喜她，要不然我老就可以了結的。你要到那裏去，到蘇維埃去麼？」他改了話頭。

「不，我要去看看阿斯托洛夫羅夫。我要到 自己的家裏和 談一談，他是一個很巧妙的農民。我想 他做農場經理。對這事情你怎樣想 我們需要一個能夠使我們集體農場的科比克變成盧布的經理，阿斯托洛夫羅夫顯然是這樣的人。」

拉古爾洛夫搖了搖手，憤怒的回答道：

「又把有用的錢瞎花了！你和安德烈都被阿斯托洛夫羅夫騙了。集體農場需要他正像主教需要他的……我反對這個提議。要和她趕出集體農場！他繳納了兩年農業稅和附加稅，這個繁榮的毒蟲。就是在大戰以前，他也像一個

富農那樣的過活，我們還要提拔他嗎？」

「他是一個科學化的農民。你想着我是保護一個富農嗎？」

「要不是他的肩膀折斷了，他早就成了富農。」

「他們沒有同意，彼此深深不滿意的分別了。」

第十四章

二月……

大地被嚴寒凍得收斂了，碎裂了。每天早晨，太陽在一種白色的寒氣裏昇了起來。風將雪吹散了的地方，在夜裏，赤裸的大地發出深沉的凍裂的聲響。草原裏面的丘陵，好像成熟過度的西瓜一樣，佈滿了彎彎曲曲的裂痕。村莊裏面，沿着冰凍了的結構，雪堆 眼的，使人難於忍耐的照耀着。小河岸上的白楊，浮飾着銀花。早晨，筆直的，橙色的煙霧，像木材一樣的 家家的煙霧裏升起。但因為寒氣的緣故，打穀場裏的麥稈更加發散着帶着蔚藍的八月，中夏，風和夏天的天空的燒灼的氣息的香味。

公牛和母牛在夜間寒冷的牛欄裏徘徊着。到天亮的時候，秣槽裏沒有剩下一根草葉了。冬天生產的羊和山羊的羊仔不再留在羊欄裏。在晚上，昏昏欲睡的女人們把牠們抱到牠們的母親那裏，於是又用帷裙把牠們抱回發着霧氣濕的暖的小屋，羊仔的鬃毛，發散着冰凍的空氣和各種的乾草甜草的山羊乳的優美的草味時代的氣味。白雪的一層

表皮下面，雪是一粒一粒的，閃爍着光輝的，鬆脆的鹽。半夜是這樣的寂靜，撒佈着無數無數微小的星星的冰冷的天空，是這樣的空漠，就好像生命已經棄棄了這個世界一樣。一隻狼 色的草這裏沒有被人踐踏過的雪上游行，牠的柔軟的腳掌在雪上沒有留痕跡。但是，牠把爪子 開了雪的表面，冰凍的地方，却有一種火花一樣的傷痕，一種血珠一樣的足跡殘留着。

要是一匹懷孕的母馬，因為感到牠的乳汁正流到牠的網上一樣的黑色的乳房裏面去，嗥叫起來，而又時常寂靜的話，牠的嘶叫，可以傳到周圍幾哩遠。

二月……

黎明以前的青色的寂靜。

荒涼寂寞的銀河，漸漸的暗淡了。

家家的黑圈在窗子裏，開始顯露着搖漾的深紅色的火光，那些燃燒着的火爐的反。

小河上面，鶴嘴鋤着冰的響音，深沉的響音。

二月……

黎明還沒有到來的時候，雅可夫。洛濟支叫醒了他的兒子和女人們。他們燒起了火爐。雅可夫的兒子紗明在一個磨刀石上磨快小刀。波羅夫則夫隊長小心的把布帶扎在他的腿上的羊皮襪子上，穿上靴靴，於是他和 明走到羊 去。雅可夫洛。濟支有十七隻羊和兩隻山羊。紗明知道有一隻羊正懷着孕，那一隻羊已經生育了，他捉住牠們，

用手觸着把公羊，母羊和羊仔分別開來，把牠們一個一個的趕進溫暖的小舍。波羅夫則夫把他的白色毛皮帽拉得低低的遮在眼睛上，捉住一隻鬩了的公羊的冷冷的鑿典着的角，把牠撒倒在地上。於是，他的胸部也在這個仰臥着的動物的身上，把牠的頭推到後面，用一把小刀割開他的喉管，放出一長流黑色的血。

雅可夫·洛濟支很會理財。他不願意拿他的羊肉去喂什麼工廠的餐。裏的工人或紅軍兵士。他們都是蘇維埃方面的人，而在過去十年當中，蘇維埃政府，說金和年貢著累了他們，不准他大規模的發展。的農場，不准他變得更加闊氣，更加肥大。蘇維埃政府和雅可夫·洛濟支是勢不兩立的仇敵。雅可夫·洛濟支整々一生像一個小孩迷惑着火光一樣的迷惑着財富。在革命以前，他已經開始建立他的地位了。他曾經想着把他的兒子送到羅華漢卡軍官學校去受教育，他曾經夢想購買一副榨曲機，而且他已經積蓄了做這個用途的日子了，他曾夢想三個工人去耕種他的農場，在那些日子，他想到生活給他預備着奇功的境況的時候，他有時會快樂得心臟都停止了跳躍。他曾經計劃開一個小店，於是從一個零落的本地的地主，一個哥薩克軍官佐羅夫的手裏，收買一座半荒廢了的工廠。在他的思想裏，雅可夫·洛濟支常常。像看自己不是穿着廉價的皮子做成的哥薩克褲子，而是穿着肚皮上圍着金鐘的縐縐，手並不像現在一樣的生齋硬，而成了柔軟的，白潔的手，從那上面，污穢的黑指甲，會像蛇脫皮一樣脫落。他的兒子會做陸軍上校，而且會和一個有教養的年青的貴婦結婚。雅可夫，洛濟支不會用四輪馬車，而用那像地主羅華拔夫洛夫的汽車一樣的自然備汽車到車站去迎接他們……在那些不能忘懷的年代，當生活在他的手裏，像虹彩色的白金紙蘆布一樣的閃爍着光輝，發出輕快的音響的時候，雅可夫沈醉在多少白天的裏呵。革命。那不曾見過的震動的冷冷

的氣息，吐在他的身上，他腳下的地盤搖動了，但他從來不慌張。帶着他一切獨特的沈着狡猾，他能够從很遠看到快要到來的混亂，而且，沒有被他隣家和同村人注意的，敏捷的處置了他所積蓄的財產。他賣掉了他在一九一六年買進來的蒸氣發動機，埋藏了一個裝在罐頭裏的三十個十盧布的金幣和一皮袋銀幣，賣掉了他的多餘的牲口，減少了他的播種的地面。他準備好了。革命，戰爭和內戰像黑色草原的旋風吹過野草一帶的從地上面經過；要是他們能够彎曲牠，他就彎曲着，但是他們不能折斷他，或者使他變成殘廢。在狂風暴雨，祇有白楊和橡樹，會被吹折，會被連根拔起，但是強豎的荒草，僅僅把頭低到地上，而以後，又會豎立起來。但是雅可夫。洛濟支竟沒有機會重新豎立起來了！而整個，就是他反對蘇維埃政府的緣故。因為他的生活像關了的公牛一樣的寂寞。於他，有建樹，也沒有這種建樹的陶的喜歡因此，這時候，波羅夫則夫對於他，比他自己的老婆還接近，比他自己的兒子還接近。他要麼是和波羅夫則夫站在一邊，去取回從前的像百盧布的鈔票一樣的閃着光輝發着輕響的生活，要麼，他就得拋棄他現在的生活！

而這個，就是格內米雅其「斯達林」集體農場的管理委員之一的雅可夫，洛濟支殺掉他的十四隻羊的緣故。與其讓一隻羊趕進集體農場的羊圈裏，爲了喂那敵政府的緣故，去養肥牠，去使牠繁殖，不把牠殺了，把牠的屍體拋給在波羅夫則夫的邊，貪吃的祇畜，散熱氣的羊血的黑狗吃。」洛濟支想着，而有教養的波羅夫則夫隊長說得很對：「你應當殺掉你的牲口！應當使布爾雪維克腳下的地盤崩潰。讓那些牛由於缺乏照料死去吧！我們拿了政權的時候，我們會得到更多的牛！他們從美國，從瑞典送牛給我們。我們要用飢饉，破壞，去發動去殺殺共產

黨 不要爲了你的母馬離過肥，雅可夫·洛濟支！馬匹 公，是一件好事情這 於我們是使當的，有利的。當我們暴動起來，佔領了村莊的時候，把馬匹從公共 舍裏牽出來，放上馬鞭， 比一家一家去搜索牠們容易得多。」

真 金言！波羅夫則夫 長的獅子像他的手臂一樣，忠實的 他服 ！

雅可夫·洛濟支站在小舍的傍邊，望着波羅夫則夫和綏明正 剝一個掛在橫梁上面的羊體的皮，燈籠清晰的照出羊皮裏 的白色脂肪。剝皮很小的力雅可夫·洛濟支看見一具羊屍，頸割掉了，頸朝下面掛在 裏，羊皮一直翻捲到 色的肚皮邊上；後來又看見滾到了秤槽邊上的黑黑色的頭，他的臉色蒼白了，好像被人 膝蓋後面 了一記一樣的站不住脚，在那有着巨大的，還沒有失掉光輝的 的羊的 色眼睛裏，凝結着死的恐怖。洛濟支突然想起了 詞普洛夫的老婆，想起了她的 吃的恐怖的低聲叫喚：「親人！老朋友！這算什麼？」她嫌惡的望着這紫羅蘭 蓋微色的死體，看着牠露出來的脚和筋肉的腫塊。刺鼻的血腥，正和上一回一樣，催他嘔吐。而且他開始作嘔了。他急 的轉身跑出了小屋。

「我看不得肉……主！我連這氣味也忍受不了，」他喃喃的說

「你爲什麼要來看呢：我們沒有你可以辦得了的，你這種經過敏的傢伙！」波羅夫則夫微笑着，開始用他那 有 汚和羊脂氣味的手捲着一枝香煙。

由於 勤的工作，他們到了早飯的時候宰殺完了。剝了皮的羊體掛在穀倉裏。女人們煮着肥羊的尾巴。波羅夫 則閉在他的房間裏， 白天從來不走出房間。他們送了一些用煮着羊尾的湯汁燻成而新鮮的椰菜湯，雅可夫的媳婦

剛收拾好他的空盆的時候，耳門軋齶的響了。

「父親！達維多夫來了，」緩明叫着，他最先看見他走進了院子的雅可夫·洛濟支變得比最細的白麵粉還要蒼白。達維多夫已經在門口用掃帚掃去了他的長靴上面的雪。他高聲的咳了咳嗽，用一種很有確信的步伐，走了進來。

「我完結了！」雅可夫·洛濟支心想。「看他走進來的模樣，這畜生！就好像他做了全世界的主人一樣！好像他走進他自己的家一樣！哦，我完結了！我想他們爲了尼基塔·訓普洛夫的謀殺來逮捕我的。他知道，這猶靈！」門上敲了一下，於是一個嘶啞的次中音問道：

「可以進來嗎？」

「進來！」洛可夫·洛濟支過來想大喝一聲的，但是他的聲音發出口來，却成了低低的細語。

達維多夫等了一會，於是我開了門，洛濟支沒有從桌邊站起身來，因爲他能够他甚至於要從地板上帶起顫抖的，無力的腿子，這樣，不致於使人聽到他的長靴的後跟在地板上碰得發響。

「你好，老闆！」達維多夫先開口。

「你好，同志！」洛濟支和他的老婆齊聲回答。

「今天很冷……」

「是的，很冷。」

「裸裎不會凍壞嗎，你。」達維多夫問。他的手伸進他的口袋裏，於是，拖出一條黑得像煤燭一樣的手帕，捏

在衣裏，去醒鼻涕。

「請進來吧，同志！請坐。」雅可夫邀請他。

「他什麼事情樣的驚慌，這傻瓜。」達維多夫看到阿斯托洛夫的蒼白的臉色和顫動的嘴唇，很奇怪。

「你想裸麥會怎樣？」他問。

「，那不會的……裸麥被雪好好的掩蓋了。風把雪吹掉了的地方，也要凍壞一點……」

「他開始是談裸麥，於是他會突然的說：『唔，準備好！』也許有人告訴了波羅夫則夫。他會來一次檢

查！」雅可夫·洛濟支想。他稍微減少了一點恐怖，血一時間又回進了他的臉上，汗從他的皮膚毛孔裏滲透出來，

從他的前額下滾下了他灰色的鬚鬚，多鬚的下巴。

「你願意同我們一道吃一點什麼嗎？請到前房坐吧。」他邀請他。

「我必和你談一談，雅可夫·洛濟支，在會議上關於寒戰農場的事，你說得不很錯，很中肯。當然你說得對，農場處置複雜的機械。但是說到工作的組織的問題，你是錯了。事實如此，我們想要你來擔任農場的經理。我聽說你是一個好·流的科學化的農民……」

「進來，請進來吧，同志！加莎，把暖爐燒來。你要不要喝一點椰菜湯？或者吃一點鹽漬西瓜？進來，親愛的客人。我們的走向新生活於領導者……」雅可夫開始快樂得透不過氣來；他覺得好像是一座山從他的肩上移下了一樣。「是的，我科學的耕種着我的農場，你說得對。要使我們的無知識的哥薩克擺脫我們的祖代的方法。看他

們怎樣犁田吧！他們祇在土地上輕輕的掠過！我得了地方土地局一張獎券書，發明！把那張我最好的的獎券書來！不，不用麻煩，我們自己進去看看吧。」雅可夫·洛濟支差不多使人覺察不到的對發明使了一個眼色，領了他的客人走進居室。他的兒子懂了他的意思。到走廊去關閉波羅夫則夫的房間的門，他向裏面看了看，使他吃了一驚。房間裏面沒有人。他走進客廳。波羅夫則夫脚上祇穿着他的羊毛襪子，正站在通向居室的門邊。他揮手叫發明出去，他把他那好像捕食的猛獸的耳朵一樣豎起來的軟骨耳朵貼在門上。「膽大的鬼！」發明離開客廳的時候，這樣的想着。

阿斯托洛夫家裏的互有的，很冷的客廳在冬天是不用的。在油漆地板的一個角落裏，年々堆着大麻的種子。在門邊，放了一個裝着鹽漬蘋果的琵琶桶。波羅夫則夫坐在桶邊上。在這裏，他可以聽到達維多夫和洛濟支的談話的每一句話。一種蔷薇色的薄暗的光線，從那覆着霜的窗子，玻璃上透露進來。波羅夫則夫的眼子凍僵了，但是他坐着沒有動，帶着腐蝕力的憎惡，傾聽着和他祇隔一張門的敵人的嘶啞的次中音。「他在他的會議上把喉嚨都叫啞了，這獵狗！我要打他……要是我這時能夠的話……」波羅夫則夫把他的被血剪得膨漲了的拳頭，緊緊的壓在胸口，他的指甲嵌進了他的手掌。

從門的那面傳來了這樣的話：

「我這樣說，我的親愛的集體農場的主席。用我們的老法子去耕種是沒有用的。就拿裸麥講吧！爲什麼牠會凍壞呢，爲什麼一公頃收到二十普特，我們就要認爲是豐收，而許多的人，甚至於連種子也收不回來呢？但是在我

的田裏，「再也不能够從我的麥穗中間，擠過身去。有時候我騎了我的母馬出去，麥穗會垂到馬鞍上來。聽有那麼大，你的手掌放不下牠。這都是因爲我在我田裏保留了雪，使地面吸飽了水。另外一位公民把他的向日葵，齊根斬下了：他很貧饑，說那可以生火爐。這傢伙好像在夏天，沒有工夫把他房裏的馬糞，成肥料一樣！他是大生的懶惰，而習慣又纏住了他。他不懂得，要是祇割下葵花頭，牠的莖會在田地保留着雪；風，會吹過牠們，把雪吹到窪地去。到春天，這溼的地面，比那多天休耕的最上的秋耕地還要好得多。要是他不將雪保留在田裏，雪會白白的融掉，而肥沃的多量的水，會消逝了去，人和土地，都得不到牠的好處。」

「這對極了。」

「我們的保姆，蘇維埃政府，決不會無緣故的頒發一張獎狀書給我的，達維多夫同志。我明白事理！有些農業專家有時不十分對，但是他們的學問有許多是實在的。譬如我訂的一種農業雜誌，在那上面，有一位有很好的教員的教員先生寫着，麥子不大凍壞，但是沒有盡一點雪的赤裸裸的地面，却會裂開，把麥根擄壞，使麥子枯死。」

「這是很有趣味的事。我從來沒有聽到過！」

「他寫的是實在的。我同意他。這個道理我甚至於親身試驗出來了，我掘出幾根麥子，看見那供養主要的根的小小的根鬚，那發芽的種子倚靠着去吮吸土的黑血，笑取得牠的養分的根鬚，通碎斷了。種子得不着養分，於是死去了。切斷一個人的血脈，他會活了去嗎。穀物也是一樣的道理。」

「是的，雅可夫·洛濟支，你告訴了我許多實在的事。雪應當保留在田裏，讓讀一讀你那些農業雜誌，可以

嗎？」

「你讀他則沒有什麼用，」波羅夫則夫心裏想。「你沒有工夫讀牠們了。你們在這世界上的日子很有限了。」他一個人私自微笑着。

「還有，怎麼樣在冬天把雪保留在休耕的田裏呢？」洛濟支繼續的說。「你要做些障屏。我已經證明了用枯枝做障屏。我們要和山谷裏的雪作戰；每年，牠們要劫掠我們一千公頃以上。」

「那是對的。但是現在請告訴我，有什麼最好的方法，保持畜舍的溫暖嗎？一種又便宜又有效的方法，你可知道？」

「你是說的畜欄嗎？這個你們可以做到！我們應當叫女人們用泥把牆面糊好，這是一個方法。如果不這樣，我們就應當在兩個雞窩中間堆積許多乾馬糞。」

「是的。而那用化學的方法處理麥種，是怎麼回事呢？」

波羅夫則夫想在髒牆補上坐得更斜眼點。但是桶蓋在他的下面落了下去，發出一個咕嘟的響聲。他咬着他的牙齒，當他聽到了達維多夫這樣在問的時候：

「那裏落下了什麼東西？」

我想是貓掉倒了什麼東西。在冬天，我們的客廳是不用的。那要花費許多燃料。却是，我想給你看看我的精選的大麻種子。我是特別定購得來的。冬天我把牠擺在那個客廳裏。進去看看吧。」

波羅夫則夫向那通到走廊的門跳去，開門的時候，塗着油的門鍵，沒有發出聲音，讓他悄悄的通過了。

達維多夫 開阿斯托洛夫羅夫家的時候，手臂下面夾了一本雜誌，很滿意他這次訪晤的結果，更加確信阿斯特洛夫羅夫的有用。「有一個像那樣的人，一年光景，我們就可以使這村莊改頭換面。一個伶俐的農民，這魔鬼，並且讀了不少的書。他是怎樣的懂得農場和土地呵！一種真正的才器！我不懂爲什麼瑪加爾這樣的懷疑他，他對於集體農場將有很大的用處，事實如此！」達維多夫一面這樣的想着，一面向村蘇維埃走去。

第十五章

因爲雅可夫·洛濟支的影響，牲畜開始在格內米雅其每夜的被屠殺。暮色剛剛上來，就可以聽到羊的短促 窄 息的哀鳴，豬的臨死的絕叫 或小牛的哮喘，震破着寂靜 不僅是那些加入了集體農場的人，就是個別的農民也都 在屠殺。他們把公牛，羊，豬，甚至連母牛都殺掉了；他們把那些繁殖用的牲口也都殺了。兩夜的工夫，格內米雅 其有角的牲口的數目減少了一半。群狗拖 糞在村裏四處跳着，地窖穀物倉裝滿了鮮肉。兩天的工夫，合作社賣 掉了在倉裏放了一年半的兩百普特食鹽，「殺肥，現在還不是我們的了！」「殺肥，要是你不殺的話，他們會把牠 作爲獸肉徵收稅拿去。」「殺肥，因爲在集體農場裏，是不會嘗到肉味的。」這種種險險的謠言，到處傳播着。 於是他們殺了。他們吃得走不動。每個人，從最小的小孩子到最大的老人，都患肚皮痛，餐時候，家家的食桌， 被煮的和烤的肉的重疊，壓得咯吱的響。晚餐時候，每個人都有着一張油嘴，每個人都好像赴了喪禮的饗宴一樣的

暖氣。大家都好像鳥一樣的吃得昏頭昏腦。

老西奚卡是首先殺掉去年夏天生產的小牛的人們中間的一個。藉着他的老婆的幫助，他竭力想把獸屍掛在橫梁上，以便更利地去剝牠的皮。他們掙扎了很久，沒有效力，因為肥碩的小牛太重了；老太婆甚至於在她竭力想舉起小牛的臀部時候，她的背部都被扭傷了，以後一個禮拜，替人醫病的老女人瑪米奚哈老在她的背上放着一個鐵罐。但是第二天，老西奚卡親自去燻飯，而且，也許是因為他的年老的妻子受了傷他感到激惱，也許是由於極端的貪嘴，他吃的那麼多的燻胸肉，以致有許多天，他沒有走出院子一步，沒有扣好他的粗麻布褲子，而且整天的二十四小時內，他老是在小舍後面的日向葵幹的中間，在可怕的寒氣裏站着受苦。在那些日子，從西奚卡的破露的小屋傍邊經過的每一個人，都看見老頭子的毛皮帽子，在菜園裏的日向葵幹的中間，一動不動的突了出來。於是西奚卡自己，會突然的向日葵叢裏出現來，一面走一面用兩手提着他那沒有扣好的褲子，對小路一眼也不看的，痛的慢慢的向屋裏走去。他因的拖着他的兩脚、疲倦的走到門邊，於是突然，好像想起了什麼緊急的事情一樣，他回轉身來，用細細的步子，跑回向日葵叢去，老頭子的毛皮帽子重新又在向日葵中間，一動不動的，自尊自大的突了出來。寒氣是怎樣的傷人呵！風低低的吹掃着菜畦，在他的周圍吹起了許多的尖頂的雪堆。

到第二天的晚上，拉茲茨推洛夫聽到牲畜的屠殺帶着一種大規模的性質的時候，他立刻跑到達維多夫那裏。

「你不在做什麼？」他問。

「我在讀書。」達維多夫翻一着本黃色的小書的書葉，沉思的微笑着。「這實在是一本好書，我的朋友牠！會使

得你的呼吸都停止！」他笑着，露出他的缺牙齒，伸出他那短短的，強壯的手臂。

「讀小說！或是什麼唱歌本麼！當村裏……」

「你傻瓜！傻瓜！小說！唱歌本在那裏？」達維多夫大笑起來，要安德烈坐在他對面的一條長凳上，把書納進他的手裏。「這是安德里夫對洛斯多夫的黨的活動分子的報告。這本書抵得十幾本小說，我的朋友！事實如此！我一開始讀，就要忘掉吃飯。我讀着讀着。哦，該死的，我真討厭得很。我想現在什麼都冷掉了。」他的微黑的臉上帶着懊惱和厭煩的神態。他站起來，把兩手伸進口袋裏，陰鬱的扯起他的短褲，走進廚房裏。

「你願不願意聽我說話？」拉茲米推洛夫憤憤的問。

「爲什麼。當然，當然我願意。等一等。」

他從廚房裏端了一瓷碗冷的椰菜湯回來坐下。用他的疲倦的，細眯着的灰色眼睛，凝視着拉茲米推洛夫，他一口咬下了很大一塊麵包，動頰骨上面的筋肉，咀嚼着。閃着光輝的羊油的黃斑點浮在冷湯的上面，一片肉饜深紅色的火燄一樣的現了出來。

「湯裏有肉麼？」安德烈用他那煙霧壞了的指頭指着碗，憤憤的問。

達維多夫咽住了喉嚨，困難的微笑，滿足的了點頭。

「但肉是從什麼地方來的？」

「我不知道，但是怎麼回事？」

「這麼回事，他們把村裏的牲畜殺掉一半了。」

「誰在殺？」達維多夫扭着塊麵包，於是把牠「醒」了。

「魔鬼們！」拉茲米推洛夫前額上的傷痕變紅了。「集體農場的主席！」他譏笑他。「你要組織一個巨大的農場，不錯！誰在殺牲口！是你的集體農場的農民們。個別的農民們也一樣！他們都發瘋了，這些可惡的畜生！他們把一切都殺光了，我聽 他們甚至於連種牛也在殺了。」

「你有一種愛叫的壞習慣，好像你在會場上一樣。」達維多夫厭煩的說，又俯着身子去喝湯。「冷靜的，扼要的告訴我吧，誰在殺牲畜，爲什麼他們要這樣？」

「我怎麼知道爲什麼呢？」

「你總是咆哮，叫嚷。我閉着眼睛聽，好像親愛的古邁的一九一七年，重新來到了。」

「等一下，你也會咆哮起來的，我想！」

拉茲米推洛夫把他所知道的一切關於牲畜的屠殺的事，告訴了。聽到末尾，達維多夫差不多沒有咀嚼的吃着。他的談話的情調消逝了，一種深的皺紋的放射線聚集在他的兩眼的四周，他的臉好像變老了。

「立刻去召集一個全體大會，」吩咐。「去叫拉古爾洛夫……但是不用麻煩，我自己到他那裏去。」

「開會做什麼？」

「做什麼？我們要禁止他們宰殺家畜，可是他聽不聽，我們要把他們逐出集體農場，請他們吃官司。這是一個非

常嚴重的事件。事實如此！這又是當邊在搗我們的蛋。喂，請抽一支香煙，走吧！噢，不錯，我忘記把我自己的愉快的事告訴你！」一種幸福的微笑，掠過達維多夫的臉，溫暖了他的眼睛；不管他是怎樣的皺起他的嘴唇，他都不能夠掩飾他的快樂。

「我今天接到 從列寧格勒寄來的一個包裹。是的，朋友們給我寄來的一個小小的包裹，……」他快樂得臉紅了，彎下身去，從他床底下拖出一個小小的箱子，他揭開箱蓋。箱子裏面，香煙包，餅乾盒，書籍，一個彫鏤了的質香煙盒，和其他許多包着摺着的東西，雜亂的堆積着。

「同志們記起了我，看他們送給我的東西罷……這是我們列寧格勒的香煙，我的朋友。他們甚至於還送了些巧克力來你看見嗎？我夢這個有什麼用？我總把他送給什麼人的小孩子去……但是這都不要緊，要緊的是他們送了這些東西來的這事實，不是麼？重要的是他們記起了我，送了我這一箱東西，而且還有一封信……」

達維多夫的聲音特別的柔和。這樣一個快樂到不知一措的達維多夫同志，安德烈以前從來沒有看見過。他的興奮，奇妙的傳染給了拉茲米推洛夫，於是想說幾句愉快的話，安德烈這樣的嚷道：

「唔，很好！你是一個大孩子，那就是他們送這箱東西的緣故。看吧，整個這一切要不了了一個虛布。」

「那不要緊。事情是這樣：我，可憐的人，是一個孤兒，沒有老婆，沒有任何親人。事實如此！於是這包東西突然到來了！這是一件動的事，看吧多少人在這封信上簽人名。」達維多夫一隻手拿着一盒香煙，另外一隻手拿着一封有許多人簽名的信。他的手抖顫着。

拉茲米推洛夫點起了列寧格勒的香煙，問道：

「唔，你覺 你的新的住所怎樣？房東太太很不錯，是不是？你洗衣服怎麼辦？要是你願意的話，你可以拿給母親去洗。或者你可以和這裏的女人商量。你穿在身上的那件衣服太髒了，而且發出死馬的味道一樣的汗臭。」

達維多夫臉孔漲紅了，急急的說：

「是的，我的衣服要洗洗了。我和拉古爾洛夫住在一道的時候，什麼都不方便。有什麼東西要縫，我自己縫我也自己洗衣服。我 這裏以來，還沒有好的洗濯過，那是事實。而我的汗衫也……村莊的店子裏沒有肥皂買。我已經要求這裏的女人替我洗，而她說：「給我肥皂吧，我可以替你洗。」我要寫信給朋友們叫他們替我送點家用的肥皂來。但是住所還不壞！沒有一個小孩子，我可以安安靜靜讀點書，而且大體……」

「你把那要洗的衣服給母親去洗吧，她會替你洗的。不要害羞。母親是一個好人。」

「不要操心吧，我總有辦法的。謝謝你的好意。我們一定要替集體農場建築一個浴室，那才是一個好主意！我們要做到！事實如此！唔，去吧，去召集一個大會。」

拉茲米推洛夫吸完了他的香煙，走出去了。達維多夫無目的的重新理着箱子裏面的小包，嘆息着，整好了他的污髒的，黃褐色的汗衫的下垂的領，撫平了他的聳立起來了的黑頭髮，開始穿了衣服走出去。

在途中，他去看拉古爾洛夫，拉古爾洛夫皺着眉毛，眼睛着也不看他的迎接了他。

「他們在屠殺牲畜，」他們 問候以後，他這樣喃喃的說，「他們可惜他們的私有財產。小資產階級中間起

這麼一種難以言語形容的驚恐。」他轉身向他的老婆嚴厲的說：「你立刻離開這裏，羅加里亞。去和房東太太坐一會；你在旁邊，我話都說不出了。」

羅加里亞憂愁的走進廚房。自從鐵摩非和富曼的家族們一道乘滑車去了以後，她垂頭喪氣的到處徬徨。她的眼睛下面躺着兩個青色的悲傷的池沼，連她的鼻子也好像死屍的鼻子一樣地尖了。顯然和她的情夫離別，她的心裏很悲哀的。富曼被送到寒冷的北極地方去的那一天，她一早起，公開的，不害羞的在波西傑夫的院子的附近徘徊，等滑車看鐵摩非。鐵摩非的滑車帶着富曼家族和他們的財物從格內米雅其出發的時候，她發出了一種凶兆的，歐斯托里的尖叫，撲在雪地上。鐵摩非待要離開滑車，向她跑去，但是她的父親用一種威嚇的喚聲，叫住了他，鐵摩非跟着滑車的後面走去，咬着他那被燒燬一樣的仇恨弄蒼白了的嘴唇，一次又一次的回轉頭去看滑車內米雅其。

像白楊樹上的葉子一樣，鐵摩非的愛憐的言語，在羅加里亞的心裏懷怨的喃喃着；顯然她是再也不會聽見他的這種言語了。一個女人帶着這種無力的戀慕怎麼能不消下去呢？她怎麼能不感到挫折？現在還有誰會多情的凝視着她的眼睛，對她說：「那件綠色的襯衫你穿了非常的合身，羅加里亞！你穿了這件衣，以前的任何官家太太都漂亮？」或者，還有誰會用一種女人的啟辭：「原諒我吧，再會了，我的美人。你的美麗對於我是一種無窮無盡的快樂？」祇有鐵摩非能夠。詔媚和感動人心的不害羞的話去擾亂她的靈魂的深底。

從那天起，她完全和她丈夫疏遠了。平靜而有力的帶着平常沒有的雄辯，瑪加爾對她說道：

「同我再住幾天，以後就收拾你的零碎東西，你的吊襪帶，香油盂，到你高興去的什麼地方去吧。我爲着愛

的緣故，忍受了許多羞恥，但是現在我的忍耐力斷絕了。你和一個富農的兒子勾搭，我沒有做聲。但是現在你在集體農場的一切有階級意識的人們面前爲着他哭，我再也不能忍耐了。不但是我背負着您，就不能夠走到世界革命，而且我也許完全落伍。你是我的背上的一個不必要的負擔。我祇把這個負擔拋掉了。你懂嗎？」

「我懂的。羅加里亞回答着，再沒有說旁的話。」

同一個晚上，達維多夫和瑪加爾密談了一次。

「那個女人把你帶進了污泥！你現在怎麼丟和集體農場的人們見面呢？」達維多夫問。

「又是這一老套了……」

「你是一個蠢東西！你這個牛胃！」達維多夫一直齶頸根的漲紅了，青筋在他的前額上突了出來。

「人家怎樣好同你說話呢？」拉古爾洛夫在房間裏走上走下，響着他的指頭，浮着一種沉靜的，狡猾的微笑。

「你差不多一句別的話也沒說，你竭力想用下面的話來壓倒我：『安那其主義者，偏向者！托洛斯基主義者！』你知道我對我的老婆怎樣的作想，而且爲什麼我要忍受這一切。我已經告訴過你，我並沒有把她擺在心上。你曾經停下來考慮過一個羊的尾巴麼？」

「沒有！」達維多夫慢吞吞的回答，拉古爾洛夫的突然轉換話題，使他吃驚了。

「唔，我考慮過。常常奇怪羊的尾巴對於牠有什麼用。這是天生的一種特別的重。但是這好像什麼用處也沒有。牛，馬或狗可以用牠們的尾巴趕蒼蠅。但是羊的尾巴上高着八磅重的脂肪，牠可以搖動牠，却不能用牠趕蒼

蠅。有着這麼一個尾巴·夏天是很熱的，栗·發響 刺在牠上面。」

「你儘管談着羊的尾巴和其他的尾巴，是什麼意思？」達維多夫又開始暗暗的忿怒了。

但是拉古爾洛夫平心靜氣的繼續道：

「我想這是附在牠的後面遮蓋的。這不方便，但是你能夠用什麼別的東西代替呢？而我的女人，我是說我的老婆，對於我的必要，正好像尾巴 於羊一樣。我醉心世界革命，我在等待她，等待我的這情婦 我的女人在我是沒有什麼的。她祇是附帶的東西，但是沒有她，你又不能過活，你便遮掩你的羞恥。我是一個孤頭無尾的男子，就是病了也是一樣，我時時刻刻可以盡清男子的任務。要是她不能在我這裏感到滿足的話，唔，見她的鬼去！我有一次對她說過：『你一定要和其他的男子勾搭的話 隨你的便罷；但是不要把污穢沾在你的裙子上邊帶回家來，而且不要在你的衣服上露着你在什麼地方睡覺的痕跡，不然的話，我會打偏証的頭。』但是現在你，達維多夫同志，這樣的事，你一點也不懂，你像一條 蠅 鐵尺。你並不和我採取同樣的方式等待革命的到來。但是你爲什麼要着我的老婆的罪惡來罵我？她使我感到滿足。至於她和一個富農勾搭上了，而且看着他，爲着一個階級敵人哭泣，因爲這點，她是一個毒蟲，而且無論怎樣，我都要把她逐出我的家。但是我沒有力量去打她。我正在走進新的生活，我不願意污了我的手。你會打她嗎？但是，喂，那樣一來，你，一個共產黨員，和舊時代的什麼人，什麼軍官之類，有什麼不同呢？他們常常打老婆！就這這樣。不，兄弟，你再不要和我談羅加里亞的事了吧。我自己會和她算賬的，這種事情，用不着幫忙。一個老婆的問題，是很嚴肅的問題。有許多事都靠着她。」拉古爾洛夫做夢

一縷的微笑着，於是熱心的繼續說道：「等到我們消滅了一切國界的時候，我是第一個要叫起來：『快和外國女人結婚吧！』大家都會混雜起來，就不會有這類的怪事了：一個人的身體是白色的，另外一個人是黃的，第三個人是黑的，白種要罵別一種有色皮膚的人，而且把他們看比自己低級。大家都會生着副可愛的黧黑的面孔，大家都是。在晚上，我常常想着這事情……」

「你完全在夢裏過活，瑪加爾！」達維多夫不滿意的說。「有許多地方我不理解你。關於種族的差別……那是十二分對的，但是至於其他的事……許多日常生活的問題我不能夠同意你。唔，隨你的便吧！祇是我再和你住在一起道了。事實如此！」

達維多夫從牀底下拖出他的皮箱，使皮箱裏面的器具發出深沉的響聲，於是走了出來。拉古爾洛夫陪了他走到他的新的住所，走到沒有孩子的集體農場農民菲立莫洛夫夫婦的家裏。在到菲立莫洛夫的家去的路，他們一路談着春天播種的事，他們沒有再談到家庭和生活的問題。那時以後，他們兩個人中間的關係有了一種更容易覺察得的冷淡。

因此，現在，在談到牲畜的屠殺的時候，拉古爾洛夫用一種側面的垂頭喪氣的眼光迎着達維多夫。但是在羅里亞出去了以後，他的談話比較起勁了。

「他們在屠殺牲畜，這些毒蟲！」他說。「他們寧可準備被肉喰死，不願意把家畜交給集體農場。我提議，我們召集一個大會，通過一條要求允許槍決那些故意屠殺牲畜的人的議決案。」

「什麼？」達維多夫懶聲懶氣的問。

「槍決他們，我說，槍決他們，我們得尋求什麼人的允許？人民法庭不能允許，能嗎？殺掉兩個屠殺了懷孕的母牛的人，我想，其餘的人一定會覺悟過來。我們現在一定要用最嚴厲的一段來處置。」

達維多夫把他的帽子丟在大廳上，在房間裏面走上走下。他說話的聲音裏有一種不滿的和猶豫的音調。

「你又走極端了！拿了你真沒有辦法，瑪加爾！想一想：你真正能夠爲着人民殺掉自己的母牛，槍決他們嗎？沒有那樣的法律。事實如此！中央執行委員會有一條決議案，而牠用這麼多的字寫着：「監禁兩年，土地沒收，故犯者驅逐出境。」而你却提議要求槍決他們！你真是……」

「唔，我是什麼？我什麼也不是。你老是考量和計劃。但是我們用什麼去耕種？要是他們在參加集體農場以前殺掉了他們的耕牛的話，用什麼去耕種？」瑪加爾大步的走到達維多夫的面前，手放在後者寬闊的肩膊上。他比達維多夫高一個頭，當他低頭看他的時候，他補充道：

「認明！我替你離過。怎麼生一個這樣懶惰的驢子？」於是他差不多叫囂起來。「不看見我們要是不能設法耕種的話，我們就完結了麼？你看不清楚嗎？爲這事情，我們非槍決兩三個毒蟲不行！我們應當把富農們槍決！這是他們的工作！我們應當要求最高當局的允許。」

「你這傻瓜！」

「又來了你的「傻瓜」」拉古爾洛夫憂鬱的垂着他的頭。但是他好像一匹馬感觸到了騎者的膝頭一樣，立刻又

響起頭來，叫道：「他們都在屠殺！我們已經像在內戰期間一樣，到了陣地戰的時候了。敵人在我們四方八面起來了，而你呢？像你這樣的人會糟塌許多世界革命的機會。世界革命決不會由你們這些遲鈍的傢伙造成！我們的周圍到處有資產階級在虐待勞苦羣衆，在宰殺中國X軍，在毆打黑種人，而你却要愛惜敵人！羞啊！真是一種可怕的恥辱！當我想到在外國受資產階級虐待的我們自己的血親兄弟的時候，我的血都冷了！因爲這緣故，我不能讀報。我看見報的時候，我的腸肚通通顛倒了過來。而——！你對於我們的敵人關在囚牢裏腐爛的我們的血親兄弟，怎麼想呢？你並不憐惜他們！」

達維多夫用他的手指搔着他的光禿的頭髮，啞啞的帶着鼻音叫道：

「見他的鬼！我不憐惜他們嗎？請不要那樣號叫！你自己有點神經病，你要使人家和你一樣。我在戰爭中和反革命算賬是爲了羅加里亞的眼睛嗎？你所提議的是什麼？你清醒一點！不能講槍決！你還是去做點羣衆工作，說明我們的政策。但是槍決！誰都能夠幹！你老是這樣！有一點點混亂，你就馬上走極端。事實如此！但是在這事開始以前，你在那裏？」

「和 在一塊！」

「對了！我們太沒有注意這事了，但是現在我們應當敲頓一下，不要談槍決吧！你的歇斯托里已經發夠了。去工作吧。是一個姑娘，咒你！你連一個染紅了指甲的姑娘都比不上！」

「我的指甲是用血染紅的！」

「所有一切不願手套作戰的人全是一樣。事實如此！」

「發明，你怎麼可以叫我做姑娘？」

「這是隨便說說的！」

「收回這句話！」拉古爾洛夫假聲的要求。

達維多夫靜默的看了他一會，於是笑起來。

「好。你平靜點吧，讓我們到會場去。關於這個屠殺的事件，我們一定要有點吃方的宣傳。」

「我昨天花了一整天工夫，從一家跑到一家，和他們辯論這件事。」

「這倒是一個好方法。我們再去，我們大家幫去。」

「再回去吧！我昨天離開一家人家的時候，我想：唔，我似乎已經說服他們了。」但是他剛剛跑到外面，就見一隻豬在刀下尖聲叫起來。我花了整整一個鐘頭和一個私有主義的毒蟲談世界革命和共產主義！我是怎樣用說着啊！連我自己都感動得流淚了。不，和他們講道理是沒有用的，你得打他們的頭，打他們同時告訴他們：「不要聽富婆的話，你這危險的毒蟲！不要跟他學着愛財產。不要屠殺你的家畜，你這廢料！」他想他不過是殺了一隻牛，但是實際上他是在世界革命的背上刺了一刀。」

「有的該打，其他的該給他教育。」達維多夫這樣的主張。

他們離開了院子。一種雪的，鬆散的雪，撒在地上。有點性的雪片掩蓋了舊雪，在屋頂上燻化。通過石板一

樣的風潮，他們向學校走去。村裏的居民只有一半到了會。拉茲米推洛夫朗讀了人民委員會關於「對故意屢殺家畜的鬪爭方法」的法議案。以後，達維多夫演說了。在他的演辭的末尾，似向大會說了這些話：

「公民們，我們又接到了三十六個請求加入集體農場的請求書。在明天的會議上我們要審查他們，那些自己丟失了富農的鈎，在他們加入以前被掉了他們的牲畜的人，我們要拒絕他們的請求，事實如此！」

「但是假如已經參加了的人殺了一隻小牲畜，怎麼辦呢？」羅比內金問。

「我們要把他驅逐出去！」

會場的人都感嘆着，於是起了一陣深沉的理想的思想的響音。

「這樣，你不如解散集體農場的好！這裏沒有一家沒有屠殺牲畜的。」波西傑夫叫道。

拉古爾洛夫搖着拳頭，對他罵着。

「你住嘴，你這小畜養！關於集體農場的事不要你插嘴。沒有你，我們可以幹下去。這自然已經把鬪爭的鬪牛殺

了，是麼？」

「我可以隨我的高興處置我自己的家畜。」

「好！我明天把你送到監獄裏去，在那裏你可以隨你的高興去幹你的！」

「你太嚴厲了！你的法定太嚴厲了！」有人用一種嘶啞的聲音這樣的叫。

會場的人數雖然少，討論却很激烈。散會的時候，村民們沉默的走去，祇有在他們離開了學校，散做許多小羣

的時候，他們才一邊走，一邊交換意見。

「東迷着殺了兩隻羊！」集體農場的農民說明。古金可夫向羅比西金訴說道。「你現在把那些肉從我的喉嚨裏拖出來吧……」

「我自己也做了一件糟糕的事，我的朋友。我殺了一隻山羊，」羅比西金沉重的嘆息。「現在我怎麼好站在會議的前面呢？竊祇怪我的老婆，該死了她！她勸我犯罪，詛咒這魔鬼！祇是「殺！」「殺！」沒有別的話！她想吃肉！哦，這個女妖精！我到家的時候，我夢殺掉她的牙齒！」

「她是應該好好的給教訓一頓，她應該！」羅比西金的岳父，安金姆，普斯格內布洛夫夫告他。「這使得你很難看，我的孩子，因為你是一個集體農場的農民。」

「正是呀，」羅比西金嘆了口氣，在黑暗裏揩掉了他的鬍鬚上面的雪，腳跌在車轍裏，顛躓着。

「你不是把那有斑點的公牛殺了嗎，老安金姆？賴姆卡·烏沙洛夫，他住在普斯格內布洛夫夫的隔壁，咳嗽着問。」

「我是殺了，我的朋友。但是我另外有什麼辦法呢？這公牛折斷了牠的腿子，這該死的畜生！惡魔把牠引到地窖邊上，她掉了下去，折斷牠的腿子。」

「我好，在天亮的時候，看見你和佩加妮一道用枯樹枝把圈牛趕到地窖那裏去……」

「你說什麼？你說什麼，賴姆卡？收回那句話！」老安金姆吃了一驚，站在街心，在那不能透視的夜的黑暗裏

顏頻的閃着眼睛。

「走吧，走吧，老頭子」頓姆卡撫慰的說。「你像一個半埋在土裏的拳頭一樣的站在那裏幹什麼？你把鬮牛趕進地窖……」

「是牠自己走去的，頓姆卡！不要那樣造孽吧！這是一種極大的罪過！」

「你很狡猾，但是比鬮牛狡猾不了許多。一隻鬮牛的舌頭可以達到牠自己的尾巴的下面，但是我想你不一定能夠，你能够嗎？你想着你把它弄得跛了腳，於是可以用藉口殺掉牠。是不是？」

潮溼的風狂暴的吹過村莊。白楊和柳樹在溪邊的草地上隨然的呼號。一種黑得刺眼的黑闇籠罩了一切。被溼氣包住的人聲在小路上頓時可以聽到。雪不絕的下。冬天是在預出她的最後的星暮的禮物。

第十六章

達維多夫和拉茲米推洛夫一道離開了會場。正在降落雨雪，很密很潮溼。小小的燈光在黑闇裏到處閃動。被一陣一陣的風吹得斷斷續續的，狗的叫聲，悲慘的，顏頻的響過村莊。達維多夫想起了雅可夫·洛濟支保留田裏的雪的談話，嘆息道：「不，今年我們辦不到。在這樣一種大風暴裏，會有多少雪留在耕地上呢？這是一種羞恥，事實如此！」

「讓我們到馬廐去看看集體農場的馬匹，」拉茲米推洛夫提議。

「好！」達維多夫同意。

他們轉到了一條小路。他們很快的看見了一點燈光：在那作了馬廄的拉普西洛夫的乾草屋的外面，掛着一個燈籠。他們走進院子，在馬廄門邊的屋檐下面，站着七八個哥薩克。

「今天誰值班？」拉茲米排洛夫問。有一個人從長靴上擦了他的香煙，回答道：

「康德拉脫·梅譚尼可夫。」

「但是爲什麼這樣一大羣人站在這裏？他們在這裏做什麼？」達維多夫問。

「唔，達維多夫同志，……我們站在這裏，大家抽一抽煙。」

「我們今天晚上從打穀場把乾草搬過來了。」

「我們站在這裏抽一抽煙，談談天。我們想請我們要等到雪停。」

馬匹在馬廄裏很規律的咀嚼着，汗，馬糞和馬尿的氣味，和那雜着苦澀的草原裏的乾草的輕淡的，發蒸氣的香氣攪和着。馬廄對面的木桶上，掛着馬的項圈，繩圈或挽革。沿着馬廄的走廊掃得很乾淨，少許撒了一點黃沙。

「梅譚尼可夫！」安德烈叫着。

「噢！」一個聲音從馬廄的一端答應。

梅譚尼可夫正在用一個乾草叉叉着一束麥藥。他從門邊走進第四號廄室去。用腳去踢起一匹黑馬，把乾草撒

下。

「回轉來，畜生！」他憤怒的叫着，對這昏昏欲睡的馬揮着乾草叉的柄，在驚訝的當中，這畜生用她的蹄子在木地板上滑動着，踏得格格作響，於是噴着鼻子，把她的頭伸到秣槽裏，顯然在想，還是重新睡下的好。康德拉脫沾着馬廄和麥麩的氣味，走到達維多夫面前，伸出粗糙的冷手。

「唔，怎麼樣，梅譚尼可夫同志？」

「不錯，集體農場主席同志。」

「你打的好官話，你的「集體農場主席同志。」」達維多夫微笑着。

「你知道，我現在是在上差呀。」

「那一大羣人站在馬廄外面是做什麼的？」

「去問他們自己吧！」在康德拉脫的回答中，含着一種惱怒的音調。「在晚上我剛剛開始喂馬的時候，他們都到這裏來了。人們無論怎樣也不能擺脫那私有的感情。站在那裏的都是馬的主人！他們走來問：「你拿了一點乾草給我的那匹栗色馬吃嗎？」「你替我那黃褐色的傢伙鋪了點草沒有？」「我的小母馬好好的在馬廄裏嗎？」但是他的那小母馬究竟會跑到什麼地方去呢？我會把他吞掉嗎？他們大家走過來要求：「讓我來幫忙你餵馬。」每個人都竭力要多拿點乾草給他自己的馬。這樣不好！我們一定要通過一條禁止閑人到這裏來的決議案。」

「你聽到嗎？」安德烈對達維多夫閃着眼睛，困惱的搖搖頭。

「驅逐他們離開這裏！」達維多夫嚴厲的命令道。「除了值班的人和他的助手以外，其他的人一概不准到這裏

來。你拿少乾草給馬吃？每次餵草的時候，你豈過嗎？」

「不，我沒有。每一匹馬大概半普特，我想。」

「你給她們通通餵嗎？」

「爲什麼不，當然要鋪的！」唐德脫猛烈的點點他的襪蓋布做的軍帽的面，細微的乾草粉末撒在他的黧黑的頸頸上，和穿舊了絮着棉花的衣的領子上。「我們的經理阿斯托洛夫羅夫，我是說雅可夫·洛濟支，來對我說：『拿馬匹吃的乾草鋪在馬廄裏去做臥藥。』這是一項很好的命令嗎？大家料認爲他是一個科學正的農民，這魔鬼，而他給我這樣一道愚蠢的命令！」

「爲什麼，這有什麼不對呢？」

「當然，這是不對的，達維多夫同志！馬吃剩的乾草都是很好的食料。那裏面的每一根草葉都柔軟好吃，雞蛋也是一樣。羊和山羊會把牠們都吃完，吃得一根不剩。而他們去鋪着讓馬睡！我開始和他爭辯，而他說，教訓他不是我我的職責。」

「不要拿去做臥藥，你是很對的！我們明天去教訓他。」達維多夫約定着。

「還有一件事情。他們在開始用那堆在大井旁邊的乾草。爲什麼，我知道。」

「雅可夫·洛濟支告訴過我，那是很壞的乾草。他現在多大田裏的肥料多麼密，把好的留到春耕的時候用。」

「唔，如果是這樣，他是對的，」唐德脫說同意了。「但是你明天會把用好乾草鋪地的事告訴他嗎？」

「我賣的。唔，現在帶一枝列寧格勒香煙吧。」達維多去喫着。「我的工廠裏的同志送給我的……所有的馬匹都好嗎？」

「謝謝你。給我一點吧。是的，所有的馬匹都很好，我們的騎乘用的馬，以前拉普西洛夫的那一匹，昨晚餓死了，但是他們都注意到了。其他的馬都好。有一匹小東西直不肯睡下去。他整夜的站著，他們告訴我。我們明天要替牠們的前足換蹄鐵。牠們前足上的蹄鐵太滑了，冰把那上面的尖硬通通磨平了。唔，再見！我還有許多臥藥沒有鋪好。」

拉茲米推洛夫同達維多夫一道到前家裏去。他們一邊說話，一邊走，但是走到一個達維多夫的住屋的轉角，在別個的農民羅耶·威巴可夫的院子的外面，拉茲米推洛夫觸觸達維多夫的肩，要他停步，低聲的說：

「看！」

離他約莫三步遠，在耳門邊，有，一個人的側影。拉茲米推洛夫突然很快的向他跑去。他用右手緊握着他的手槍柄，用左手抓住站在門裏的那個人。

「是你嗎。羅加？」他問。

「這是你嗎，安德烈·斯推汗尼支？」

「你右手裏面拿的什麼？喂，拿過來。快！」

「爲什麼，怎麼一回事？拉茲米推洛夫同志。」

「拿過來，我說，要不然我要開槍了！」

聽到吵鬧起來的聲音，達維多夫走了上來，近視的閃着眼睛。「你要從他手裏奪什麼東西？」他問。

「拿過來，羅加！要是你不，我就開槍！」拉茲推洛夫堅持着。

「那末，拿吧！你發什麼瘋？」

「看他拿着什麼東西站在門邊！哦，你這魔鬼！你黑夜裏拿一把刀，站在這裏幹什麼？你在等誰？你是在等達維多夫嗎？我問你，你拿一把刀，站在這裏幹什麼？你是一個反革命嗎？想做一個暗殺者嗎？」

祇有安德烈那銳利的獵人的眼睛，才可以看見站在耳門邊上的人的手裏拿着的刀的白刃。他跑去繳了他的械。

但是當他嘆息時，開始問那驚惶失措的羅加莎的時候，這個人打開門，用一種變了的聲音說道：

「如果你就這樣誤會我，我不能不做聲了，你把我懷疑得太壞了，決不是這樣的！同我進來吧，安德烈·斯推沙尼文。」

「到什麼地方去？」

「到羊舍去。」

「做什麼？」

「你來，你就可以知道我手裏拿一把刀在望着大路的道理。」

「讓我們去看看吧。」達維多夫捉護，自己先走了羅加的院子。「我們向那裏走？」

「隨我來吧。」

佈着一堆散碎的馬糞燃料的羊舍裏，有一條放着一羣點起來了的提燈的凳子，凳子的傍邊，羅加莎的老婆蹲在那裏，她是一個長着細細的眉毛的漂亮的圓面孔的女人。當她看見生人的時候，她站起來，竭力想用身體遮住牆壁傍邊的兩個水桶和一個水盆。在她傍邊那個角落裏，一隻肥豬正在那顯然是剛剛鋪下來的乾淨的草蓆上躊躇着。牠的頭伸進一個巨大的食槽裏，正在咀嚼着，在飲着飼料。

「你知道是怎麼一回事了吧，」羅加指指牆，惶恐不安的說。「我們想偷偷殺掉這隻老豬。我的老婆正在喂牠的食料，而我正要掀翻牠，刺牠的喉管的時候，我聽見街上有人聲。因此我想出去看看有沒有什麼人在聽。我就這樣走了出去，我的袖子捲起，圍巾繫上，刀拿在手裏。恰恰碰到你們了！你想着我在做什麼？你去殺人，要捲起袖子，繫着圍巾麼？」羅加解去他的圍巾，羞法的說，於是帶着一種壓抑着的憤怒，向他的老婆叫道：「唔，你站在那裏幹什麼，小傻瓜？把豬趕出去！」

「不要殺牠吧，」拉茲米推洛夫多少感到一些困惑的說。「我們剛剛舉行了一次會議，不准你們屠殺你們的牲畜。」

「唔，我現在不了。你已經嚇退了我所有的慾望……」

在到他家的其餘一段路上，達維多夫老是取笑着安德烈。

「防止了一次暗殺重慶農場主席的圖謀！繳了一個反革命的械！真英雄！事實如此！哈，哈，哈！」

但是我救了一隻豬的命！」拉茲米推洛夫還笑着。

第十七章

第二天，在格內米雅其黨的支部的一次秘密會議上，全場一致決定把格內米雅其「斯達林」集體農場的農民的牲畜，不論大小，全部作爲公有。同時決定，家畜以外，家園也一樣處置。

最初，達維多夫頑強的反對小家畜和家園的作爲公有，但是拉古爾洛夫斷然的警告，要是在下一次集體農場會議上，不通過這樣一個決議的話，春天的播種運動，會遭受挫折，因爲所有的牲畜都會被殺，家園也一樣。拉茲米推洛夫支持他的意見，於是稍微躊躇了一下以後，達維多夫同意了。

此外，會議還決定了而且記入議事錄：爲了終止一切故意的屠殺，應當開始一個廣大的宣傳運動，爲了這樣，每一個黨員都自動的擔任在那一天去訪問每一個農家。至於對那些已經被殺斃了家畜的人的法律處置，會議決定暫時還不是對一切的人都能適用，要等着看到了宣傳運動的結束再說。

「這樣一來，家畜和家園都要比較的安全。要不然，到春天，村裏會聽不到牛鳴和雞叫了。」拉古爾洛夫快樂的說，當他把會議的議事錄納進一個紙夾裏面去的時候。

「集體農場全體大會，欣然通過了一切牲畜的全部公有的決議，因爲勞動用的家畜和能乳用的母牛都已經這樣的處置了，這決議僅僅關係仔牛，仔馬，羊和豬。但對於公有的東西要包括家園在內的提議，却引起了長長的，熱

烈的爭論。女人們特別反對。但是她們的固執終於被克服了。這個，主要是拉古爾洛夫的功績。是他，用他那長長的手掌按着他的胸口上，用熱情的說：

「女人，我的親愛的女人們！不要留戀你們的雞和孵籠。你們以前沒有留雞過我們，現在你們不應留雞我們。讓家畜養在電燈房裏面罷。到春天，我們就要購一架孵器，這機器會代替母雞來為我們孵化小雞，每次孵化好幾百。孵器是很巧妙的孵化小雞的機器。請不要固執你們的意見罷。雞依舊是你們的雞，不過養在公共雞舍罷了。我們不應當對母雞存着任何私有的觀念，我的親愛的姊妹們。而且還有，雞對於你們有什麼好處呢？曠野現在牠們又不會生蛋。而且在春天來到的時候，看你們爲了牠們要遭受多少麻煩呵。牠們會跳進菜園去把種子啄掉，一會，你們又要發現這些東西把牠們的蛋藏在穀物倉下面的什麼地方了，或者是一隻臭貓會扭斷牠們中間的一個的頸子。在牠們身上發生的意外的事，會沒有盡頭的，而且你常常走到雞舍去，去揀看牠們那一隻要生蛋了，那一隻，肚皮還是空的。你走進雞舍，你會煮着雞虱或其他什麼惡毒。牠們對於你，祇有麻煩和災害。但是把牠們拿到集體農場去養的時候，怎麼樣呢？那豈再好不過的！牠們會受到適當的照顧；我們要請一個獨身老人，譬如像安金娜·普斯格內布洛夫夫一樣的人去照料牠們，讓他一天到晚去揀看雞的蛋，去爬到樹木上去肥。他會覺到這是一個恰恰適合老年人的，愉快而又輕鬆的工作。他幹這工作，他，鬚子都不會患痛氣病！讓我們同意吧，我的親愛的姊妹們！」女人們笑着，微微嘆着氣，相互的商量了一會，終是同意了。

會議完了以後，拉古爾洛夫和達維多夫立刻一道去一家一家的訪問。從他們在最初幾家調查的結果看來，顯

然，每一家都有鮮肉。正在午餐時候以前，他們走去看看西奚卡的。

「他是集體農場的一個積極的擁護者，而且他自己說過，我們應當愛惜小家畜。他是不會殺掉他一隻牲畜的。」拉古爾洛夫這樣向達維多夫保證，當他們走進西奚卡的院子的時候。

他們發見這位「積極的擁護者」正兩腿朝天的躺在牀上。他的襯衫一直捲到他的亂雜的，稀少的鬚鬚邊上，一個約莫有六公升容量的瓷罐的銳利的邊緣，緊緊的壓在他那滿生滑柔髮的白毛的蒼白的，憔悴的肚皮上面。兩個放血杯好像水腫一樣的壓在他身體的兩邊，他沒有抬起頭來看看進來的客人。他的兩隻手顫抖着，交叉在他的胸上，好像他死了一樣；他的眼睛突出眼窩，而且，浮着苦痛但昏昏沉沉的表情，慢慢的向兩邊滾動。拉古爾洛夫覺得他聞到了這屋子裏有一種死屍的臭味。西奚卡的肥胖的老婆正站在火爐旁邊；替人醫病的女人瑪茨漢卡，那位破塊的像老鼠一樣灰色的老女巫，正在牀邊咒綠着。瑪茨漢卡因為精於使用吸角·疊織羅·接骨·放血·止血，用編織的鐵針來打胎，這樣，她在這裏很有名。現在她在這裏「治療」這位非常不幸的西奚卡。

達維多夫走進來的時候，他的眼睛圓睜着。「早上好，老頭子！」他說。「你肚皮上面放的什麼東西？」

「我痛得要命！我的肚皮！」老頭子困難的說，一句話切成兩截。立刻，他又用一種細微的聲音，像一隻小狗一樣的嗚叫道：「把罐子拿掉！把罐子拿掉，這老巫婆！哦，我的肚皮要破了！哦，大家來救救我吧！」

「忍耐點，忍耐點！一會兒就要好過一些的，」老婦人小聲的和他分辯，竭力想拔去那深深的壓進了皮膚裏面的罐子的邊緣，却沒有成功。

但是老西奚卡突然像一管雷擊一樣的咆哮起來，一腳踢開了那女人，兩手抓住繩子。達維多夫急急的跑去幫他；從樓梯上面拿了根木頭棒，他推開老女人，用鎗棒在繩子的底上敲打。繩子打破了，空氣從碎片間呼囂的衝了出來。老西奚卡從腹底打出了一個呃，苦重的喘息着，放心的嘆了口氣，毫不費力的把吸角移開了。達維多夫瞥了一眼老傭兒的那有着一個在繩子的破片間突了出來的大肚臍的肚皮，他退到長套那裏，被一陣狂笑弄得窒息了。眼淚從他的臉頰上滾了下來，他的帽子滾下了，幾束黑色的頭髮垂到了他的眼睛的前面。

老西奚卡是不容易死的！瑪米潔卡開始傷心打破了的繩子的時候，他已經把襯衫拉下去遮掩了他的赤裸裸的身體，站了起來。

「哦，你這老惡漢！」女人一面聲泣，一面在響的叫，「魔鬼把我套給打破了！我給他們這樣的人醫病，你們一點也不曉得好處！」

「滾出去，女人！立刻滾出去！」西奚卡手指着門。「你剛才幾乎把我的命都送掉了。你的繩子應當在你的頭上敲碎。出去，要不然我要殺人了。我動了火的時候，我是一個很利害的人。」

「到底是什麼一回事？」拉古爾洛夾在瑪米潔卡出去時差不多還沒把門帶關的時候，這樣的問。

「哦，我的孩子，好朋友，相信我！我剛才差一點完結了。足足兩個整天，我沒有走出我的院子一步，我用我的手扯着褲子走路。我的肚皮痛得這樣利害，簡直忍不住！我好像身上有個漏滴一樣，好像我是一隻污穢的小雞一樣的下個不停。」

「你是不是太吃多了肉？」

「肉……」

「你殺掉了你的小牛嗎？」

「小牛已經沒有了……牠對於我沒有什麼用處……」

瑪加爾咳了咳嗽，惡憎的在這老人身上上下的看着，嚙緊的叱道：

「你這老爛鬼，你的肚皮上不應當放一個套籠，應當擱一個可以裝六加倫東西的圓筒。這樣，牠可以連你肚腸一道吸了進去！等着看我們把你趕出集體農場罷，那時候，你就更氣痛得忍不住了！你爲什麼要殺掉你的小牛？」

「犯了罪，瑪加爾，親愛的！老太婆要我這樣幹的，你知道，在晚上叫的杜鵑，常常叫得最響。可憐我吧……達維多夫同志！你和我做過好朋友，你不會把我趕出集體農場吧？我爲着我的罪已經受夠了鞭撻……」

「唔，你拿他有什麼辦法？」拉古爾洛夫揮着他的手。「走吧，達維多夫！你這害病的老傢伙，你把裝槍的油調着鹽水喝下去，喝了會好的。」

西奚卡的嘴唇憤怒的顫動着。「你和我開玩笑麼？」他問

「我對你說的是假話。以前在軍隊裏，我們常常用那方法來治肚皮痛。」

「什麼，你以爲我是誠做的麼？我會去吃他們那沒有生命的槍枝的油麼？我不！我家可死在向日葵的中間，但是我不吃裝槍的油！」

在第二天，沒有死成功，西奚卡在對裏割處一拐一拐的走着，告訴他所碰到的每一個人：達維多夫和拉古爾洛夫怎樣去訪問了他，問了他關於春天耕種的器具條緒，和渠從農場其他事務的意見。在他的故事的末尾，老頭子停了很久不說話，於是，移開他的香煙，嘆息道：

「我右點不舒服，所以他們來看我。他們沒有我，是不能夠使事情好好的進行的。他們勸我吃一些藥。」快醫治吧，老人家，」他們說。『且不然，你會死，這未免不行的，他們沒有會感到損失。』他們的確會感到損失！一點點專情，他們就叫我少部去看着，給他們意見。我不多說話，但是我說的都中肯。我想我的話不會白講的！」他攪起他的失去了光澤的，充滿了悲哀的眼鏡，看見聽他說話的人，力想提出他給與了他什麼樣的印象。

第十八章

在集體化運動的最初幾天以後，漸漸平靜下來了的密內，雅利，又開始騷擾起來了。家畜的犧牲停止了。兩個整天各種毛色的羊和小羊被宰殺或趕到公共畜舍去，鷄窩裝在口袋裏運了去。割草充滿了家畜的號叫和家畜的咯嗒和啞啞的啼聲。

已經有一百六十家農家加入了集體農場。已經有三個突擊隊組織起來了。農場的管理委員會委任雅可夫·洛濟文把富農的羊皮衣，靴和其他衣物分配給那缺乏這些東西的貧農們。他們預先編了一個窮苦的人的名單，照名單

看，管理委員會顯然沒有使得人人滿足的能力。

雅可夫·洛濟支在分配沒收得來的富農的衣物的鐵推克的院子裏，一直到晚上，整天的可以聽到不斷的喧嘩聲。哥薩克們就在那裏的雪地上，在穀物倉的進口，脫掉自己的衣着，試那富農的上等長靴，去穿那些上衣，短衣，女人短衣和羊皮衣。用將來的勞動作抵，從委員會賒借了衣服和長靴的幸運的人們，就在穀物倉的外面裸露着身體，於是，滿足的發出喉音；眼睛閃着光輝，微黑的面孔閃耀着謹慎的，顫動的微笑，急急包好他們的補了又補的破舊衣服，穿上新衣，這樣他們的肉體不再露出來了。在何任一件衣服揀好以前，要經過多少討論，多少忠告，多少懷疑的話，多少咒罵呵！達維多夫吩咐給羅比西金一件短衣，一條褲子和一雙長靴。含怒的雅可夫·洛濟支從一個大櫃裏拖出一包衣服，拋在羅比西金的腳邊，說過：

「憑你的良心去揀吧！」

羅比西金的鬍鬚抖動，兩手懸擺着。他把衣服翻了一遍，選了一件短衣。但是那時候他滿身流着汗。他用牙齒去咬一咬布料，在亮處扯起來看是不是有蟲鑽進去了，他的周圍人羣口吐着熱氣，七嘴八舌的叫道：

「快拿了這件吧，這個傳到你的孩子的一代，還可以穿！」

「什麼，你的眼睛在那裏？你沒有看見這是翻轉來的嗎？」

「你說謊！」

「你自己看。」

「拿了那件，帕維爾。」

「我不；你試一試另外一件看！」

羅比西金的面孔好像燒熱了的磚頭一樣的通紅。他仰着他黑的鬚鬚，像一頭被獵人趕着的野獸一樣的朝四面看，他伸手去取另外一件短衣。他選了一件。是無論從那一點講，都算很好的一件短衣。他把他的相當長的手臂伸進衣袖裏，而衣袖僅僅達到他的臂彎，衣縫又在他的肩膀上裂開了。於是，帶着困惑和興奮的微笑，他又在衣堆裏搜索起來。他的眼睛好像在市場上看見一大堆玩具的小孩子的眼睛一樣的睜着，而嘴唇上又泛着一種清朗的，孩子樣的微笑，使得隨便什麼人都想在這個六尺高的羅比西金的頭上，給他一種父親一樣的愛撫。中午過了，他還沒有選定。他穿上他選好的褲子和長靴，於是吞了一聲嘆息，向含怒的雅可夫·洛濟支說道：

「我明天再來選一件上衣。」

穿着咯吱作響的長靴和兩個褲管上有兩道條紋的新褲，他離開了院子，立刻顯得年青了十歲。雖然大街並不是他回家去的最近的路，他却故意從那裏走過，而且一次又一次的在街角上停下來吸煙，或者和過路的人們談話。他花了三個鐘頭才回到了家裏，一路誇耀着，於是到晚上，這樣的謠言，傳遍了整個的格內米雅其：「羅比西金好像要從軍去一樣打扮起來了。他今天花了一整天工夫挑選他的衣服。他全身穿着新衣，穿着休假日的褲子走回家去。他好像一隻鶴一樣的飄飄然的走着，我想，他的脚不一定觸到了地面罷。」

賴姆卡·烏沙可夫的小小的老婆一動也不動的某伏在一個大櫃上，好容易她才被推開了。她穿了絨推克的老婆

的一件縐邊的毛織的裙，把她的腳伸進一雙新鞋裏，把一件有着華麗的顏色的披肩包住她的肩膀。祇有到那時候。人們才知道頓姆卡的老婆並不難看，才知道她有一種端正的體態。可憐的女人，在她整個的極苦的人生裏，從來沒有吃過一頓好飯，從來沒有穿過一件新衣，看着集體農場的這些財物，怎麼能夠不暈厥過去呢？當雅可夫·洛濟支從大櫃裏拉出一大堆女人的華麗的衣裳來的時候，被不斷的貧苦和饑餓褪去了顏色的她的嘴唇，怎麼能夠不變得蒼白呢？年復一年的，她生育着小孩，用腐朽了的破布和破舊了的羊皮衣服的碎片包裹着她的吃奶的嬰兒。而她過去的美麗，健康和少女的元氣，都被憂愁和無窮無盡的貧窮消褪了，她自己在整個的夏天都穿着一條稀薄得像篩子一樣的短裙，在冬天，當她那件滿是虱子的裙脫去洗濯的時候，她要赤裸着身體同她的孩子坐在火爐邊上，因為她再沒有別的東西好穿了。

「我的親愛的……我的最親愛的……等一等，也許我還是不要這條裙子……我要換一條……也許有什麼給孩子們穿的……給米霞……多尼亞……」她的燃燒着的眼睛沒有離開那五光十色的衣堆，緊緊的鑿大櫃的蓋，狂喜的喘着。

偶然在場的達維多夫望着她的時候，我感到他的心臟抖動了。他走到她的面前，問道：

「你有多少小孩子，女公民？」

「七個，」頓姆卡的老婆小聲的 answering，在她的期待的甜蜜中，她怕擡起她的眼睛來。

「這裏有什麼兒竟的衣裳嗎？」達維多夫低聲的問雅可夫·洛濟支。

「有的。」

「這個女人替她的孩子們所要求的一切，你都給她。」

「這樣她要鬧起來了！」

「你說的什麼話？唔？」達維多夫憤怒的露出他的缺牙齒，雅可夫·洛濟支急急的俯身向着大櫃。

平常最愛饒舌，而且嘴巴非常利害的頓姆卡·烏莎可夫，現在站在他的老婆的後面，一聳不響的舐着他的乾燥的脣。凝住了他的呼吸，但是聽到達維多夫最後一句話的時候，他擡頭望着他。從他的斜眼晴裏，眼淚突然好像果汁從成熟的菓子裏湧溢出來一樣的淌着。他從他站着的地方走開，向穀物倉的進口跑去，用他的左手推開衆人，用他的右手遮了他的眼睛，跳下穀物倉的階台，頓姆卡大步的走出了院子，害羞的竭力想掩飾他的眼淚。但是眼淚却從他的黑色的手掌下面一滴追逐一滴的滾下他的臉頰，像露珠一樣的燦爛和閃耀。

快到傍晚的時候，老西奚卡想來分點東西。他闖進集體農場的辦公處，於是，差不多還沒有透過氣來，就向達維多夫叫道：

「你好，達維多夫同志！，我看你的元氣很好。」

「晚安。」

「寫一道命令給我。」

「什麼樣的命令？」

「一道我去領取衣服的命令。」

「你爲了什麼要衣服？」坐在達維多夫的旁邊的拉吉爾洛夫揚起了他的眉毛。「爲了什麼宰殺了小牛麼？」

「過去的事應當忘記，瑪加爾；你不知道嗎？你的『爲了什麼？』是什麼意思？當我們驅逐富農鐵推克的時候，誰吃了苦頭？我和達維多夫同志！他的頭打破了，但是那個不算什麼。那隻狗把我的羊皮衣弄得怎樣了呢？那件衣服剩下做腳絆的碎片了，我是蘇維埃政府的一個殉道者，而你說我不需要什麼嗎？我寧可讓鐵推克粉碎我的頭，不願意觸動我的羊皮衣。羊皮衣是我的老太婆的，不是麼？爲了這件衣，她寧願我殺死，那末事情將怎樣呢？呵哈！就是這樣！」

「要是你不跑的話。你的羊皮衣一定到現在還是好好的。」

「但是我怎麼可以不跑呢？你沒有看見鐵推克的那個老妖精老太婆對我怎樣嗎？她唆狗來追我，叫道：『抓住他，咬他！他是他們中間最壞的一個傢伙！』達維多夫同志可以告訴你，這是實在的。」

「你是一個上了年紀的人，但是你最會吹牛皮，」瑪加爾說。

「達維多夫同志，我請你證明。」

「我記不清楚了……」

「她的確是那樣的，我發誓！唔，恐怖降臨到我，當然，我轉身離開了院子。要是那隻狗是其他任何一隻狗也好點——但是牠比老虎還兇。」

「沒有人唆狗來追你；這一切都是你捏造的。」

「瑪加爾，你一點也不記得，我的朋友；你自己那樣的嚇得魂飛魄散，因此，你怎麼能够記得呢？對不起你，在那時候，我就想着：『瑪加爾馬上就要轉身逃跑了。』那狗是怎樣的拖着我繞着院子跑呵！我都記得清清楚楚。」

如果不是那隻狗的話，鐵推克決不能够活着從我的手中逃脫的，我可以賭？我是一個很利害的人，我真是！」

拉古爾洛夫好像患着牙痛一樣的緊着他的臉，對達維多夫說道：

「快給他一張領物證，讓他滾罷。」

但是這時候，老西奚卡比平常更愛說話。

「我在年輪的時候，瑪加爾，每一次鬪拳，我可以任何人……」

「哦，不要多講了吧，你的這些話我們以前都聽到過！要不要我們替你發一張領鐵罐的領物證？你將來用什麼來醫治你的肚皮痛呢？」

深深的被激怒了，西奚卡默默的拿了領物證，沒有告辭的走了出去。但是他從雅可夫。洛濟支那裏領到一件寬大的，硝過的羊皮衣服以後，他又恢復了他的愉快的神情。他的小小的眼睛滿足的收縮着，充滿着歡喜。好像挾着一撮食鹽一樣，他用他的聲音，在所有的哥薩克的面前誇耀着：

「真是一件好羊皮衣！我是用自己的勞苦賺到的。誰都知道，當我們驅逐鐵推克的時候，他拿一根鐵棒去打達維多夫同志。『我的朋友完了，』我想。於是立刻我好像一位英雄一樣的撲去救他，把鐵推克打走了。要不是我的

話，達維多夫早進了棺材。」

「但是他們都說，你是被一隻狗嚇跑，跌倒在地上，狗跑來攔你的耳朵，好像你是一隻豬鬃一樣！」他的聽眾中的一個這樣的反駁着。

「那些都是造謠。人真是沒有辦法，隨便什麼，他們總要歪曲。狗是什麼東西？狗是又愚蠢又惡濁的畜生。牠聽不懂半句人話。」於是老西奚卡很巧妙的把談話轉到了另外一個方向。

第十九章

夜……

從格內米雅其河向北，遠遠的越過起伏的，暗淡的草原高地，越過山峽和山谷，越過綿延不斷的森林，那邊就是蘇維埃聯邦的首都。牠的上面。是電光的汎濫，像是一場無際的火災的反照一樣，牠們那顫慄的青色閃光，籠罩在多層的建築物的上面，奪去了半夜的月亮和星星的不必要光輝。

離開格內米雅其村一千五百啓羅米突，石頭裝砌的莫斯科，就是夜裏也生活着。火車的汽笛挑戰一樣的尖叫，汽車的喇叭好像一個巨大的手風琴的管調一樣的嗚叫，電車發出叮瑤，輾軋和摩擦的聲響。但是在列寧陵墓的後面，在克里姆林宮牆的後面，紅旗在迴轉的寒風裏，在燦爛的天空中飄蕩着。被雷光的白熱從下面所照耀，旌旗燃燒着，而且好像飛進出來的深紅的血一樣的漂流。風像旋渦一樣的迴避，一瞬間，牠把那沉重的垂着的旗子捲了起來。

來，不久旌又展開來，旌尾一會兒飄到西邊，一會兒飄到東邊。燃燒着反叛的紅焰，號召着鬪爭。

兩年以前的一個晚上，爲着參加全俄蘇維埃大會到來了莫斯科的康維拉脫·梅譚尼可夫走到紅場上。他看着滾滾着在天空中勝利的着閃着光輝的紅旌，慌忙的脫下他的帽子。很久很久的，他光着頭，空了也那敞開的手織的短衣，一動不動的在那裏站着。

但是在格內米雅其村，夜帶着深深的寂靜。四圍荒涼的高地，撒滿了鷓的絨毛一樣的新雪，閃爍着光輝。深藍的陰影，在一切山谷，山邊和叢林間汎濫着。北斗七星的柄，差不多觸到了地平線。生長在村蘇維埃旁邊的白楊樹，像異色的鱗燭一樣的伸到了高到使人感到壓抑的黑暗的天空。流到小河裏去的泉水，迷人的發出玎玲和潺湲的聲音。在流動着的河水裏，你可以看見那不再照耀大地的了的將落的星星。聽聽那夜晚的虛幻的沉默罷，你會突然聽到野兔用牠那被樹液染污了的牙齒，在樹枝上吃着，咬着和挖掘着的聲音。在櫻桃樹幹上凝結的樹脂的琥珀一樣的小珠，在月光之下暗淡的閃耀着。剩下一顆來看罷：那樹脂的小小的凝塊，好像成熟了的，沒有被人觸過的梅子一樣，帶一層柔嫩的煙霧一樣的粉衣掩蔽着。間或，有一塊包着樹枝的冰殼落了下來，夜把這清徹的響聲，包裏在靜寂裏。有着被孩子們稱爲「杜鵑的眼淚似的有細縫的灰色垂花的櫻桃樹枝的新芽，好像死了一樣的固定着不動。

寂靜。……

祇有在天亮時，在莫斯科的風，從北方，從密雲之下飛駛過來，用牠那冷々の羽翼，輕拂着雪的時候，早晨的生命聲音，才開始在格內米雅其村裏響動起來；白楊的赤裸々の樹枝，在河邊的樹林裏沙沙々の作響，在村莊附近

過冬，到晚上要飛到打穀場來覓食的鷓鴣，開始啾啾的啼轉，相互的呼喚了。白天，牠們飛到山谷的沙坡上面的苦落巖裏去，在穀殼倉附近的雪地上，牠們留下了一堆堆的草屑和一種繡花一樣的交錯的脚印。小牛要到牠們的母親那裏去，開始在啾叫；公有的雞雛，叫得更兇了，燃燒着的乾糞的濃烈的苦味的煙，籠罩着村莊。

但是當夜的帷幕落在村莊之上的時候，康德拉脫·梅譚尼可夫無疑的是整個格內米雅其唯一的沒有睡覺的人。他的口裏有着家種煙草的苦味，他的頭好像法槌一樣的重，他抽煙抽得要嘔了。

半夜。康德拉脫在他的空想裏能够有莫斯科天空的燈火的歡悅的反射，看見深紅色的旗子的威嚇的，憤怒的旗面，翻展在克里姆林的上面，翻展在那有着許多住在蘇聯國境以外，像康德拉脫自己一樣的工人，滾滾的流着眼淚的無邊的世界之上。他想起有一次，他死去了的母親，爲了要止住他的兒時的啼泣所說的話來了：

「不要哭，親愛的小康德拉脫，不要讓上帝生氣罷。全世界的人窮人每天都這樣的哭着，他們對上帝訴說他們的痛苦，反對那些把一切好的東西通通拿走了的富人。但是上帝吩咐窮人忍耐。因此，現在，當這些窮困飢餓的人們總是哭個不休的時候，他生氣了，他收焦了他們的眼淚，用牠們製成了霧，撒在藍色的海上，遮蔽了天空。於是船隻開始在海裏徬徨着，迷失了牠們的水路。有一隻船在海裏撞着暗礁，沉沒了。或者，有的時候，主用眼淚造成露水。在一個晚上，這鹹鹽露水落在全世界，我們的和人家的穀物上，穀物就被苦淚燒壞了，於是全世界發生了大大的飢饉和癩疲。所以現在，窮人無論如何不能再哭了，因爲這樣，他們祇是自己害自己。……你明白了嗎，小東西？」於是，她嚴厲的結束道：「禱告上帝吧，康德拉脫！你的禱告會比人家快一些的被聽到的。」

「但是，我們是窮人嗎，媽？爸爸是窮人嗎？」小康德拉脫問他的信心很深的母親。

「是的，我們是窮人，」她回答。

康德拉脫跪在舊教的聖像面前祈禱，爲了不使一個憤怒的上帝看見，他揩乾了他的眼淚。

康德拉脫躺在牀上在解着過去，好像過去是一張魚網一樣。他是頓區一個哥薩克的兒子，現在他是一個集體農場的農民。在集體農場成立的最初幾晚，他想了許多心思，這些心思，又多又長，好像草原裏面的路一樣。他的父親在服兵役的時候，他的中隊曾經鞭打過，砍殺過伊凡諾渥·渥茲尼先斯克的罷工織工，保護了工廠主的利益。他的父親死了，康德拉脫長大了，在一九二〇年他殺過波蘭的白黨和弗倫格爾的軍隊，在工場主和他們的走狗們的攻擊中，保護了他的蘇維埃政府，也就是那些渥茲尼先斯克的工人們的政府。

康德拉脫老就不信仰上帝了，現在，他信仰領導全世界的勞苦羣衆走向自由，走向陽光充滿的將來的共產黨。他把他的家畜都送到了集體農場的公共畜舍，家畜也一隻不留的帶去了。他贊成祇有勞動的人才准吃麵包，才准踏青草。他緊密的，不可分離的結合在蘇維埃政權上面。可是他晚上還是睡不着。他睡不着，是因爲他對於他的私有財產，他自動放棄了的財物，還感到一種腐蝕的眷戀。這種腐蝕的哀憤，在他心裏成長着，帶着悵鬱與哀愁，冷徹了他的心。

以前，他從早到晚都忙碌着；早晨，他要去看公牛，母牛，羊和馬的飼料，帶她們去喝水；中午他得把乾草和麥稈再度從打穀場運走，生怕失落了一根草梗。以後，到晚上他又要去收拾一捆。就是在夜間，他也要到畜舍去好幾

次，看看一切是不是都還妥當，把那散在牲畜脚下被踐踏的草，檢回秣槽。他的心沉醉在他的農民的懸念裏。但是現在，康德拉脫的畜舍空了，死了。已經沒有什麼要他照料。秣槽是空的，柔荑編造的門，大大的敞開着，在整整的長夜裏，連一聲雞叫，他聽不到。再沒有東西來報知黑闇裏的時間和時刻的消逝了。

祇有輪到他去照料集體場的馬廐的時候，他才免除了悵鬱。白天他老是想離開他的家，去避免看見那可怕的荒涼的畜舍，去避免看見他的老婆的悲傷的懷怨的眼睛。

現在，她正睡在他的身邊，平均的呼吸着。他們的小女兒克萊絲蒂西卡在火爐上面轉動，甜蜜的響着她的嘴唇，在睡夢裏喃喃的說：「爸爸，輕輕的……輕輕的……」在她的清睡裏，她看見了她的燦爛的孩子氣的夢；她輕快的生活着，輕快的呼吸着。一隻空的火柴盒就能够使她歡善，她用牠來做她的碎布玩偶的櫃子。她可以整天的玩着這櫃子，而第二天，又會給她帶來一種新的娛樂的微笑。

但是康德拉脫有他自己的思想。他像魚在網裏一樣的在這些思想裏掙扎。「你要到什麼時候才離開我呢，該詛咒的懷戀？什麼時候你才會滅絕呢，你這危險的魔鬼？但是，這個到底是什麼道理？我從馬廐旁邊經過，別人的馬，站在那裏，我一點也不感到什麼。但是一走到我自己的馬的前面，看看牠那有印記的左耳和牠那有一條從頭到尾的黑色條紋的背，我就開始了窒息了，那時候，牠好像比我的老婆還要親近。我還是竭力要給牠一些香一點的，細一點的草。別的人也是一樣：每個人都愛他自己的馬，別人的，就毫不關心。但是，現在並不是什麼『別人』的了，牠們都是我們的。可是困難就在這裏……他們都不願意照拂這些馬匹，他們有許多人還沒有習慣，昨天是古金

可夫值日；他沒有帶馬去喝水，只派了一個小孩去領他們。小孩子騎在一匹馬的赤裸裸的背上，趕着整羣的馬飛跑到河邊。不管牠們都喝了水沒有，她又驅着牠們跑回了馬廄。這樣的事你不能對任何人說，因為他們會祇是露出他們的牙齒，笑道：『哈，你想比我們大家都吃得多點麼？』這一切都是由於我們過去的生活太苦的緣故。我想那些一向富裕的人，不會這樣的關心。我明天一定不要忘記告訴達維多夫；古今可夫是怎樣給這些馬去喝水的，要是牠們是那樣的被照料的話，到春天，牠們會連糞都拉不動了。而且明天我一定要去看看他們怎樣在照料那些家禽；女人們說，因為太擠，已經死掉七隻了。哦！真難！他們為什麼一下子要把一切家禽通通收集了去呢？他們應當給每家留一隻雞來代替時鐘。合作社什麼都沒有，克立絲蒂茜卡在赤着腳跑。隨便你怎樣，她至少要有兩隻鞋呀。我的良心不讓我向達維多夫討一雙。哦，唔，讓她在火爐上面過了這一個冬天罷，夏天她就不需要鞋的了。」

康德拉脫想到國家爲了實行五年計劃正在遭受的貧乏，他在粗布單下面緊握拳頭，腦子裏恨恨的向那些不是共產黨員的西方工人辯論道：「你們爲了從你們的主人那裏得到好的薪水把我們出賣了！你們爲了肚皮吃得飽飽的，你們背叛了我們，兄弟們，你們爲什麼不建立蘇維埃政府呢？你們爲什麼這樣落後？要是你們過的是腐爛的生活的話，現在你們就應該革命了；但是很明顯的，發怒的雞雞還沒有啄到你們的屁股。你們祇會胡鬧，你們決不能夠行動起來，你們遲緩，你們都動搖不定。但是雞會啄到你們的！牠會啄得你們痛極了！你們在國外看不見爲了建立我們的經濟生活，我們是多麼的艱苦嗎？我們遭受着怎樣的貧乏，我們是怎樣的半裸着身體，半赤着腳。但我們是怎樣的咬着牙齒來工作，這一切，你們都看不見麼？等到一切都好了，你們再進來，那是可恥的，兄弟們！我

很想整起一根你們大家都能夠看見的高大的柱子；我爬到頂上去，在那上面痛罵你們！」

他睡着了。香煙從他的嘴上滑落下來，把他的僅有的襯衫燒了一個大黑洞。火燒的劇痛痛醒了他。他起來一面低聲的咒罵着，一面在黑暗中摸索一根針，好去縫好那破洞。不然的話，安娜會在早上看見，她會嚙嚙嚙的責備他兩個鐘頭。但是他找不着針。

他又睡着了。

天明亮的時候，他起來，走到院子裏去小便。當他走去的時候，他突然聽到了一種特別的聲音。晚上關在一個棚子裏的公有的雞，好像一個種種樣樣的聲音的，有力的合唱隊一樣，齊聲的在啼叫。裏德拉脫驚訝的睜開了他的浮腫的眼皮，有兩分鐘，他聽着這雞多的不斷的雞聲，當那落在後邊的最後一聲「喀：喀：喀：喀」消逝了的時侯，他睡眠矇矓的浮着微笑。「牠們是怎樣的在叫呀，這些魔鬼！」他想。「正好像一班音樂隊一樣。住在牠們附近的人都不再想睡覺或安靜了。以前是一個在村莊的這一頭開始，別一個在另外一頭，沒有次序，也不和諧。噢，生活！」於是他做他的事情去了。

吃過早餐，他到了雞舍那裏。老安金姆。普斯格內布洛夫用一種憤怒的叫聲迎着他：

「唔，早晨這樣早，你到處亂跑幹什麼？」

「我是特來拜訪你和雞的，你好嗎。老爹？」

「我本來很好的，可是現在，……上帝保護我罷！」

「爲什麼，什麼一回事？」

「照料這些雞，等於把我慢慢的殺掉。」

「怎樣？」

「你到這裏來過一天，你馬上可以知道了！這些窮兇惡極的雄雞一天到晚的打架，跟着牠們跑，把我累死了。你也許要說母雞是女性罷，但就是她們也互相啄着雞冠，而且在院子裏到處跑。我做的這種工作，真是該死的，我今天要去找達維多夫，要求他讓我照料蜜蜂去。」

「牠們就要習慣的，老爹。」

「等到牠們習慣了的時候，老爹也要腳趾朝天。而且究竟這是男人的工作嗎？不管我像個什麼樣子，我總歸還是一個哥薩克呀，我參加過土耳其戰爭。可是在這兒，我得讓你知道，我被封爲雞的司令了。我就鞭了兩天，但是我沒有法子躲開那些頑皮的小孩子。我回家的時候，他們跟在我後面叫着：「餓雞的老爹，」「餓雞的安金姆姆老爹。」難道我一生受人尊敬，老了的時候，却要帶了「餓雞的」這個綽號進墳墓嗎？我不要這樣。」

「算了罷，安金姆老爹。幹嗎要和頑皮的小孩子們賭氣呢？」

「要是祇有小孩子們戲弄我，倒也罷了！可是還有幾個女人雞在他們裏面，昨天我回家去吃晚飯的時候，娜斯提亞·多內茲可瓦正站在井邊汲水。『是你在看管雞嗎，老爹？』她問。『是的，是我，在看管雞，』我說。『有母雞生蛋嗎，老爹？』『有的在生蛋，』我說，『但是不十分好。』她是怎樣的用鼻子嗤笑呵，這匹卡米克的母馬！

『記着，到春耕的時候，一定要有一籃子雞蛋，』她說，『要不然，我們要請你自己去和母雞交尾。』到這種玩笑，我有了這樣大的年紀，真受不了。這工作太不愉快了。」

老人還說些什麼，但是離巴旁邊，有兩隻雞胸口對胸口的打起來了。血開始從牠們中間的一隻的冠上流了出來，另外一隻的胸口上，扯落了一把羽毛。老安金用手裏拿了一根枯樹枝，跑了過去。

雖然時候還早，集體農場的辦公處已經擠滿人了。兩匹馬在欄子上的馬站在門口等達維多夫，他準備乘着欄子到區鎮去。拉普西洛夫的上了鞍的快馬，在踢着雪，羅比西金在忙着把馬的肚帶拉緊。他準備騎馬到拖濱斯科去，在那裏他要和當地集體農場的管理商量選種的事。

庫德柯脫走進了第一間屋。一位不久才從城裏來的簿記員正在翻檢他的賬簿。幾天以來，兩頰陷了進去，而且顯得很憂鬱的雅可夫·洛濟支，正坐在他對面寫字。在這同一間屋子裏，擠滿了監工派來搬運乾草的集體農場的工人。在一個角落裏，阿卡提和第三突擊隊長麻臉阿列芬·多布佐夫正在向村裏唯一的鐵匠意坡里特·莎利爭論着什麼。隔壁房間裏，傳來了拉茲米推洛夫的尖銳的愉快的聲音。他剛剛到，匆忙的，帶着哄笑，在同達維多夫說：

「今天早上很早，有四個老太婆來看我。密西卡·意格爾頓洛克的母親老烏里安娜領頭。你認識她嗎？不認識？她的年紀很大，足足有七普特重，她的鼻子上有一個疣。唔，他們走來，烏里安娜媽媽大鬧特鬧。我聽不懂他在說些什麼，她是一樣的生氣，她鼻子上的疣都變紫了。她好像一個潑婦一樣的痛罵我：『噢，你！』她這樣的罵下去。那時，有許多人在蘇維埃，而她就在那裏詛咒，漫罵。當然，我嚴厲對她說：『閉上你的嘴，不要那樣的罵

罷，要不然，我要把他送到區裏去，說你侮辱政府。」後來我問她：「什麼事使做這樣的生氣？」她回答道：「你們爲什麼 在老太婆身上 玩笑？你們怎麼可以嘲弄我們這樣上了年紀的人？」花了我許多時間，我才明白這是怎麼一回事。原來是他們聽說到春天，集體農場管理委員會要把所有六十歲以上，不能做工的老婦人分派去。」安德烈爲了竭力忍住他的笑，幾乎窒息了。「……他們聽人說。因爲沒有蒸氣孵化機，老婦人們被分派了這件小小的差使！她們氣瘋了。烏里安娜媽媽好像在被殺一樣的叫着：『你這畜生！你要我去孵雞蛋麼？我一隻雞蛋也不孵！我要用我的燒菜的鍋子把你們飽打一頓，然後我自己去投水。』我好不容易喝住了她們，說道：『不要投水吧，烏里安娜媽媽；我們河裏的水，無論如何不夠淹死你。這都是說謊，都是富農造的謠。』但這是怎樣的一種奸計呵，達維多夫同志！我們的敵人正在散佈那樣的謠言來阻止我們的工作，我開始查問他們這些話是從那裏來的，才知道前天從華意斯科華育來了一個尼姑，晚上住在威莫菲·波西傑夫的小屋裏，告訴她們，雞充了公是要送到城裏去做湯吃的。她還說，有一種特別的小小的椅子，底下鋪着草，是做給老婦人用的，她們要被強 坐在那種椅子上去孵雞蛋，那些不肯孵的人，會被他們綁在椅子上！」

「那尼姑現在那裏？」留心在諦聽的拉古爾洛夫這樣的問。

「她跑了。她不是傻瓜！撒完他的謊就逃了。」

「像她這樣的黑尾鵲應該逮捕起來，送到她該去的地方去。要是我看見了她就好了。我要把她的裙子紮着她的頭，鞭打她一頓。但你是蘇維埃的主席，隨便什麼人可以隨便在你的村裏過夜。這真是好現象！」

「見鬼，我能够看守每一個人麼？」

達維多夫在他的外套上披了一件大的羊皮衣裳坐在桌子旁邊，在把那集體農場大 可決的春耕的計劃，作最後一次的審察。沒有抬起他的眼睛來，他說：

「造我們的謠，是敵人的慣技。他是寄生蟲，他想搗亂我們的一切建設的工作。而有的時候，我們又使他們有機可乘，像我們對於家禽的事……」

「家禽的事怎麼樣？」拉古爾洛夫張開他的鼻孔。

「我是說家禽公有的事。」

「那是沒有關係的。」

「有關係的！事實如此！我們不應該在小的變動上找麻煩。我們種麥還沒有準備好，我們却管到家禽去了！十足的蠢笨！現在我真可以打我自己的嘴巴。而且我到了區委員會的時候，關於種麥的事他們會責罵我的。事實如此！却是一個非常不愉快的事實。……」

「告訴我，爲什麼家禽不應該公有。那不是大會的決議嗎？」

「這不是大會不大會的問題，」達維多夫皺着眉。「家禽不過是一個枝節的問題，我們應當決定主要的問題：鞏固集體農場，把集體化的比率增加到百分之百，最後是播種，這些，你爲什麼不懂呢？而且我要嚴正的提出來：關於那該死的家禽，我們在政治上犯了錯誤。我們錯了，事實如此！昨天晚上我讀了一點討論集體農場的組

織問題的書，認識我們在那裏錯了。你知道，我們建立一個集體農場，這是一種合作社的組織，我們却竭力要把牠變成一個公社。那是對的嗎？那是有左傾的毛病的。事實如此！你去想一想罷。要是我處在你的地位（這是你提議，而且一定要我們接受的），我一定學以布爾雪維克的勇氣，承認了這個錯誤，並且吩咐把雜和別的家屬再分配到各自的農場去。要是你不願意這樣辦，我回來的時候，我馬上單獨來辦。唔，我走了。再見。」

他倉卒的戴上他的帽子，翻起他那件從窩裏沒收得來的發着樟腦香味的羊皮短衣的高領，一面扣好他的文件包，一面說道：

「到處活動，造我們的謠的尼姑。還多着，她們竭力想煽動女人和老人來反對我們。但是集體農場的事業，還是這樣的年輕，而且又這樣可怕的必要。每個人都應當站在我們這邊；老婦人和別的女人們，都一樣需要。在集體農場，女人也有她們的任務。事實如此！」他邁着沉重的大步走了出去。

「去吧，瑪加爾，把雞都發還牠們的主人家去。達維多夫說的是對的。」拉茲米推洛夫很長久的凝望着拉古爾洛夫，等待着一個回答。瑪加爾坐在窗檯上，解開了他的羊皮衣的扣子。他把帽子拿在手裏轉動，他的嘴唇無聲的動着。這樣過了三分鐘。於是，瑪加爾很快的擡起頭來，拉茲米推洛夫碰到他的瞪着的眼睛的視線。

「那麼，去罷，」他說，「我們錯了，那是够實在的。達維多夫算是說中了，這個缺了牙齒的魔鬼。」他微帶羞怯的微笑了。

達維多夫走進櫃子的時候，康德拉脫·梅譚尼可夫站在那裏和他說話，一面揮動着他的手臂，一面憤怒的講着

他的話。車夫不耐煩的把韃韃收攏。把那插座位下面的馬鞭扶正了一下。達維多夫咬着他的嘴唇頷聽着。當拉茲米推洛夫走下台階的時候，他聽見他說道：

「不要興奮！冷靜一點罷。一切都在我們的掌握中，我們要把它弄得非常妥當的。事實如此！我們要建立一種懲罰制度，我們要使突擊隊隊長個人負責。唔，再見罷！」

鞭子在馬背上揮動，呼嘯。橇子在雪上留下牠的滑動的圓圓的，青色的痕跡，在門外消逝了。

整千整百的母雞，好像顏色斑駁的，小圓石一樣，散在鰍雞的院子裏。老安金姆拿着一根枯樹枝在裏面看管。微風吹拂着他的灰色的鬚鬚，吹乾了他的額上的汗珠。「鰍雞者」在鰍雞的院子裏到處走着，用他的鞋靴趕開那些阻着他的去路的雞。他的肩上背着裝滿半袋粗穀的布袋，他把穀物從穀物倉到棚舍，一路撒成一條細綫。雞在他的腳邊好像沸湯一樣的騷動，不停的發出牠們的慌亂的，不定的啼叫。

在那用木柵和院子的其他部分隔開了的打穀場，鵝群好像凝固的石灰塊塊一樣的雪白。從那裏面傳出轟的宏亮的喉音，撲翼聲，和蹣蹣的聲音，好像打穀場就是春天移秧的時候的漲水的田野一樣。

一大堆人聚集在棚舍旁邊。從外面看，只露出一個圓圈的背和臀部。他們的頭都伏着，他們的眼睛都注視着圈子當中，他們腳下的什麼東西。

拉茲米推洛夫走近他們，從他們的背上看過去，想知道圈子裏面發生了什麼事。人們沉重的呼吸着，用低聲互相的在談論。

「紅的要贏。」

「決不會的！看吧，牠的冠子已經倒了。」

「你沒有看見牠給對手重重的一啄嗎？」

「牠的嘴大大的張着，牠沒有勁了。」

接着，老西奚卡的聲音蓋過了其他的人的聲音：

「不要管牠。會自己開始的。不要管牠，你這笨貨。要打穿你的胸口。」

圈子裏面有兩隻雄雞，張開翅膀飛撲着，一隻作燦爛的紅色，另外一隻長着青黑的烏鴉的毛羽。牠們的冠都啄破了，被凝血染成了黑色。牠們的腳踏在黑色和紅色的羽毛上。這兩位戰士都疲倦了。牠們各自走開，假裝在啄什麼東西，用牠們的爪子，在半融化的的雪地上搔着，用謹慎的眼光，互相的窺着。牠們這種假裝的模樣關心的樣子，沒有保持很長久。那黑色雄雞突然蹴着地面，好像 焰裏的火花一樣的飛躍起來；紅色雄雞也跳了起來，牠們在半空中一次又一次衝擊着。

老西奚卡看着牠們，完全忘掉了世界的一切。一顆冰冷的水珠在他的鼻尖上顫動着。但是他並沒有管牠。他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那隻紅雞身上。紅的非贏不可，因為西奚卡和沉默的代米德打了賭。他的緊張的注意被一個什麼人的手突然擾亂了：這隻手粗暴的抓住老頭兒的羊皮短衣的領子，把他從圈子裏拖了出來。西奚卡的臉因為憤怒歪曲了，他轉過身來，用一隻雄雞的決斷向着抓他的人撲去。但是，他的表情突然變了，變成了一副溫柔的和歡迎

的臉色：那是拉古爾洛夫的手。瑪加爾皺着眉趕散了那些醜象，趕開了那兩隻雄雞，很不高興的說道：

「你們在遲着雞打架麼？去幹你們的工作去，你們這些懶鬼。要是你們沒有別的事做，去把乾草運到馬廄裏。或者把馬糞運到菜園去。你們中間找兩個人到各家去，那些女人到這裏來領回她們的雞。」

「你在解散這個集體農場嗎？」一位鬪雞的看客這樣的問。他是一個決定不加入集體農場的農民。「顯然，牠們的階級意識還不夠強，還不能加入一個集體農場。但是請告訴我，社會主義之下，雞雞可還打架不打呢？」

拉古爾洛夫的臉色蒼白了，他用一種嚴重的眼光打量着這個發問的人。

「你開玩笑，可是你知道你在開什麼東西的玩笑嗎？」他問。「人類的最好的花，都爲着社會主義犧牲了，你是什麼人，敢開牠的玩笑，你這狗糞？滾開，反革命，要不然，我要把你送出這地球。滾開，毒蟲，不要讓我打死你，你知道，我也會開玩笑的！」

他離開了這些羞赧的哥薩克，向那院子和蜂擁的雞群，投了最後一瞥，忍住一腔深深的歎息，彎着背，慢慢的向大門走去。

第 二 十 章

在區委會的房間裏，煙草的煙，騰成了青色的渦卷，一架打字機軋拉的響聲，荷蘭火爐發散着熱氣。區委會在下午兩點鐘要開會了。區委書記，面孔修飾得光光的，因爲房間裏面熱。他冒着汗，他的布做的襯衫的領子解開

了，他很忙碌。對達維多夫指指椅子，他搔着他的光光的肥滿的白頸，說道：

「請注意，我沒有很多的時間。唔，情形怎麼樣？集體化的比率怎麼樣？你們很快要達到百分之百了吧？簡單的說。」

「我們快要達到了，」達維多夫回答道。「但問題不在比率，而在集體農場內部的情勢將要怎樣的事。我帶來了一個春耕工作的計劃；你要看嗎？」

「不，不！」書記驚訝的說，於是，困苦的細着他的膨脹的眼睛，用手帕揩拭他的額上的汗。一把牠拿到農業聯合區分會的羅波多夫去罷。他會審查牠；確定牠的；我沒有時間。地方委員會來了一個同志，幾分鐘以後就要舉行書記局會議。但是我們得問你，你們把富農送到我們這裏來，到底是爲了什麼？現在，你擺不脫你的責任！我不是用清清楚楚的俄國話告訴了你，警告了你麼：『當我倘沒有得到明白的指令以前，我們不應當草率的處理那問題。』你們與其在建立你們的集體農場以前就驅逐富農，開始沒收他們的財產，不如實行完全集體化的工作。是的，你們的種麥準備怎樣了呢？你們接到了區委會要你們立刻準備種麥的指令嗎？那末，爲什麼，你們爲了執行那指令，一樣事情也沒有幹呢？就在今天的書記局會議上，我一定要題起你和古爾洛夫的問題。我一定要主張把你們記在黑板上。這實在是一種恥辱！你當心，達維多夫！區委會的最重要的指令的不執行，對於你，會招致不愉快的組織的結果的。你們在最近一次報告以後收集了多少穀物種子？我馬上查一查看！」他從袖裏拿出一張格子紙，用他的細縫着的眼睛看了一遍，於是他的臉馬上漲得通紅。「唔，我知道一定是這樣的！一普特也沒有增

加。你爲什麼一聲不響？」

「可是，你不許我有說一句話的機會。我們還沒有提起穀物準備的問題，這是實在的。我今天回去，我們就開始。這整個的時間，我們每天都忙著開會，組織集體農場，組織管理部和突擊隊。事實如此！我們要做的事情太多了，我們不能夠恰恰像你所想的一樣的去，一聲號令：一，二，於是集體農場組織好了，富農驅逐了，穀物種子也收集起來了。這一切我們都要完成；不要太性急的去記我的過錯，你的時間多着。」

「你是什麼意思，『不要太性急？』而地方委員會和省委老在逼迫我們，使我們透一氣的時間都沒有！種麥準備應當在二月一號完成，而你……」

「而我却要到十五號完成！事實如此！我們並不要在二月間播種，我們要嗎？我今天派了管理委員會的一個人到拖賓斯科去取選種機。那裏的集體農場的主席古內多伊夫糊塗極了；我們寫信去問他們的選種機什麼時候可以用完的時候，他回信道：『在將來。』真是一位自學的幽默家！事實如此！」

「不要你講別人的事。講你自己的集體農場的事情罷。」

「我們發動了一個反對家畜屠殺的運動，現在屠殺已經停止了。一兩天以前，我們通過了一條把家畜和小動物通通作爲公有的決議，因爲我們害怕這些也會被屠殺，而且因爲一般的說……但是今天我叫拉古爾洛夫把家畜重新發還人家。」

「爲什麼？」

「我認爲小動物和家畜的公有是一種錯誤；在集體農場，牠們還不需要。」

「集體農場的大會通過了把牠們作爲公有的決議嗎？」

「通過了。」

「唔，那末，有什麼錯誤？」

「我們沒有什麼雞舍，而且集體農場的農民都不高興這樣。事實如此！小小的事情使得他們興奮，是不必要的。家畜公有，並不是絕對的必要；我們建立的不是一個公社，而是一個集體農場。」

「一套非常漂亮的理論！但是把家畜發還又是什麼道理呢？當然，你們不應當收集牠們，但是一旦收集攏來了，就不用着發還。你們有點老在同一個地方踏着步子，而且言行不符的樣子。你們應當實實在在的振作起來！你們沒有完成穀物種子的收集；你們沒有做到百分之百的集體化，你們沒有修好你們的農具……」

「關於這事，今天我們和鐵匠商量過。」

「你看；那就是像我所說的。你們沒有前進一步。沒有問題的，我們應當派一個宣傳隊到你們那裏去，他們將要教導你們怎樣去工作。」

「一定派來罷！那好極了。事實如此！」

「但是不用你忙的地方，你却要馬上開步走了。抽一枝煙。」書記把他的煙盒伸給達維多夫。「你們厭滿了富農的籠子，他到這裏來，這好像晴天打了一聲霹靂一樣。查哈琴科從政治警察局打電話給我，問道：『我把他們怎

辦呢？我沒有得到地方的命令。我們要替他們準備車子。我把他們解到那裏去呢，怎樣解法？」你看你做了怎樣的事？沒有得到同意，沒有給你指令，你就這樣幹了……」

「唔，以我把他們怎麼辦？」達維多夫生氣了。他生氣的時候，他的話說得比較快，他的發音有點含糊，因為他的舌頭滑進了他的牙齒中間的缺，使得他的話聽不大清楚。現在，他微帶含糊的，而且發出一種特別的吮吸的聲音，興奮的提起他的粗魯。次中音：「我得把他們吊在我的頸子上面嗎？他們把貧農詞普洛夫和他的老婆殺了……」

「審判並沒有證明這點，」書記打斷他的話。「那裏面，也許有着其他的原因。」

「他是一個可憐的審判者，那就是沒有證明這點的道理。而你的「其他的原因」不過是瞎說！這是富農幹的勾當。事實如此！他們不斷的妨礙我們的集體農場的組織，散播種種反宣傳。因此，我們把他們驅逐了！我不懂你為什麼再要提起這件事。就像你有什麼不服一樣……」

「這是蠢話。你講話得留心一點。我反對在遊擊戰式的活動代替了計劃和計劃的工作的時候的單獨行動。第一，你們是夠聰明的把你們村裏的富農拋出來，這樣，爲了放逐他們，使我們陷入了可怕的困難的境地。其次，你們祇考慮着你們地方上的利益，因此，你們用你們的槓子祇把他們送到區上。爲什麼不一直送到火車站，送到地區去呢？」

「因爲我們要用那槓子。」

「那就是像我所說的——祇考慮着你們地方上的利益！哦，夠了罷。這裏是你最近的將來的任務：把穀物種子全部收齊，到播種的時候，把農具修好，實現百分之百的集體化。你們那個集體農場將要完全獨立。牠和區裏的其他居住區域離開很遠，而且，不幸，牠又不能併入「巨大農場。」不過，在地區辦公處，他們現在還沒有弄清楚，見他們的鬼！最初，他們要求建立「巨人農場。」後來，他們又說：「把牠們分開吧。」這事情夠使你發瘋！」他抱着他的頭，默默的坐了一會，於是，用一種變了的聲調說道：

「去把你的計劃拿到農業聯合會區分會去確定了，再到食堂裏去吃飯罷。或者，要是你到那裏去吃飯太晚了，到我家裏去，我的老婆會替你弄一點食物。等一等。我寫一張字條給你。」

他在一張紙上，迅速的草了幾個字，遞給達維多夫，於是，一面重新低頭看着他的文件，一面伸出一隻冷冷的，潮濕的手。

「那末，馬上回到格內米雅其去罷，」他加着說。「再見。在書記局會議上，我要提起你的問題。但是，也許我不。不過，你得振作起來。要不然，對於你，會有組織上的責罰的！」

達維多夫走了出來，打開字條來看。上面是用藍色的鉛筆，用一種流暢的筆跡的寫着下面的字：

「麗查！我明確的指示你，你得立刻無條件的供給這張字條的持有者一頓午餐。G科琴斯基。」

「不，我與其拿了這樣一道命令去吃飯，寧可餓着肚皮回去，」肚皮很餓的達維多夫苦苦的這樣決定着，當他轉身向着農業聯合會區分會走去的時候。

第二十一章

根據擬定的計劃，格內采雅其村在那個春天要耕種四七二公頃的土地，裏面有一〇〇公頃是處女地。去年秋天，個別的農民曾經耕種了六四三公頃，冬天的裸麥種了二一〇公頃。在春天播種的整個面積，分墾了六六七公頃種小麥，二一〇公頃種裸麥，一〇八公頃種大麥，五〇公頃種燕麥，六五公頃種粟，一六七公頃種玉蜀黍，四五公頃種向日葵，一三三公頃種麻。共計一·三二五公頃，此外，還有黃豆在格內采雅其村和南島佳奇拉山谷間的栽種西瓜的九一公頃沙地。

在二月十二號舉行的一次生產會議，有四十個以上的集體農場的活動份子出席，關於種麥準備的建立，田間工人的生產額的標準，播種時期必要的農具的修理，以及春天田間工作的雇傭的分配，會議上都討論了。參照齊阿斯特洛夫羅夫的意見，達維多夫提議，每公頃必須準備七普特穀物種子，總數是四六六九普特。立刻起了一陣震耳的叫嚷。每個人都祇顧自己叫，不聽別人的話。鐵推克的家裏的上的玻璃被喧鬧震得顫動發響了。

「太多了。」

「當心你不要脹破了肚皮！」

「我們以前在一公頃土地上從來沒有種過這樣多，就是在沙地上也沒有過。」

「夠使一隻母雞發笑！」

「頂多一公頃種五普特。」

「或者五普特半。」

「需要種七普特的肥地，我們祇有麻雀的嘴那麼大的一點點！我們應該耕種那些家畜排過糞的土地；關於這個，政府打算怎樣辦？」

「或者是溪尼西金的小屋旁邊的那一塊田地。」

「嘿！你想去耕那塊雜草最多的土地。那是找麻煩。」

「告訴我們，你的每一公頃要幾公斤種麥。」

「不要拿你的公斤來擾亂我們罷。照普特說。」

「公民們！公民們！不要這樣鬧！」第二突擊隊隊長羅比西金儘他嗓子喊着。「公民們，你們這些該詛咒的東西！你們都發瘋了。你們這些該詛咒的笨貨！讓我說一句話！」

「隨便你說多少。我們聽你說！」

「一羣什麼東西，臊他媽的！簡直是一羣畜生！竟格拉特，你爲什麼像一隻公牛一樣的吼叫？你叫得全身都發青了……。」

「唔，你的嘴邊浮着白沫，好像一隻瘋狗一樣。」

「讓羅比西金說話罷。」

「我真受不了，耳朶要吵聾了。」

會議的騷鬧很猛烈。最後，當鬧得最兇的人稍微靜了一點的時候，達維多夫帶着一種不常有的憤怒叫道：

「什麼人聽到過這種樣子的會議？你們到底爲什麼要這樣的叫？讓每一個人依次發言，其餘的人都住嘴。事實如此！用不着強盜般的行徑。你們要運用你們的理智。」稍微冷靜了一點，他接着說：「你們應該從工人階級學到怎樣用一種有組織的形式舉行會議。譬如我們在工廠裏，或俱樂部開會，大家都很守秩序，事實如此！一個人發言，別的人聽着。但是你們是大家一齊叫起來，沒有人能夠聽懂一句話。」

「別人發言的時候，如果什麼人舉手，我就用這根棍子敲他的頭。我準要這樣幹！這樣要使他腳趾朝天！」羅比西金站了起來，揮動一根粗大的橡木棍。

「那樣，等到閉會的時候，你要把我們通通打壞了！」頓姆卡·烏莎可夫表示着他的意見。

會場上的人們笑着，燃點着香煙，於是又回到了每一公頃要播種多少的嚴肅的會議。現在看來；似乎並沒有什麼理由要那樣利害的叫嚷和爭辯。雅可夫·洛濟支首先發言，他立刻解決了一切矛盾的意見。

「你們叫得嗓子都啞了，却是一點用處也沒有，」他開始說。「爲什麼達維多夫同志譏提七普特呢？這問題可以非常簡單的回答：這是我們大家的意見。我們不是要選別種子，而且要化學的處理他嗎？我們要的。會有拋棄的廢物嗎？會有的。而且也許有不少，因爲他也許有着那些疏懶的農民帶來的和雜餌分不開的穀物種子。他們把穀物種子和食用的弄做一道，他們就是這樣播種的。唔，要是播種以後，還有剩的，就會浪費掉嗎？不；我們要用來餵

養家畜和家畜。」

會議同意了每一公頃準備七普特。但是當討論到每一架犁要耕多少土地的問題的時候，事情又不怎麼容易了。大家的意見是這樣的分歧，真使達維多夫吃驚了。

「要是你不知道今年是一個怎樣的春天的時候，你怎麼能夠預先決定每一架犁耕多少地面呢？」第三突擊隊長，麻臉的，強壯的阿加芬·多布佐夫向達維多夫叫道。「你知道雪會怎樣的融，雪的下面將是怎樣一種土地，是潮濕的，還是乾燥的？你能看透地面嗎？」

「那麼你有什麼提議，多布佐夫？」達維多夫問。

「我提議，現在我們不要白費紙張，不要寫什麼。等到播種一開始，我們就會知道的。」

「聽你還走一個突擊隊長，你要這樣的瞎說，反來對擬定計劃嗎？你覺得計劃是不必要的嗎？」

「你不能預先說出多少和怎樣，」雅可夫·洛濟支出人意料的支持多布佐夫的意見。「你也許有三對很好的老公牛，而我的也許不過三歲，還沒有發育完全。我能夠趕得上你嗎？一輩子也不能夠。」

但是康德拉脫·梅譚尼可夫插言了。

「我們從經理阿斯托洛夫羅夫口裏聽到這種話，是非常奇怪的。你怎麼能夠去做沒有計劃的工作呢？你要照上帝吩咐我們去做麼？我的手擎天的不離開犁的把手，你却在那下面晒你的背。我們可以取得同樣的報酬嗎？你會幹得好的，雅可夫·洛濟支！」

「謝謝上帝，康德拉脫·克里斯多芬里支！但是你怎麼可以拿牛的力量來和土地相比呢？假使你的地，而我的地是硬地，你用在窪地，我的地却在山邊。你既然這樣聰明，那末請你告訴我怎麼辦？」

「硬地和鬆軟的土地的耕法各不相同。駕駛的牛走可以比較的。什麼都可以考慮，請你不要教訓我！」

「烏莎可夫要說話，」有人宣告。

「說吧。」

「我想要說的，兄弟們，是我們一定要同平常一樣的辦理。播種的前一個月我們一定要用好的糞料：好的乾草，玉蜀黍，和大麥去餵家畜。我們怎樣設法去餵家畜，這倒是一個小小的問題。穀物的徵收奪去了太多的穀物……。」

「等一會我們要談到家畜的，」達維多夫插嘴說。「現在，那不是主要的問題。事實如此！我們一定要確定每天耕作多少土地的問題。硬地有多少公頃，一架犁要耕多少地面，一架播種機要種多少地面，等等問題。」

「播種機也各有不同。我不能用一架十一列的播種機工作得和一架十七列的播種機一樣的多。」

「事實如此！那麼你的意見怎樣？還有你，公民，你怎麼一直不說話？你是活動份子之一，可是我還沒有聽見你說過一次話。」

沉默的代米德困惑的望着達維多夫，用他那深沉的低音回答道：

「我贊成。」

「贊成什麼？」

「我們得耕作……播種。」

「唔？」

「這就是我所要說的一切。」

「一切？」

「嗯！」

「你總算是說了話！」達維多夫微笑着，他的其餘的話，淹沒在大家的笑聲裏面聽不見了。於是老西奚卡替代米德說明道：

他是科裏有名的「沉默」的代米德，達維多夫同志。他一生都沉默着；只有很少的時候他才說話，他的老婆就是爲了這點離開了他的。他並不是一個蠢笨的哥薩克，但是他有點傻，或者，說得好聽一點，他有點神經病，或許是在他做小孩子的時候，他的頭被打傷了。我記得他小的時候，他是一個垂着鼻涕，沒有一點用處的孩子，他褲子也不穿的到處跑，沒有人看到他有點什麼聰明。可是現在他長大了老是沉默着。在帝政時代，那拖濱斯科的牧師甚至於爲了這個，不肯給他行聖餐禮。饑餓的時候，他用一條黑頭巾蒙着他的頭——我想這是在四旬齋，在齋期的第七個禮拜的時候——他問道：「你偷竊嗎，孩子？」代米德沉默着。「你犯過姦淫嗎？」他還是沉默着。「你吸煙嗎？」「你和女人犯過姦淫嗎？」他還是沉默着。這傻瓜祇說：「我是一個有罪的人，神父。」於是從那時他

起，他的罪就都被赦了……」

「哦，住嘴罷！」從屋子的後面傳來一個聲音和大笑。

「我快說完了。唔，他祇是駁着鼻涕，好像一隻羊看着一道新的門一樣凝視着。牧師絕望了；他很吃驚，而且開始顫慄起來了，但是他繼續的問道：『也許你垂憐過人家的老婆，或者你的鄰人的鬍子，或是他的其他的牲口吧？』他還提起了根據福音書上的種々問題，代米德還是保持着沉默。他能說什麼呢？不管他垂憐什麼人的老婆，但是都不會成功的。沒有一個女人，甚至村裏最下等的女人……」

「不要說了吧，老爹！你的故事和現在的事毫無關係，」達維多夫嚴厲的命令了。

「馬上就會有的，我現在就要說到今天的事情上來了。這只是個引子。再一秒鐘！你打斷了我的話。……噢，你的心好像卷心菜的心一樣硬。我忘了我剛才說的話了。上帝幫助我想々！詛咒我的壞記性！我想起來了！」西奚卡用他的手拍着他頭上的禿頂，好像機關槍一樣斷々續々の吐出他的語句。「因此，想人家的老婆，在代米德法沒有希望的，他要鬍子，或是別的什麼神聖的牲口幹什麼？他也許會垂憐過肥，因為他沒有馬種田，可是我們的村裏沒有鬍子，而且他整個一生都沒有看見過鬍子。我問你們，公民們我們那裏有過什麼鬍子，從開天闢地起，我們這裏從來沒有過這東西。老虎或是鬍子，或者甚至於駱駝……」

「你現在住不住嘴？」拉古爾洛夫問道，「或者，你要我把你趕出會場麼？」

「五一節那天，你在學校裏講演關於世界革命的事，從中午一直講到太陽落山的時候，瑪加爾·你把我們煩死

了，實在的；你老是翻來覆去說着同樣一件事。我悄悄的縮在長椅上睡着了。但是我不能夠打斷你的話。可是你却來打斷我的……」

「讓老爹說完吧。時間還有。」拉茲米推洛夫說。他是喜歡笑話和趣事的。老頭子的時間又延長了兩分鐘，於是，他噤住他的話，結束道：

「也許那就是他爲什麼沉默的原因罷。沒有人知道。牧師驚訝極了。他把他的頭伸到頭巾下面問代米德：『你是啞吧嗎？』代米德告訴他：『不，我不是啞吧，我討厭你。』牧師氣瘋了，實在的，他的臉都變青了。他用那連那些站在旁邊的老婦人也聽不見的低聲說道：『那麼，你爲什麼像木頭一樣的一聲不響呢，你這畜生？』於是他用燭台在代米德的兩眼中間打了一記。」

代米德的深沉的低音，壓倒了笑聲：

「你說謊！他沒有打我。」

「他真沒有嗎？」老西奚卡非常的吃驚。「唔，他總歸是想打的，我想。這樣，他不肯給他行聖餐禮。唔，公民們，代米德是沉默的，可是我們要說話，他的沉默和我們沒有關係。雖然一句好的話，譬如像我所說的，是銀子，而沉默，是金子。」

「你應該把所有的銀子都換成金子。那樣，對於別人要清靜得多。」拉古爾洛夫勸告他。

像枯木燃燒起來一樣的爆發了大笑，不久笑聲消逝了。西奚卡的故事好像把會議上的事務式的情調掃蕩了。但

是達維多夫抹去了臉上的笑容，問道：

「關於工作的標準，你有什麼話要說？請明白的說罷。」

「你是問我麼？」西奚卡用他的衣袖擦了擦他的汗濕的前額，閃着眼睛。「我沒有什麼話要說。關於代米德的問題，我說清楚了。工作標準的問題和這個沒有關係。」

「我禁止你在這次會議上再發言。你得講到本題。閒話留着以後可以講，事實如此！」

「每架犁每天耕一公頃，」一個集體農場的農民，伊凡·巴塔西奚可夫這樣提議。

但是，多布佐夫憤怒的叫道：

「你瘋了！把你的神話對你老太婆說去罷！你做得滿頭大汗，但是你一天再也耕不了一公頃。」

「我以前耕過。也許稍微少一點……」

「是的，少一點！」

「在硬地上，每架犁耕半公頃。」

經過了長久的爭論以後，決定了每天的耕作標準，在硬地五分之三公頃，鬆軟的地面是四分之三公頃。播種的標準，十一列的播種機是三又四分之一公頃，十三列的機子是四公頃，十七列的是四又四分之三公頃。

格內米雅其村有一八四對公牛和七三匹馬，因此，這個春耕計劃是並不過度的。而且，雅可夫·洛濟支這樣指出了：

「要是我們拚命的做，我們可以很早完成播種的。算起來在整個春天，每一聯牛馬祇要耕作四公頃半。那是不算什麼的，兄弟們。」

「在拖濱斯科，每一聯要耕八公頃。」羅比西金說。

「要是他們高興的話，隨便他們流多少汗吧！去年秋天，我們一直耕種到十一月第一次下霜的時候，而在十月初，他們已經開始分柴燒火了。」

其次，他們決定了三天以內一定要把穀物種子收齊。以後他們聽了鐵匠奇坡里特·莎利一篇乏味的報告。因為有點聾，他大聲的說着，站在那裏，用他那做工做壞了的黑色手指，把他那被煤煙染藍了的三角帽，不斷的轉動着，因為他在這樣廣大的一羣聽衆面前說話，有點害羞。

「我們可以把一切都修好，」他說。「我是不會耽誤工作的。但是至於鐵却無論怎樣都得想法去立刻弄點來。我們沒有鐵來做犁頭和犁刀。我們沒有東西好做。明天我先開始修理播種機。我要一位助手，和煤。而且，集體農場將給我們怎樣的報酬呢？」

達維多夫向他們擔保了關於報酬的事，而且提議雅可夫·洛濟支第二天就得到區鎮裏去買煤和鐵。建設春耕期間的飼料倉庫的問題，很快就解決了。隨後雅可夫·洛濟支作了下面的一篇演說：

「我們應該仔細的考慮，兄弟們，在什麼地方播種和播種什麼，而且我們一定要選出一個有學識而且懂得他的職責的，很好的農學專家。你知道在集體農場成立以前，我們有五位農事官吏，但是他們什麼事情也沒有作出來給

我們看。我們一定要從老哥薩克當中選出一個農業專家，他熟悉我們所有的土地，不論遠近。在我們的新的耕種法還沒有很好的建立以前，他對於我們有很大的用處。這是我來說的話：現在差不多全村的人都加入了集體農場，他們漸漸的大家都進來了。祇有五十家左右的農場還是個別的農民耕種，而且他們不久就會覺悟，參加集體農場的。因此，我們要像科學所告訴我們一樣的科學的耕種。我主張用那決定了重耕的兩百公頃的一半，來試驗『黑爾遜』式的耕種法。我們這個春天要開墾一一〇公頃的處女地，無論如何，今年我們是不會有很好的收成的，所以我提議在那上面試驗『黑爾遜』式的耕種法。」

「你說的這個『黑爾遜』式的耕種法是怎樣的？」

「我們從來沒有聽見過。」

「請具體的說明牠，」達維多夫要求着；他對於他所推測的深有經驗的經理所顯露的學識，暗暗的感到榮耀。「呢，這是耕種法的一種；有時候被稱為『走廊式』或『美國式』耕種法。這是一種非常有趣而且想得很妙的方法。譬如，你今年在你的土地上播種玉蜀黍或向日葵，播種的時候，你把行列隔開得遠一點，行間的距離比平常要寬一倍，這樣，你祇能得到平常的收穫的百分之五十。然後你摘掉玉蜀黍的頭，或者弄掉向日葵冠，把種子留着豎立在田裏。同年秋天，你在那種子中間的走廊播種小麥。」

「但是你怎樣去播種呢？難道播種機不會倒倒那些種子麼？」張着大口在傾聽着的康德拉脫·梅譚尼可夫熱心的問。

「怎麼會倒牠們呢？行列通通隔開很遠，因此，播種機決不道觸到那些種子，只是在牠們中間通過。於是雪落下來堆在這些種子的中間。雪的融化很慢，給土地更多的濕氣。於是到春天，當小麥開始生長的時候，這些種子都死掉了，枯萎了。這是想得非常巧妙的。我自己還沒試驗過，但是我打算今年試一試，這個想得很周到，不會有錯的。」

「我同意這個提議。我附議！」達維多夫在桌子下面輕輕觸了觸拉古爾洛夫的腿，低低的說：「怎麼樣？你老是反對他的……」

「我還是反對他。」

「這只是你的頑固。事實如此！你好像一隻公牛一樣的倔強。」

會議採納了他們的經理的提議。討論和決定許多零碎事項以後，他們散會了。當達維多夫和拉古爾洛夫剛剛走近村蘇維埃的時候，一個穿着敞開的皮短衣的矮胖青年，從蘇維埃的院子裏向他們走來。他用一隻手按住他的城市式的棋盤格的帽子。在猛烈的大風裏掙扎着，迅速的向他們走來。

「好像是區裏來了什麼人，」拉古爾洛夫細眯着眼睛說。

青年一直走到他們的面前，把手舉到他的帽子的邊緣上，行了一個軍禮，問道：

「你們是不是村蘇維埃的人？」

「你要找誰？」

「本地的支部書記，或者蘇維埃的主席。」

「我就是支部書記，這位是集體農場的主席。」

「噢，那好極了！我是宣傳隊的一個隊員，同志們。我們剛到，我們正在蘇維埃等你們。」

這位塌鼻孔的面孔微黑的青年，眼睛在達維多夫的臉上打量了一下。疑問的微笑著。「你就是達維多夫嗎，同志？」他問。

「是的，我叫達維多夫。」

「我好像認識你。兩個禮拜以前我們在地方委員會的辦公處碰見過。我在城裏一個油廠裏做榨油工人。」
到這時候，達維多夫才明白爲什麼這位年輕人走近他們時，他聞到一股向日葵子油的香氣。這青年的油污的皮短衣上充滿了不容易揮散的可愛的香味。

第二十一章

一個矮胖的人站在蘇維埃的門口，背向着院子。他穿着一件有褶皺的，皮毛裏子的黑色皮短衣，戴着一頂有耳套，帽頂有一個白色十字徽章的黑色小帽，他的肩膀特別的寬，的寬闊的背在門柱當中把門都塞滿了。他擺開他那兩條短而強健的腿子站在那裏，看去好像草原裏面一株榆樹一樣的短粗有力。他的有着皺紋的靴統和磨掉了一邊的後跟的長靴，好像在門口的板上生了根，而他那熊一樣的身體的重量好像把地板壓破一樣。

「那是我們宣傳隊的隊長康德拉脫柯同志，」青年一面和達維多夫並肩的走着，一面這樣的說。於是看到達維多夫的微笑，他低聲的加着說：

「我們好玩的叫他做『四角老爹。』（俄文四角一字的音和康德拉脫柯略同——譯註）他是羅干斯克機關車工廠的旋盤人。他老得可作我的父親，但是他還是一個大孩子。」

那時候，康德拉脫柯聽見了人聲，他的紅的面孔向着他們這方面轉了過來，在微笑裏，在他那下垂的褐色鬚鬚下面，閃爍着白色的牙齒。

「呵哈，我想你們是本地當局，」他叫這。「你們好嗎，兄弟們？」

「你好，同志，」達維多夫回答。「我是集體農場的主席，這位是支部書記。」

「好！到屋子裏去吧，我的孩子們都在那裏等着你們。我是這個宣傳隊負責人，因此，我馬上可以和你們談談。我名叫康德拉脫柯，要是我的任何一個孩子告訴你們。說我叫做『四角』的話。不要相信他們，因為他們都是你不會相信的那種混蛋。」當他側着身軀擠進門口的時候，他用一種雷一樣的低音這樣的說。

奧西普·康德拉脫柯在兩俄做了二十多年的工。他最初是在於塔加羅格，後來經過頓河下游的洛多夫，轉到了里里烏普，是後到了羅干斯克。在那裏，爲要用他的富闊的肩膊，支持年青的蘇維埃政府，他參加了赤衛軍。這些年來，他都住在俄國人當中，他失去了他的故鄉烏克蘭話的純粹，但是他的外貌，他的下垂着的西夫欽可（有名的小俄羅斯的國民詩人——譯註）式的鬚鬚，依然顯露着他是烏克蘭人。一九一八年，他和頓內茲的礦工一道，在伏洛希

羅夫的領導之下突破了燃燒着火焰的反革命和叛亂的哥薩克村落，進攻查利金。直到後來，每當談話偶然提到那戰爭的回響，在參戰者的心靈和記憶裏永遠不會消失的國內戰爭的年代的時候，康德拉脫柯就會帶着靜靜的語調說：『我們的格內蒙特是羅克斯克的人。我們以前很熟，也許遲早我們可以再見面。』在我是『一見不忘』的。當我們在查利金附近和白黨戰鬥的時候，他常常和我開玩笑。『唔，康德拉脫柯，怎麼樣？』他問。『那末你還活著嗎，你這老狼？』『還活著，』我說，『格內蒙特·伏洛希羅夫，我還能撒手死去，當我們還有這樣多瘋狂的反革命者要殺的時候。』要是我們再見面的話，他會立刻和我擁抱的。』康德拉脫柯很有自信的結束他的話。

戰爭以後，他回到了羅克斯克，在非常委員會的運輸部作事。後來他調去做黨的工作，終於又回到了機關車工廠。後來黨動員他，把他派去幫助鄉村集體化的工作。最近幾年，他發胖了，而且肩膀也更寬了。他的老同志们沒有一個會認得出他就是曾經在一九一八年進攻查利金的時候，砍殺了四個哥薩克，砍殺了那個「因為勇敢，」由弗倫格爾親自獎授了一把金鑲佩刀的古班騎兵中隊長馬里馬加的那個奧西普。康德拉脫柯。奧西普已經發育到了中年的極度，而且「開始顯得老了；小小的青色和紫色的筋絡在他的臉上顯露出來了。好像一匹馬，在急速的，疲乏的疾馳之後，渾身蒙一層灰色的泡沫一樣，時光也用灰色纏着奧西普了；就是在他的下垂的鬍鬚裏也有了這種叛逆的顏色。可是他的意志和力量還是爲他効忠。至於他的沒有止境「發胖，那是沒有關係的。」泰拉斯·巴爾巴（戈郭里一中篇小說中的老哥薩克英雄——譯註）比我還胖，可是看看他怎樣的砍殺波蘭人啊！就是這樣。如果我再去打仗的話，我還是能夠把一個軍官變成兩個的！我在過半古有什麼關係？我的父親在沙皇時代活到了一百歲，

在我們自己的政府下面，我要活到一百五十歲！」當任何人講到他的年紀和發胖的時候，他就這樣的說。

康德拉脫柯領着路走進村蘇維埃。「不喫響了，孩子們！」他大聲的說，「這裏是集體農場的主席和支部書記。他們一定會立刻告訴我們，這裏的情形怎樣了，然後我們就會知道我們要做些什麼。請大家都坐下來吧。」

大約有十五個宣傳隊的隊員，在房間裏圍着坐下，另外兩個跑到院子裏照料馬匹去了。當達維多夫看着這些新來者的面孔的時候，他認識三個從區裏來的工作者：一個農業專家，一個高等小學校的教師，和一個醫生。其餘的人都在地方中心派來的，而且看他們的外貌，他們中間有幾個是產業工人。當他們一面移動椅子，咳嗽着，一面坐下來的時候，康德拉脫柯向達維多夫低聲的說：

「請吩咐用乾草餵我們的馬。而且叫車夫們留在那裏照拂牠們。」他狡猾的靈靈眼睛，加着說：「或者，你也許有點燕麥相讓罷。」

我們沒有剩下什麼燕麥了，除了留着播種的以外。達維多夫回答他。立刻，他的心裏冷了下來，而且起了一種困惑的；討厭自己的痛切的感覺。他們還剩了一百普特以作飼料的燕麥，可是他拒絕了康德拉脫柯的要求，因為他要把一些燕麥留到春天播種工作開始的時候用，把牠們看得好像他的靈魂一樣的珍藏着。雅可夫·洛濟支把這種寶貴的穀物祇分給集體農場管理部的馬吃，而且只在牠們長長，艱困的旅行以後才給牠們吃，就是這樣，他也差不多要流眼淚。

「這是小有產者的本能！這個甚至於傳染到我了！」達維多夫想。「我以前從來沒有那樣的感覺。事實如此！

也許我還是給他們一點燕麥好罷？不，現在這樣會很難看的。

「那末，你們也許有點大麥罷，」康德拉脫柯問。

「我們也沒有大麥。」

那是實實在在的，但是在康德拉脫柯的微笑和領悟的凝視之前，他面孔緋紅的說：

「我說的是真話。我們有，麥。」

「你可以做一個很好的農民。甚至於還可以做富農……」康德拉脫柯的鬍鬚裏浮着微笑，這樣的說。但是看到達維多夫皺起眉頭的時候，他擁抱着他，微微的把他舉離開了地板板。」喏，喏，我祇是說着玩的。要是你沒有，唔，你就沒有好了。你們儘可能的節省吧，這樣，你們可以使你們自己的家畜有東西吃。那末現在，兄弟們，談正經事吧。請絕對靜默。」轉身向着達維多夫和拉古爾洛夫，他說：「我們是來幫你們的忙的；我想你們知道。所以，請告訴我們，你們這裏的情形怎麼樣。」

達維多夫作了一篇關於集體農化運動的進行狀態和種麥準備的建立的詳細報告以後，康德拉脫柯決定道：

「在這裏我們沒有什麼事情可以做。」

清除了他的喉嚨，從他的口袋裏掏出一本記事簿和一張地圖，他用他的肥大的手指，在地圖上尋索。「我們要到拖濱斯科去，」他說。「我相信，從這裏到那個村莊去，路非常近。我們要留三個人在這裏幫助你們工作。至於爲要快點收集穀物種子的事，我勸你們首先召集一次會議，把這一切向工人們說明，然後開展你們的群眾工

作。」他不懂不忙的繼續的說。

達維多夫滿意的聽着的話，雖然他常常聽不懂康德拉脫柯許多烏爾克士話，可是他強烈的感覺到，一般的說，這個人擬定了一個穀物種子收集運動的正確的計劃。康德拉脫柯又不懂不忙的指示了，對於村裏這些個別的農民和比較富裕的份子，要是和預料相反的，他們繼續的執拗和反對穀物種子收集的話，對付他們所必須採取的步驟。他說了宣傳隊從他們在其他村莊經驗中所獲得的最有效的許多方法。他全部的話，都說得很柔和，沒有表露半點指導或教訓的意味。在說話當中他常常轉過身來向達維多夫或拉古爾洛夫，或是到後來也到了場的拉茲米推洛夫去商量。「這事情一定要像這樣的開展。你們格內米雅其的以為怎樣？」「這正是我所考慮的。」這一類的話老是出在他的嘴唇上。

達維多夫微笑的望着旋斃了人康德拉脫柯的深紅色的，青筋滿面的面孔，和他那深深的陷了進去的眼睛裏面的狡猾的閃光，他想：「他是一個聰明的傢伙！他不要束縛我們的獨創力，所以他好像給我們忠告一樣。但是你試一試反對他的正確意見罷，他會很容易的把你轉到他的想法上去的。事實如此！我以前看見過像他這樣的人。」

還有一件小事加強了他對康德拉脫柯同志的好感。這位烏克蘭人和他的宣傳隊乘著車子開離以前，他把那留在格內米雅其的三個中間的一個，叫到一邊，和他作了簡單的談話。

「把你的手槍掛在短衣外面作什麼？」他問。「快把牠拿下來罷！」

「但是，康德拉脫柯同志，富農………階級鬪爭………」

「你在對我說什麼？富農！唔，富農怎樣？你走到這裏來宣傳的。但要是你怕富農，你可以帶手槍，不過不要把牠掛在你的短衣上面！你真是一個聰明的孩子！你有一枝手槍，不是麼？你好像一個很小的小孩子一樣，佩帶你的手槍到處跑，好讓大家都看見！快把牠收進口袋裏去罷，這樣，富農的擁護者，就不能說你：『他們的宣傳方法真巧妙，帶着手槍！』」於是他從牙齒間透出聲音來，加着說：「你這傻瓜！」

當牠爬上他的櫃子的時候，他把達維多夫叫到他的面前，一面扭着他的上衣的鈕扣，一面說道：

「我已經給了我的孩子們一種周密的訓練！他們現在會拚命工作的。你也好好的幹罷，這樣，使得一切都儘快的完成。我在拖濟斯科，要是發生了什麼事，請讓我知道。我們到那裏的時候要演一次戲，也許就定在今天晚上。你看我扮演富農的角色罷！我這樣的大塊頭，可以把這角色演得活神活現！噢，老康德說脫柯到了老年還定多麼賣力，不要爲了燕麥的事難受，我不會爲了這事懷恨你的。」他一面微笑着，一面把那寬闊的肩膀靠在櫃子的靠背上。

「多麼大的頭，多麼大的肩膀，多麼大的腿子呀！他好像一架耕種機一樣的大。」拉茲米推洛夫笑着。把他架在犁上，讓他拖，這樣，你可以節省三對公牛。我不能不奇怪，這樣的人到底是從什麼地方弄來的。你覺得怎樣，瑪加爾？」

「你快要和老西奚卡一樣，變成一隻很愛嘖嘖咕咕的喜鵲了，」瑪加爾生氣的回答。

第二十三章

波羅夫則夫隊長住在雅可夫·洛濟支的家裏，正忙着春天暴動的積極的準備。晚上，他在他的小房間裏一直坐到雞鳴，寫着字，用一枝製圖鉛筆繪着地圖，或者讀着書。有時候，雅可夫向裏面看着，他就看見隊長把他的巨大的前額俯伏在小桌上，當他讀書的時候，他默不作聲的動着他的剛毅的嘴唇。但有時他看着他正沉浸在深思的狀態裏。這種時候，他總是用他的手托着他的頭，把他的手指伸到稀疏的長長的金髮裏去。他的嚴峻的額，好像在咀嚼什麼太硬的東西一樣的動着，他的眼睛半閉起來。等雅可夫叫了他幾次以後，他才抬起頭來，於是他的惱怒就會在他那小小的，可怕的固定不動的瞳神裏燃燒起來。「唔，你要幹什麼？」他會用他的低音這樣的叫。在這種時候，雅可夫·洛濟支會對他感到更大的恐怖和不能自禁的尊敬。

每天把村裏和集體農場裏所發生的一切事情報告波羅夫則夫，是阿斯托夫羅夫任務的一部份。他正直的報告，但是每天都給波羅夫則夫帶來了新的痛苦，加深了他的兩頰的皺眉。

富農被逐出格內米雅其以後的那天晚上，隊長完全沒有合眼。他的沉重而有靜靜的脚步聲一直到天明都可以聽到。雅可夫·洛濟支用脚尖走到小房間的門邊，聽見他咬着牙齒在那裏喃喃的說：「他們使得我的腳下的地盤崩潰了，奪去了我們的基礎。一定要殺死他們，毫不饒恕的殺死他們！」以後他沉默了，又來回的走着，穿着他的襤褸靜靜的走着，習慣的用他的手指搔着他的身體，抓着他的胸口，於是他又喃喃的說着：「殺死他們，殺死他們，」

他又更加低聲的，聲音裏帶着一種含混的尖叫說：「全知全能，正直慈悲的上帝！救助我們！那個日子什麼時候會來呢？主，快把你的責罰降給他們吧！」

天亮的時候，不安的雅可夫·洛濟支又走到那房間的門邊，把他的耳朵貼在鑰匙孔上。波羅夫則夫在喃喃的禱告：他呻吟着，跪了下去，在地板上叩頭。於是他熄了燈，躺在床上，但就是在他半睡半醒的時候，他還再度清楚的低低的說着：殺死他們……殺得一個不留！」於是他又呻吟着。

幾次以後，雅可夫·洛濟支聽到有人敲板，他走到門口。

「誰？」他問。

「開開門，老闆！」

「是誰呀？」

「我要見亞力山大·安利辛莫羅支。」從門外傳進這樣一句小聲的話。

「要見誰？這裏沒有叫這個名字的。」

「告訴我，說我是從曹里來的，帶了一個小包裹。」

洛濟支稍爲躊躇了一下，把門打開了。「要來的事，讓她來吧，」他想。一個用頭巾包住了頭的，矮胖的人走了進來。波羅夫則夫帶他走進了他的房間，緊緊的把門關了。有一個半鐘頭，可以聽到小屋裏的急速的談話的含混的聲音。同時，雅可夫的兒子給了新來者的馬一些乾草，鬆了鞍帶，從她的嘴裏解除了鐵嚼口。

從那時起，騎馬的差人差不多每天都要來，不是在半夜，而是在快要天亮的時候，通常總是在早晨三四點鐘光景。顯然，他們是比第一次的來人來得更遠的。

在這些日子，雅可夫·洛濟支過着一種奇妙的二重生活。每天早放，他走到集體農場的辦公處，和達維多夫，木匠們，突擊隊長們談話。他對於畜舍建築，穀物處理，和農具的修繕的關心，使他沒有一分鐘時間去想別的事。連他自己都料想不到的，這位精力豐富的雅可夫·洛濟支對於這種積極忙碌和不停不息的關心，感到非常愉快。和他的過去生活的唯一的根本不同的地方，是他現在騎着馬在河裏到處跑，並不是爲了自己的利益，而是爲了集體農場的工作。但是他能避免他那曖昧的思想，或完全避免思想，他已是够喜歡了。他被他的工作所吸引，他祇想他的工作做得很好，他的腦子老是在擬定各種各樣的計劃。他生氣勃勃的着手畜舍的修整，和大馬廐的建築的工作。他指揮人們遷移許多倉庫，建築一座新的集體農場的倉庫。但是，到晚上一直到白天的忙碌停止了，他該回到家去的時候，他一想起在孤獨中陰鬱可怕的波羅夫則夫，好像一隻停在陵墓上面的食屍的兀鷹一樣的坐在他的小房間裏，他的心窩就要感到了軟弱，他的動作很遲緩，而他的身體感到一種形容不出的疲倦。他回到家裏的時候，在吃晚飯以前，他總要進去看看波羅夫則夫。

「把消息告訴我，」隊長吩咐他，手裏捲着香煙，準備專心的傾聽。而雅可夫·洛濟支就會把這一天在集體農場的活動告訴他聽。平常，波羅夫則夫總是一聲不響的聽着，祇有一次，當雅可夫把那分配富農的衣服和靴子給貧窮的哥薩克的事報告他聽的時候把他打斷了他的話：

「到春天，我們要把每一個傳到什麼東西的傢伙的喉管戳破，把他們全體……把所有那些豬驢開一張名單給我。你聽見沒有？」

「我已派弄到了一張名單，亞力山大·安利辛莫維支。」

「帶來了嗎？」

「帶來了。」

「給我。」

波羅夫則夫接過名單來，小心的抄了一份，寫下了他們的教名，父名，和姓，和每一個人得到的東西，而且在每一個得到了衣服或靴子的人的名字上，劃了一個十字。

和波羅夫則夫談完了話，雅可夫·洛濟支就去吃睡飯。但在就寢以前，他還要回到他那裏去接受第二天的指令。

在波羅夫則夫的教唆之下，在二月八號，雅可夫·洛濟支吩咐第三突擊隊的隊長派遺四輛轎子和人夫，把河沙運到牛舍去。沙運來了。洛濟支吩咐把牛舍的土地板通通打掃乾淨，於是把沙子撒在上頭。這工作快要完了的時候，達維多夫走進了分派給第二突擊隊的院子。

「你們運了這些沙子來做什麼？」他向那被砍斷突擊隊的牛舍工人代米德問。

「我們要把沙子撒在牛舍裏。」代米德回答。

「爲什麼？」

沒有回答。

「爲什麼，我問你？」

「我不知道。」

「誰吩咐你這樣做的？」

「經理。」

「他說什麼？」

「他說，要拿這個來保持地上的乾淨。他替我們發明許多工作，這畜生！」

「這是一個好主意！事實如此！地上的權要弄乾淨，到處都是牛糞，會使牛染到疾病。牠們也儘保持清潔，獸醫這樣說。事實如此！你……不滿意，是不行的。看吧，現在牛舍好看多了，鋪上沙子，是這樣的乾淨了。不是嗎？不這樣想嗎？」

但是達維多夫沒有法子可以使得代米德再說話；這位沉默者走到穀穀倉裏去了，而達維多夫心裏暗暗的稱許他的經理的獨創力，回家吃飯去了。

黃昏以前，羅比西金跑到他那裏，憤怒的問道：

「那末，以後我們就用沙子代替乾草來給牛鋪地嗎？」

「是的，不錯。」

「這是你的阿斯托洛夫羅夫發下來的命令嗎？他瘋了嗎？以前誰聽到過這樣的事？你怎麼樣，達薩多夫同志？當然不會贊成這樣的蠢事的吧？」

「不要興奮，羅比西金。這完全是一個衛生的問題，阿斯托洛夫羅夫是十分對的。弄乾淨以後要比較安全些，不會染到什麼傳染病。」

「什麼衛生衛死的，見你的鬼？牛睡在什麼上面？而現在，正是很冷！牛睡在草裏可以保持溫暖，你自己去躺在沙上試一試吧，看你高興不高興！」

「喂，請你停止反對吧。我們得放棄那些照料家畜的舊式方法。我們要把一切都放在一種科學的基礎之上。」
「但是這叫做什麼基礎？」羅比西金把他的黑帽子，在他的靴統上敲了一下，面孔變得比甜菜根還紅，衝出去了。

到早晨，有二十三隻公牛，在牛舍的地上爬不起來了。晚間結了冰的沙子吸收不了牛的尿，牛躺在尿裏面，都緊緊的凍成結在潮濕的沙上了。有幾隻掙扎的站起來，牠們的皮一片片的被扯在石塊一樣凍沙上，有四隻扯落了牠們的凍了的尾巴，其餘的牛都病倒了。

爲着實行波羅夫則夫的指令，雅可夫·洛濟支做得太過份，幾乎把自己的位置也弄掉了。「我們要把他們的公牛凍死，」波羅夫則夫在他商定撒沙的那個晚上，這樣說過。「他們是傻瓜，他們會相信 這樣做；是爲了清潔的

緣故的。但是好好的照料馬匹吧，這樣，我們今天晚上要用牠們，立刻可以牽出來用。」洛濟支實行了這個指令。早晨，達維多夫把他叫了去，緊緊的關上門，於是，沒有擡起他的眼睛，問道：

「你玩的什麼把戲……」

「我錯了，親愛的達維多夫同志。而我……我的上帝……我快要把我的頭髮都扯掉了……」

「你玩的什麼把戲，你這毒蟲！」達維多夫臉色變白了，他的眼睛裏充滿了憤怒的眼淚。他突然擡起頭來，凝視着雅可夫。「你是破壞嗎？你不知道你不能把沙子鋪在牛舍的地上嗎？你不知道牛會凍在上面嗎？」

「我想要那些牛，……上帝知道，我不知道。」

「不要響！我不相信，像你這樣一個能幹的農民會不知道。」

雅可夫·洛濟支哭了起來，一面擦着鼻涕，一面反覆的說着：

「我想讓牛舍保持乾淨。……我不高興牛窩在那裏，……我不知道，我沒想到結果會這樣……」

「去把你的工作交給烏莎可夫。爲這件事我們受你受審判。」

「達維多夫同志……」

「出去，我告訴你！」

洛濟支走了一後，達維多夫冷靜一點的把這件事想了一想。他開始覺得猜疑洛濟支存心破壞，是沒有道理的。

究竟，阿斯托洛夫羅夫不是一個富豪。要是有人那樣叫過他，那純粹是由於私人的仇恨，阿斯托洛夫羅夫被任爲經理以後不久，羅比西金曾經這樣偶然的說過：「阿斯托洛夫羅夫以前是一個富豪。」達維多夫立刻去調查，知道幾年以前，雅可夫·洛濟支的確是生活得夠富裕的，但是後來一次收成不好毀了他，使他變成了中農。達維多夫想了又想，終於得出這樣的結論：「關於這次牛的不幸事件，洛濟支是不應被責難的；他吩咐在牛舍裏撒沙是由於清潔的想望，而且也許一部恰是由於他自己對於新式方法的不斷的熱中。」如果他是一個破壞者，他做事決不會那麼努力；而且他自己的「對公平，也遭了殃。」達維多夫想：「不，阿斯托洛夫羅夫是一個忠實的集體農場的工作者，撒沙的事件，不過是一個不幸的錯誤罷了。事實如此！」他記起洛濟支曾經怎樣謹慎而勤勉的把溫暖的冬季牛舍建築起來，怎樣節儉的使用乾草，有一次，當三四隻集體農場的馬病倒了的時候，他是怎樣整夜的和在馬廄裏，親自給馬去灌腸，把大麻油灌進馬的肚皮裏去，止住牠們的腹痛。他最先主張把那使得馬匹害病的責任者——第一突擊隊的管廄人古金可夫，趕出集體農場，他們發覺古金可夫整整一禮拜祇拿大麥藁去餵馬。照按達維多夫的觀察，洛濟支照料馬匹，比誰都好。想起了這些，對於自己的無理的暴怒的爆發，他感到羞恥和愾意。對於一個很好的集體農場的工作者，一個被他的同村人非常尊敬的管理委員會的委員那麼粗魯的咆哮，而且，甚至於因爲他有一絲不謹慎的過失，就猜疑他是在破壞，這樣的事，他很感到難堪，「多麼沒意思！」達維多夫搔亂了他的頭髮，很厭煩自己似的使勁清了清喉嚨，走了回去。

他看見雅可夫·洛濟支手裏拿着一串鑰匙，正在和雜記員說話，他的嘴唇帶着憤恨和懊惱。

「喂，阿斯托洛夫羅夫，」達維多夫說。「不要把你的工作交給烏莎可夫了。你幹下去。不過要是這樣的事再發生……我告訴你……去把區裏的獸醫請來，叫突擊隊長們讓凍壞了的公牛休養一下。」

阿斯托洛夫羅夫破壞集體農場的企圖，這樣夠便宜了他的渡過了。波羅夫則夫暫時沒有吩咐他的新的工作，因為隊長正在忙着別的事情；另外有一個人來看他，和平常一樣，是在晚上。他一走進屋子，波羅夫則夫馬上把他帶進了他的的小房間，吩咐誰都不準進去。他們一塊兒一直談到很早的早晨，第二天，波羅夫則夫帶着一種比平常快活得多的神情，把雅可夫·洛濟支叫到他的房間裏。

「這位是我們同盟裏一個盟員，我的親愛的雅可夫·洛濟支，」他說明着；「就是所謂戰友：瓦茲拉夫·阿夫加斯托維支·廖切夫斯基副官。好好的照拂他罷。這是我的東家，」他轉向新來者這樣的說，「是一個老式的哥薩克，現在却是集體農場的經理。可以說，是一位蘇維埃的官吏哩。」

副官從床上站起來，向雅可夫·洛濟支伸出他的寬大的白手。他看來有三十歲左右，面孔很黃，很消瘦。他的鬚曲的黑髮向後梳着，一直垂到他的黑緞襯衫的硬領上。稀薄的鬍鬚鬚曲在他那浮着微笑的嘴唇上。他的左眼始終細眯着，顯然這是受傷的結果；在那下面，皮膚皺成了沒有生命的摺痕，好像秋天的樹葉一樣的枯了，死了。但是這細眯的眼睛不但沒有破壞副官以前的臉上的那種幽默的表情，反而把他強調了。栗色的眼睛，好像惡毒的閃閃一爍，皮膚伸展着，放射狀的皺紋一直伸到太陽穴。而精神煥發的副官，好像要發洩一種青春的，有傳染性的大笑一樣。他的衣服的顯而易見的寬大，是故易的；這樣的衣服不會拘束穿者的快捷的動作，不會隱蔽他的蘊滿的身姿。

那一天，波羅夫則夫非常的快活，甚至於雅可夫·洛濟支也親熱起來了。他很快的結束沒有意思的談話，於是，轉身向著雅可夫·洛濟支，通告他道：

「廖切夫斯基副官要在這裏住一兩個禮拜，但是我等到天一黑就要走，供給瓦茲拉夫·阿斯加斯托維支需要的一切，他的命令，就是我的命令，你懂嗎？那麼好，雅可夫，我的親愛的洛濟支！」他把他的浮着筋絡的手，放在雅可夫的膝上，相當強調的加着說，「我們現在快要開始了，我們只要再等一個很短的時候。把這話告訴我們的哥薩克，讓他們振作起來罷。現在你可以去了；我們的話還沒有說完。」

一定有了什麼事情發生，使波羅夫則夫不得不離開格內米雅其村兩個禮拜。雅可夫·洛濟支燃燒着想要知道這是什麼一回事的好奇心，抱着要探聽出來的希望，他跑到波羅夫則夫曾經在那裏竊聽過他和達維多夫的談話的客廳裏，把他的耳朵貼在薄薄的板壁上，他只能聽到在隔壁房間裏進行的談話的斷片。

「沒有問題，你一定要和皮加多洛夫聯盟，」他聽到廖切夫斯基說。「自然你會見他的時候，他會告訴你，那訂約……有利的形勢……這是很好的。……在沙斯加地方……裝甲列車……要是失敗的時候……」

「唏！」波羅夫則夫說。

「不會有人聽見我們的話吧，我想？」

「但還是……謀叛的計劃常常……」

廖切夫斯基說得更輕了，這樣，雅可夫不知不覺的失去了他的談話的連絡。「失敗……當然……阿富汗……有

他們的援助，我們可以突破……」

「但是經費……政治警察……」波羅夫則夫的其餘的話，是一種雜亂的聲音。

「另外有一個注意：突過邊境……明斯克……避免……我保證……邊境的守備……參謀本部毫無問題將會接受……一位陸軍上校，我知道他的名字，……有條件的參加……那是一個非常有力的援助！這樣的後援……這並不是軍費的問題……」

「他的意見呢？」

「他確信將軍會重覆……很多。他口頭的告訴我……極度緊張……利用……一分鐘也不要錯過……」

聲音變成了低聲的耳語。雅可夫·洛濟支聽不清楚這種不相連貫的談話，嘆了嘆氣，走到集體農場的辦公處去了。他走近那從前是屬於鐵推克的房子，而且照他朝那釘在門上邊的白板看了一眼，板上寫着「格內米雅其」斯達林」集體農場本部。」他又感到了彼兩種力向兩個相反的方向拉着的慣常的感覺。但是後來他想起了廖切夫斯基副官和波羅夫則夫的很有確信的話：「現在我們快要開始了。」於是帶着心境不好的快活，帶着一種對於自己的憎惡，他想：「慙快愈好！要不然，在他們和集體農場之間，我會像在溜滑的路上的公牛一樣，要變成兩半了。」

那天晚上，波羅夫則夫把他的馬上了鞍，把他所有的文，都放進他的鞍囊裏，帶了些旅途的食糧，告辭了。雅可夫·洛濟支聽到休養了很久的隊長的馬，發出一種乾燥的踏踏的蹄聲，跳舞一般的從窗下躍走了。

新來者不是一位沉靜的人，而是帶着軍隊式的無禮貌的男子。他整天在家裏各處走動，快活和微笑，和女人們

說笑話，使那恨死了煙草的雅可夫的老母親得不到一刻安靜。他到處走著，好像他並不害怕走進屋裏來的外人一樣，以致雅可夫不得不提醒他：

「你得小心點。……要是有人走進來，看見了你，怎麼辦呢，大人？」

「我的前額上寫著我是『大人』嗎？」

「沒有，不過他們會問，你是誰，從什麼地方來的。」

「我的口袋裏裝滿了證書，我的朋友。而且更是形勢糟了，他們不相信。我可以拿他這裏這個委任狀給他們看。帶着這東西，到處都可以通行！」他從懷裏掏出一枝黑色的，發着陰暗的陽光的毛瑟槍，一面微笑着，他那半掩在脹起的皮膚褶痕下面，一動不動的眼睛，挑戰一樣的凝望着。

這位大胆的副官的瀟灑，完全不合阿斯托洛夫羅夫的脾胃，特別是在一天晚上，他從辦公處回來的時候看到了一件意外的事情以後，他更討厭他了。那晚在門口，他聽見喃喃的人語，一種窸息的笑聲和響響。擦燃一根火柴，他看見副官一隻眼睛閃着光，站在一個角落裏的糞桶後面，雅可夫的媳婦站在他的旁邊，她的面孔漲得好像紅色的羽毛布一樣的通紅，倉皇失措的把裙子拉下，扶正她那滑到她的頸後去了的頭巾。雅可夫·洛濟支沒有說一句話，正要經過他們走到廚房去，但是廖切夫斯基在門檻那裏追上了他，在他背上拍了拍，低聲的說：

「不要做聲，老爹！不要去挑動你的小兒子！你知道我們軍人的方式是怎樣的！迅速和奇襲！有誰在年青的時候不放蕩呢？來，抽一枝香煙吧。我想，你自己也一定和你的媳婦有過一手。噢，你老流氓！」

雅可夫·洛濟支驚惶失措的，接了香燭，從廖切夫斯基的火柴上點着以後，立刻走到廚房去了。這位副官替他東家點起火柴的時候，他忍住了一個呵欠，用一種教導的口調說道：

「有什麼人服侍你，譬如，替你擦一根火柴的時候，你應該說『謝々你。』你的禮貌很不好。既你還是靠鹽邊場的經理！在以前的時代，你要做我的跟班，我也不管你！」

「魔鬼送——這樣一個客人來纏着我！」雅可夫·洛濟支心裏想。

廖切夫斯基的侮辱，使得洛濟支感到不堪。他的兒子沒有在家，到馬裏請獸醫去了。雅可夫決定不把這件事情告訴他，但是他把他的媳婦叫到了穀物倉裏，他在那裏悄悄的多訓她，用馬的吐帶給了她一頓飽打。他不打她的臉，只打她的背和屁股，這樣，她被打的痕跡不會被人看見。連緩回回來，也沒有看出什麼。他天黑以後才回到家裏，他的老婆已經替他把飯預備好了。她坐在長桌的邊緣上的時候，發明天真的叫道：

「你爲什麼那樣坐法，好像一位客人一樣？」

「我燙了，」她突然生了氣，從座上站了起來。

你應該嚼一點麵包和洋蔥，做一個膏藥敷上；這樣，可以立刻把燙傷消去的。」雅可夫·洛濟支正坐在火爐邊搓着一根絨靴的腳繩，這樣憐惜的忠告着她。他的媳婦用她那閃爍的眼睛怒視着他，却又溫柔的回答道：

「謝々你，父親，牠自己會好的。」

間或，有差人帶了些信件來給廖切夫斯基。信讀完以後，他立刻投在火爐裏面燒掉了。以後他開始在晚上

酒，不再和雅可夫的媳婦調情，他變得很陰沉，而且愈來愈多的把那發出清脆的響聲的十盧布的新鈔票塞到雅可夫或證明的手裏，叫他們替他買「牛公升酒。」他喝醉了的時候，喜歡談到政治，有意發表廣闊的一般的概論，並且說明他自己對於現狀的客觀的評價。有一天他把雅可夫·洛濟支完全擾亂了。他把他叫到他的屋裏去，請他喝伏特加酒，帶着譏諷的眼光問道：

「你在搗毀集體農場嗎？」

「不，我爲什麼要搗毀牠？」雅可夫·洛濟支裝作吃驚的樣子。

「那麼，你用的是什麼方法呢？」

「你是什麼意思？」

「你在做什麼工作？你是一個破壞者，你知道。那麼你在那裏作了些什麼？你用馬錢素（一種毒藥——譯註）毒害馬匹嗎？你在毀壞農具，或是別的什麼嗎？」

「並沒有人叫我去觸動馬？而且實際上，相反的，」雅可夫這樣的表白辯。最近他不大喝酒，所以一杯伏特加已經使他徹底的醉了，使得他想要坦白的說話。他幾乎要訴說，他要建設村裏的共同農業，同時又要破壞牠，他是多麼的受苦，但是廖切夫斯基不讓他說話，這位副官喝乾他自己的伏特加酒，而且沒有再替洛濟支酌酒，他問道：

「但是爲什麼加入我們一起呢，你這蠢東西？我問你，爲什麼？到底爲什麼？波羅夫則夫和我是沒有別的法子想，我們在向我們的死路上走。是的，向我們的生路上走！我們也許會勝利，可是，哈孟雷特，機會是非常少

的。百分之一，不會再多！但是，像那些共產黨所說的，我們失去的只是我們的鋼鐵。但是你怎樣呢？我看，你不過是一個瞬間的祭物。你沒有理由，不再活下去，不再像傻瓜一樣的活下去。我不相信，像你們這樣的哈孟雷特能夠設社會主義；但是這個沒有關係，你們還可以在世界的泥沼裏，把泥水攪起來的。不過，現在，快要發生一次暴動了，他們會打死你！你這白頭鷹鬼，或者他們會把你拘捕起來，當作一個無意識的階級敵人，送到 堪遮省去。叫你在那裏砍松樹，直 共產主義的救世主的再臨。噢，你這驢子！我知道爲什麼我們要暴動，因爲 是一個貴族。我的父親有五千多頃可以耕種的田地，有將近八百公頃的森林。對於我和我這樣的人，要離開我們的國家，在流亡的地方，像他們所說那樣的，自己的額上流着汗來睡每天的麪包是一種莫大的羞恥。但是你呢？你是什麼東西？一個種穀的和吃穀的。一條蠶蟲！內戰的時候，他們真沒有把你們這些哥薩克畜生殺夠！」

「但是我們不能像現在這樣過 去。」雅可夫·洛濟支反對着。「他們用賦稅來宰殺我們，他們把我們的家產抄掉。別 農民沒有生路了。如果不是這樣，我們也不會需要像你們這樣的貴族。不是這樣，我再也走不這樣一條路的。」

「賦稅嗎？你想一想罷！好像別的地方的農民都不交納賦稅一樣。他們納稅比你還多哩！」

「那是不會的。」

「我保證，這是真的。」

「但是你怎麼知道他們怎樣的生活，他們納多少稅呢？」

「我在那裏住過，就這樣知道的。」

「那麼你是從外國回來的麼？」

「那和你有什麼相干？」

「我不過是好奇的問。」

「要是你知道得太多，你就要老得太快了！去再給我買點伏特加酒來。」

雅可夫·洛濟支打擾他兒子說明去買伏特加酒。於是，感到他需要孤寂，他走到了打穀場，在一個麥蘗堆的下面，坐了兩個鐘頭。「該詛咒的醜鬼！他說得我的腦子都脹起來了。也許他是要看我說什麼，看我不是反對他們於是等到距力山大·安利辛莫維支回來的時候，他要告訴他，而他們更像他殺詞普洛夫一樣的殺死我。或者，也許他真是等那樣的想罷？醉漢常常說，清醒的人的心事。也許我不應當和波羅夫則夫糾纏；應當在集體農場忍耐兩年。也許政府看到情形不好，一年半載會解散集體農場。到那時候，我又會開始像人一樣的生活了。噢，我的上帝；我的上帝！我現在怎麼辦呢？我的頭會受不了了，……現在都是一樣，……拿鼻去撞樹樑，或是拿樹樑去撞鼻，對於鼻都是一樣，他都活不了。」

一陣風透過柔軟編造的籬笆，掃過打穀場。風把那散落在門邊的麥蘗，吹到了麥蘗堆上，把他吹進了狗做的窩裏，梳理着麥蘗堆的零亂的角，又從頂上把乾的粉雪掃落。風很強，而且很冷。雅可夫·洛濟支花了很久的工夫，竭力想去決定風的方向，但沒有成功。他像是吹打着麥蘗堆的各方面，而且是輪流的從各方面吹來一樣。老鼠被風

響起，在麥蘗堆裏君皇的亂跑，牠們在牠們的秘密的洞窟裏一面尖銳的叫，一面跑，有時候離開靠在堆上的雅可夫的背非的近。傾瀉着風聲，麥蘗的沙沙的聲，老鼠的尖叫，和井上的抽水筒的磨擦聲，雅可夫·洛濟支好像要睡了，因為這一切夜間的響聲，好像是一種遼遠的，悲悽的音樂一樣。用半閉着的，充滿了淚水的眼睛，他凝視着星空；他呼吸着麥蘗和草原的風的香氣；他周圍的一切，都好像美麗而又單純。

但是在半夜，從波羅夫夫則夫那裏，來了一個驕馬的差人，波羅夫夫則夫在華意斯科華意。廖切夫斯基讀了那信封上寫着「十萬火急」的信。叫醒了睡在廚房裏面的洛濟支。

「喂，看一看這封信吧！」他說。

雅可夫揉着他的眼睛，把信拿了過來。字是用繪圖鉛筆在從記事簿上撕下來的一頁紙上的，字跡很清楚，用着廢去了的沙皇時代的字母。

「副官閣下：

「我們得到了可靠的消息：布爾雪維克中央委員會向農民收集穀物，表面上是作爲集體農場的播種之用。但實際上是要把穀物賣給外國，農民們，連集體農場的農民在內，將要遭受無情的飢饉。蘇維埃政府預感到牠的不可避免的迫近的末日，正在賣盡一切穀物，而完成俄羅斯的毀滅。我命令你立刻在你目前在作爲我們同盟的代表的人格內米雅其村居民中間，發動一個反對所謂穀物種子的徵收的宣傳。把這封信的內容，告訴Y·L，通知牠立刻開始解說的活動。無論如何，阻礙穀物的徵收，是目前最迫切的急務。」

第二天早晨，雅可夫沒有到集體農場的辦公處去，他走去訪問了班尼克和其他。激進了「頓區解放大同盟」的個別農民。

第二十四章

被宣傳隊長康德拉脫柯留在格內米雅其村的三人組成的突擊隊，着手收集穀物的種子了。富農下來的一所房子做了他們的本部。在這裏，他們中間的一個，年輕的農學專家維手脫尼夫，藉着雅可夫·洛濟支的幫助，每天花了大部分時間，來規定春天播種的計劃的細節，而且向哥薩克們提供農業問題上的忠告。其餘的時，他監督運進穀物的倉裏穀物種子的選擇和收拾，間或去診察病了的母牛和羊。每一次「出診」，他常常受到現物的報酬，常常向牲畜的主人一道晚餐，有時還要回一瓷瓶牛乳或者一盆煮熟了的黑鈴薯。另外兩個人，鎮上國立麵粉廠的工人坡菲利·羅波洛和在植物油廠做工的共產主義青年團員伊凡·內丁洛夫，把格內米雅其的農民們召集到我們的本部。按照倉庫經理人準備的表，去查核每一個公民拿來的穀物種子，進行鼓勵輸送穀物的不斷的宣傳。

在他們的活動的最初的幾天，就可以看出，要在一定的期間收集穀物的種子，顯然是非常困難的事，突擊隊和當地支部，爲了加速種麥的收集，所採取的一切方法，遭受了集體農場大部分的農民和個別的農民的猛烈反對。謠言傳遍了全村，穀物是收集起來運到外國去的，說那一年不會播種了，而且戰爭不久要來。拉古爾洛夫每天召集會議，藉着突擊隊的幫助去說明形勢，反駁荒謬的謠言，威嚇着，被說有「反蘇維埃宣傳」行爲的人，要受最嚴

厲的處所。但是穀物的集聚，還是非常的遲慢。哥薩克們在很早的早晨就藉口離開了家。他們到森林去砍柴，或採野草，或者和他們的鄰人一道跑到什麼隱秘的地方去消嚮這種不安的日子，去避免村蘇維埃和突擊隊大部的召請。女人們完全不到會了，而且當蘇維埃的代表來訪問她們的時候，她們用下面這種簡單的話，謝絕他：「我的丈夫不在家，這事情我什麼也不知道。」

好像有什麼有力的手把穀物阻攔了。

在突擊隊本部每天可以聽到下面這樣的對話：

「你的穀物種子拿來了嗎？」

「沒有。」

「爲什麼沒有？」

「我沒有什麼穀物。」

「你什麼意思，『沒有什麼？』」

「就是我說的那意思，這是很簡單的……我想着我要留一點做播種的用，但是後來我繳出了我所有多餘的穀物，做穀物稅，我連吃的都沒有了，因此，我把穀物種子也吃掉了。」

「這樣，你今年不想播種嗎？」

「我想是想着，可是我沒有什麼拿來播種了。」

